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評審委員

委員兼召集人

葉慶炳先生

浙江省餘姚縣人，民國十五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研究所所長。學術著作有中國文學史、唐詩散論、古典小說論評等，文藝創作有晚鳴軒散文六集及葉慶炳自選集等。

評審委員

羅宗濤先生

四十七歲，廣東潮安人，國立政大中文系博士班畢業——文學博士，曾任政大中文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現任政大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著有慧能、作獅子吼、敦煌變文、建安虞氏新刊五種平語，王維詩的特徵，詩中有畫，中國文學的國家觀、詩與感覺等，數百萬言。

評審委員

蔡信發先生

民國二十八年生，浙江省鄞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第十二屆中國語文獎章。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著有遼金元朔閩考、新序疏證、高士傳疏證、管蠡編、辭典部首淺說、曾運乾古音三十攝表增補、廣韻切語上字之增補與重編、說文聲譜、入聲字詩證等。

評審委員

龔鵬程先生

江西省吉安縣人，民國四十五年生。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國文天地雜誌總編輯。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長。著有「文學與美學」等書十餘種。

評審委員

吳宏一先生

台灣省高雄縣人，民國三十二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曾赴美國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研究，並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著作有「清代詩學初探」、「常州派詞學研究」、「繡風集」、「微波集」等。



吳俊傑

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生

陝西省

專科畢

作品

林蔭小道（商務出版）

江湖恨（商務出版）

跳（商務出版）

喜相逢（水芙蓉出版）

單住的麻雀（立志出版）

阿虎

短篇小說第一名 吳俊傑

阿虎終於有了個落脚噉飯之所。

感謝主，他記起了經上的話語；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穀在倉庫裡，天父尚且養活牠們，何況比飛鳥貴重得多的人呢。

信主受洗，不過是三個月前的事，聽傳福音，却將近兩年時間了。這一切，都是在監獄裡經過和完成的。那位苦口婆心的牧師，每週一次，前往獄中傳講福音，風雨無阻，硬是感動了他，覺得經上的許多話，的確有道理，自己過去的那些行徑——好勇，鬥狠，吃喝玩樂，魚肉鄉里，乃至於替人看場子、當保鏢，實在是罪大惡極，胡塗到了家。自己年齡已經不算小了，過年就三十啦，那能再胡搞下去？獄中的三年，不提也罷，如今，能皈依信了主，重新做人，也許，這正是上帝的恩賜，給了他這個大徹大悟的機會。

出獄後，為了避免無謂的干擾，他決定不和任何熟人連繫，而且遠離開以前濶跡過的地方，到陌生地區來謀求生計。他要徹頭徹尾地重新做人，重新開始。

早就聽人說過，坐過監牢的人，要想在社會上重新謀得一個棲息之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般的雇主，多半都不願意雇用有前科的人，任你怎麼剖白，賭咒發誓全沒有用，他們祇固執地堅信：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果不其然，他以坦誠直率的態度交待清楚了自已的來龍去脈之後，一連三家，都對他敬謝不敏，那一副副敬鬼神而遠之的嘴臉，根本就沒有他置喙解釋的餘地。

第四家，看來規模也不小，他學乖了，不再提坐牢的事，居然順利地過關了。公司答應他即日開始工作，試用一週，再決定錄用與否。這是一家機具製造廠，八成是見他資料上服役時學得了機械維修的技能，因而欣然地接納了他。

他被暫時派往車工間，不禁暗自慶幸，車工原是他最拿手的本領，這還有啥說的。不過，他立刻警惕自己，不要得意忘形，更不可稍存驕矜之心，目前，還祇是試用階段，自己可得謹守分寸，勤奮工作，小心行事，給人家先留下一個好印象。他十分禮貌地一一見過了車工間的各位師傅，便參與了工作的行列。

認真的工作，謙恭的請教，第一天，他便贏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評。

第二天，更熟了，他和大家搭配得十分好，既小心又熟練，實在是一把難得的好下手。車工間的師傅們都誇稱這個年輕人的確不錯，以前的幾個，不是吊而郎當，就是手藝太差，幹沒多久，便呆不下去了。這回，老闆可算是找對了人。

第三天，越加順手了，車工間裡的諸般設施以及工作流程都熟悉了，心情一愉快，手脚也更加勤快起來，幫完了這個師傅幫那個師傅，侍候得幾個大師傅眉開眼笑地讚不絕口。車間領班也樂得咧開了嘴，不時地捋了過來，得意洋洋地欣賞這位得力助手的手藝。

午後，睏足了覺，大夥兒幹得正帶勁，管人事的先生來了，他一團和氣地跟大家打着招呼，又十分客氣地請阿虎到人事室去一趟，說是有事相商。

瞧人事先生那付喜孜孜的模樣，一定是有什麼好消息。對阿虎而言，一個剛剛到工三天的新人，會有什麼好消息呢？大不了，因為他表現好，不必等候試用期滿，提前和他簽約，這也不過提早三四天正式上工而已，管它呢，承蒙人家看得起，大小總算是有面子。

人事先生請他坐定後，先遞過了一枝煙來。

「謝謝，我已經戒掉了。」他誠實地推拒了。

「唔，好，好，張先生，這幾天，你辛苦了。」人事先生客套着。

「那裡。」阿虎應着，覺得對方有點婆婆媽媽。

「你的表現實在太好了，師傅們一直都在誇讚哩，真是難得。」

「那裡，盡本份罷了。」

「唉，真是遺憾，公司竟然遭到三批退貨，昨晚董事會緊急會議，為了應急，馬上要把公司縮減一半，包括所有的員工，因此……你雖然……還沒有試用期滿，真對不起，唉，真可惜！」人事先生萬分無奈的樣子。

「嗚？」阿虎瞅着一臉孔可憐兮兮相的人事先生，有點怔住了。

接着，人事先生恭恭敬敬，有點顛巍巍地遞過了一個信封，說道：

「雖然是試用，按規定是沒有工資的，可是，你的表現在是太好了，老闆特別交待，工資要照算，這是兩仟元，請你收下。」

「唔——」阿虎木然地接過了信封，好像從九霄雲裡一跌跌了下來。再一想，這也是情非得已，人家如此客氣對待自己，也算是情至義盡了。

事後，還是看大門的魏老頭稍稍告訴他：「退貨？退個屁的貨！他們分明是不肯錄用你。手藝好，擋不住你有前科，那怕你自己不說，人家老闆可神通廣大着哩，祇要到有關單位電腦一查，什麼都清清楚楚了。小伙子，要想安下心來好好幹，還是去找家私人小工廠試試，真本事的話，三年五載，說不一定還能闖出點名堂來。」

一語提醒夢中人，想起了人事先生那付嘴臉，真恨不得立刻回去狠狠揍他一頓，繼而一想，自己是受過浸的人了，萬萬不可再衝動犯罪。不旋踵，便捺下了性子，他堅信，上主是不會離棄他的。果然，照老魏的指示，他又順利地找到了這家小型的機械鐵工廠。略談之下，一拍即合，而且，吃住都在廠裡，十分方便。

※ ※ ※

這家機械鐵工廠，規模並不大，經常不過七八位黑手師傅上工，大家都是早來晚去，中午由廠裡供應一頓午餐，住在廠裡的，連阿虎祇有三人，兩人是學徒，阿虎算是半技工。在這兒，有個怪現象：黑手師傅甚少異動，倒是學徒的流動性相當地大，似乎經常都在換人。

老闆姓江，外表嚴肅，却方面大耳，一臉的福相，年紀儘管已經靠邊六十了，還風流得很，除了家裡的大老婆和姨太太，還軋了一位能幹的姘頭。這女的不過三十來歲，身段十分窈窕、豐乳、肥臀、水蛇腰、鵝蛋臉、勾魂眼，祇可惜臉上生了兩團雀斑，似乎減色不少。然而，這兒的黑手師傅們却都非常欣賞那兩團雀斑，說是這樣看起來，才夠騷勁兒。說的也是，祇要她在工廠中裡裡外外來回走一趟，大夥兒便顯得精神百倍，活兒幹得更起勁，脾性兒都馴了許多。要是她在誰的肩背頭拍上一把，或是有意無意地朝那個眯眯眼，瞧吧，準會睡意全消，連午覺都免了。

大家都叫她老闆娘，其實，在這間工廠裡，她可以說是真正的負責人，從早到晚，工廠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她作主，出貨，付款，進料，發工資，甚至買菜，督導學徒們燒飯，她都一手包辦。江老闆三五天才偶而來工廠晃一圈，跟大家打個照面，便匆匆離去。而真正的兩位老闆娘，大老婆和姨太太却從未在工廠裡露過面。聽說，江老闆和這位能幹的姘頭單獨有一處公館在外邊，大老婆和細姨也各有一處住宅，都經營有別的事業，平日大家各忙各的，彼此相安無事。

現有的七位師傅當中，除了駝老爹，幾乎沒有一個肯輕易放過吃老闆娘豆腐的機會。說也絕，這騷娘們硬是故意逗三惹四地給大家製造機會，挨挨這個，蹭蹭那個，逗得人心頭毛焦火燎，她却銀鈴似地一陣大笑，像一陣涼涼的春霧般，撫慰得大家熨熨貼貼地。

駝老爹不過五十出頭，論手藝，可是尖頂尖，祇因不大愛修邊幅，早晚鬍子巴碴地，顯得十分老相，再加背
上拱起一個大疤，個頭比別人矮了一大截，也許因此有點自慚形穢吧，從不見他主動地吃過老闆娘的豆腐。相反
地。這騷娘們倒是不放過逗他的機會，特別是當別人不在面前時，也不知道她用的什麼手法，常常弄得駝老爹喜
紅了脖子，嘿嘿不已。

調笑歸調笑，工作歸工作，這娘們對大家的工作績效可絕不馬虎，她對每一個師傅的專長和優缺點都瞭若指
掌，誰吃幾碗乾飯，她肚裡清清楚楚。因此，每次生意上門，不論大小買賣，什麼品類，她都能掌握要點，把工
作分配安排得妥妥貼貼，定期出貨，準時交到買主手中，從未出過舛錯。

生意能賺錢，工資自然發得俐落。忙的時候，少不了也要加班，每當需要加班時，祇要老闆娘一聲招呼，沒
問題，家裡其它事情都可以拋開，廠裡工作不能耽擱。在這裡，從來沒有聽見誰提到過什麼勞基法，主要的原
因，可能是老闆娘捨得給錢，祇要是加班工作，一律照工資加倍給付，連續超過三小時，便算一日，還免費供應
餐點，如此優渥的條件，還有啥說的。何況，每逢加班工作時，老闆娘總是打扮得格外風騷，在大夥兒當中穿來
過去地也特別勤快。

阿虎看在眼中，忖在心裡：這娘們可不是蓋省油的燈，別看大夥兒對她吃足了豆腐，却沒有誰敢輕易動她一
根汗毛，平日裡嘻嘻哈哈，說點筆話，挨挨擦擦，沾點肌膚，那可是大家一視同仁，決不會厚此薄彼，如果有那
位膽敢自作多情，動作逾越了某個尺度，她祇要一發嘆，那可夠瞧的，他立刻便會成為眾矢之的，落來一身不是
。大夥兒似乎在跟老闆娘嬉謔的這件事上，默默地保持著一種契合，誰也別想獨餐秀色。她狡黠地掌握住了這個
平衡點，駕馭得大家服服貼貼地，一團和氣。

阿虎是個半技工，又新來不久，掂掂份量，還輕得很，祇因他立志重新做人，處處虛心求教，也不計較大家
對他的隨意支使，反而誠懇懇懇，把每一位師傅交待的每一樣工作都認真完成，很快地，好印象便在大家心目中
建立了起來。偶而，老闆娘也會挨近阿虎，嗑問幾句。他都是一板一眼，規規矩矩地答話，目不斜視，口不亂言
。這雌兒祇道是他木訥拘謹，不解風情，搭訕兩句，也就算了。眾師傅却都對他透著幾分納罕：雖然新來不久，
好歹也算半個師傅，年紀輕輕，精壯結實的小伙子，那有送上門的豆腐都不吃的，這小子，看來真算得是個異數
！

※ ※ ※
接連做了幾筆大生意，江老闆樂得咧開了嘴，三天兩頭，也常勻出時間來工廠走走，並且當眾宣佈，這個星
期天，要在「聚福樓」擺一桌，大家樂和樂和。

眾家師傅聽了這個消息，個個高興，不在話下。大夥兒並不稀罕吃喝一頓，主要是有老闆娘陪着，酒席筵前
，無拘無束，就是形骸稍為放浪些，諒也無妨，何況，這娘們餽主意多，騷花樣更是層出不窮，幾杯黃湯下肚，

真不知道會樂成什麼樣子呢。

阿虎却心如止水，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那種場面，他見的多了，想當初，在老大的慶功宴上，陪酒的俏妞兒多如穿花蝴蝶，有時候，兩個侍候你一個，必要時，甚至會一絲不掛地上陣……：：：：：眼前這個滿臉雀斑的騷娘們，算得了什麼。想呀想地，他不覺打心底升起了一股罪惡感，立刻遏住雜念，不再憶想往日的荒唐故事，那種種，應該在自己認罪受洗的那一剎那，已經遠離自己而去，隨着主耶穌的寶血，被釘上十字架了，阿門。

這陣子，大體而言，阿虎的日子過得還算安定。胼手胝足的結果，在手藝方面，已經獲得大家一致的肯定；謹慎的言行，更是深蒙幾位師傅的讚許。特別是駝老爹，對阿虎更是欣賞有加，說阿虎不但人能幹，做事又勤快，不吸煙，不喝酒，不嚼檳榔，這樣的年輕人，如今真正是鳳毛麟角了，尤其難得的是，連那個騷娘們送上門來的豆腐都懶得吃，真是一個血性男兒！其實，駝老爹對阿虎的欣賞，是有感而發的，祇緣他自己的那位獨生寶貝兒子，年齡和阿虎不相上下，雖然已經娶了媳婦，依然不務正業，吃喝嫖賭，無所不為，駝老爹每一看到阿虎，便不免在心裡暗嘆咕；假若自己那個寶貝兒子能及得上阿虎一半，那該多好。

※ ※ ※

酒席擺在包廂裡，地方相當寬綽，氣氛也不錯，七位師傅，兩個學徒，加上阿虎以及老闆和老闆娘，剛好十二個人，大型的圓桌配上高背座椅，鬆鬆散散地，大家都坐得很舒服。

酒過三巡，菜上五道，江老闆向大家道過了勞，說是另有重要的應酬，交待老闆娘好好招待大家，便逕自離席而去。頓時，枱面上的氣氛又為之一變，從老闆娘起，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綻出了如釋重縛般的笑靨。

老闆娘像花枝兒似地站了起來，一本正經地說：

「各位師傅，咱們繼續飲酒之前，我要對大家宣佈一件事情！」

一時間，大夥兒都被她這突如其來的聲明弄得莫名其妙起來，頓時，席間靜謐了起來。

「老頭子交待，從下個月起，大家的新資加發百分之十！」老闆娘一向都把江老闆稱作老頭子。

立即，席面上起了一片歡呼聲。

老闆娘接着說：

「還有，阿虎最近的表現特別好，工作又努力，老頭子有意從下個月起，升他為正式師傅，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意見？提升阿虎作師傅，既然是老闆的意思，工錢也是老闆給，再說，大家對阿虎的印象也不賴，這一個順水人情，那有不作的道理？於是，掌聲響起，杯子舉起，大家瞬即溶入了歡欣的漩渦裡。

阿虎不禁又想起了門房魏老頭的話；祇要安下心來，好好地幹，三年五載，說不定會創出點名堂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家工廠規模雖然不大，一切事務又是老闆娘作主，牝雞司晨，顯得有些陰陽怪氣，然而，自己把

持得穩，認真工作的結果，很快便蒙升為正式師傅，只此一點，便足以證明一個人祇要肯立定志向，力爭上游，一定會有路可走的。

酒精逐漸在大家脈管裡起了作用，話是愈來愈多，但却愈不成句，誰也搞不清誰在說些什麼，你爭我搶地喋喋不休，但因有老闆娘調劑其間，儘管有人臉紅脖子粗，還沒有有人發瘋鬧事。

阿虎滴酒未沾，從旁冷眼看去，發覺這娘們着實不簡單，她不但酒量好，陪著大家共飲，比任何一位都喝得多，竟然面不改色，口無亂言，還操縱全局，控制着場面，使大家興奮而不及於亂，十足地一付女強人型態。

※ ※ ※

廠裡接連失竊了兩批鋼料，事態立刻嚴重了起來。

經常住在廠裡的，除了阿虎，就是兩個學徒，論嫌疑，自然是他們三人最重。但是，阿虎在大家心目中評價甚高，尤其是品格操守方面，應該是絕對沒問題的，至於兩個學徒，也是剛從鄉下來的，據說還是江老闆族中的人，新來乍到，別說人生地不熟，就連鐵、鋼也還分不清楚，叫他們怎麼偷？偷了又怎麼變賣？賣給誰？因此，他們三個人儘管根據地緣嫌疑最重，但是，根據情理却嫌疑甚輕。警方來勘察了現場，問過各人的話，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手續，案子仍是懸着。當然，這年頭，知人知面不知心，沒有證據，誰也不敢隨便臆測。

江老闆親自召齊了大家，開起了一個不拘形式的會議。江老闆表示，這兩批鋼料，實際上值不了多少錢，問題是，這種事情一開了頭，便會後患無窮，根據一切跡象研判，九成九是外來竊賊幹的，因此，大家應當特別注意，小心防範，讓竊賊死了這條心。如今，竊賊接連兩次都順利得手，可以說已經食髓知味，隨時都有再來下手的可能，我們必得研究出一個萬全之策才行。

大家談來談去，始終也談不出個什麼好主意來。最後，還是老闆娘建議，為了加強警戒，師傅們最好辛苦一點，每天一人輪流駐廠，好在廠裡有的是空屋子，住是沒有問題，多一個，多一分小心，萬一有個什麼動靜，也多一分力量。

為了廠，為了避嫌，也為了給老闆娘面子，大家立即都同意了她的這個提議，好在一個禮拜才輪到一次，負擔並不算重，於是，這樁事就這麼決定了。

老闆娘自己在工廠裡也有一個裡外隔間的小套房，平常辦公記帳什麼的，都在外間，中午休息則可以到內間去睡個午覺。自從師傅們輪值駐廠的辦法實施以後，為了以身作則，她也常常夜間來廠駐守，加上兩個學徒以及阿虎，工廠的夜間防衛聲勢立即大振。

阿虎也搞不懂鋼料是怎麼失竊的，究竟是內賊還是外賊，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他並不為自己剖白什麼，怎麼說，自己既然住在廠裡，總得攤上一份嫌疑，為了想清楚事情的真相，自從師傅們輪流駐廠以來，他也提高了警覺，有事沒事，晚上總要起來一兩次，到處察看察看，他真希望宵小再度出現，也好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可也怪，自從大家開始駐廠後，天下太平，任何風吹草動也沒見，連鐵絲都沒有再丟失過一根。說太平，可不太平。

那天半夜，合該有事，也合該讓阿虎遇上。

廠裡燈光半明不暗，一切物體大約祇看得出個輪廓，阿虎照例循着物料貯存線一帶悄悄察看着。忽然，他聽到有桌椅撞擊的聲音，似乎有人在搏鬥，卻沒有咒罵和呼叫聲，這就奇了，他下意識地立即奔往聲源的方向，他怔住了，那聲音竟發自老閩娘的套房內，莫非竊賊制住了她？他剛想衝了進去，就聽見劈拍幾響清脆的耳光聲，緊接着便傳出了老閩娘狼聲但不高亢的咒罵：

「賊駝子，吃老娘的豆腐還不夠，還想動老娘的歪腦筋，也不撒泡尿照照。從今以後，你給我老老實實還則罷了，不然，我就告訴老頭子，也告訴你家裡那個母夜叉，看你往那兒去混！」

「唔，唔，是我胡塗，我混蛋，下次再也不敢了，老閩娘，妳……」駝老爹低聲地告饒着。

「滾！滾！」

「是，是。」

阿虎聽得真切，連忙閃身躲進了暗影中，祇見門開處，一個矮子身影踉蹌衝出，直奔輪值宿舍而去。

阿虎不動聲色，也悄悄回房睡覺，心中暗笑，原來是這麼回事，老不修！

第二天，阿虎特別注意老閩娘和駝老爹，想看看他們有什麼變化和反應。

一開始，在工作台前，駝老爹便顯得有些神色慌張，幹活兒也不似往常那麼專注了。

老閩娘却若無其事的样子，依然風情萬種地和師傅們打着交道，甚至，找機會還特別跑到駝老爹身旁，笑意盎然地在他耳根邊嘀咕了些什麼。再留意觀察時，駝老爹似乎已經神閒氣定，活兒又幹得有板有眼了。阿虎瞧得分明，不禁暗歎：這娘們着實厲害！

※ ※ ※

阿虎自從升了師傅之後，老閩娘對他似乎特別關心了起來。

嗟寒問暖，自然不在話下，公然地逗笑找樂子，也不避諱大家了。她的理由是，阿虎的身分變了，現在既然是正式師傅，當然要和大家一視同仁，再說，阿虎孑然一身，孤零零地住在廠裡，也需要別人多給點關注呀！

一般的花俏言語，阿虎早已聽慣，祇當它耳邊風，不理碴兒也就是了。挑得過火時，便裝作似懂非懂，胡亂支應一通了事。

天下的事情就這麼怪，阿虎越是疏躲，這娘們對他越是興趣濃厚。直到有一天，她無意中發現阿虎桌上放着一本聖經，才憬然悟道：「這小伙子，木裡木氣地不通竅兒，莫非是被這洋迷信兒給弄得走火入魔了？」

趁着中午休息的時候，她又找上了阿虎。

「你信教嗎？」她經常都是這樣開門見山地問問題，但是語氣和態度總是溫柔得讓人不得不回答。

「我是基督徒。」阿虎誠懇地答。

「唔，怪不得……」她微笑地沉吟着。

「怪不得怎樣？」

「嘻嘻，怪不得你不吸煙，不喝酒，又不愛說笑！」

「這和我是不是基督徒並沒有必然的關係。」阿虎鄭重地說明着。

「噢？基督教不是教人學好的嗎？」老闆娘似俏皮的口吻反問。

「不，它並不是要教人學好，它祇是教人不要犯罪。」

「犯罪？有那麼嚴重？」

「是的，世人都犯了罪。」他照著經上的話回答。

「世人都犯了罪？你也犯了罪嗎？」

「一不小心，隨時都會犯罪。」

「你認為吸煙，喝酒是犯罪嗎？」

「我並不認為。」

「交女朋友也是犯罪嗎？」

「不是。」

「你有沒有女朋友？」

「目前沒有。」

「改天我給你介紹一個怎麼樣？」

「不要開玩笑。」

「誰和你開玩笑，老實說，像你這樣又英俊，又正派的年輕人，怎能沒有女朋友呢，我一定介紹一個既溫柔

，又漂亮的小姐給你。」

「嘿嘿，那我先謝謝妳了。」

「嘻嘻，不必謝，祇要往後別老是躲遠着我就好了。」

「嘻嘻，那怎麼會呢，妳是老閩娘呀。」

經過了這次的談話，老闆娘對阿虎似乎稍有瞭解，但仍摸不清楚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底細。在她的理念中，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樣的，見了妖冶漂亮的女人，沒有不先自軟了半截的，祇要略施小技，沒有不乖乖聽話的。偏是

他，左右硬是不吃這一套，說他不解風情吧，不像。說他是個宗教迷吧，也不大像。總之，一定還有別的原因，才會使他看起來顯得這麼深沉古怪。

俗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娘們既然對阿虎發生了興趣，自然便會時時注意，處處留心，憑她的機智和聰明，利用各種關係，到處明查暗訪，那消多久，便把阿虎的底細摸了個一清二楚。她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裡却暗忖：好小子，到咱們這兒藏龍臥虎來了，可真是個好樣兒的呢，浪子回頭金不換，這麼好的一條漢子，祇是不知道將來會便宜了那個有福氣的女人。想呀想地，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心頭禁不住一陣酸酸地；癢癢地。

※ ※ ※

這陣子，阿虎發覺每當老閻娘和自己目光相接時，她的眼神裡突然沒有了以往那種好奇的成分，如此，便覺得自在多了，也親切多了。這娘們，其實看起來還真是蠻動人的，有時候，自己禁不住也會有點想入非非了。每當慾念升起，他總是立刻警惕自己，不可胡思亂想。然而，祇要那娘們在自己眼前來回多晃上兩回，便不自覺地又會興起了邪念。

他更敏感地覺出，這娘們似乎愈來愈關心自己了，那種細微末節的照拂，絕不同於一般的打情罵俏。譬如替他拍拍肩上的灰塵，拉拉皺起的衣角，每一個不經心的小動作，都會令他心旌為之搖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深夜，躺在床上，他默禱着：

「主啊，求祢免去我的試探吧，讓撒旦不要再來纏繞我，求祢以祢的寶血洗淨我日間所犯邪念的罪，願主的榮耀到永遠……阿門！」

他反覆地，一再地默禱着，直到沉沉睡去。

然而，天亮前，他却作了一個非常旖旎的夢，夢見和老閻娘在一起……起床後，他懊惱極了，盯着桌子上那本厚厚的聖經，久久不能自己。

※ ※ ※

那晚，輪值的師傅因為老婆待產，臨時請假沒來。

老閻娘請阿虎偏勞，晚上多起來巡視幾趟。

子夜時分，阿虎起來作第二次巡視時，發現老閻娘屋裡的燈還亮着，本來想走過去瞧瞧，繼而一想，算了，他打算繞道去別處察看，突然，一個聲音叫住了他。

「阿虎！」是老閻娘，竟然站在他身後的黑暗中。

「啊，老閻娘，是你？」他有點納罕她為什麼要躲在暗處。

「嘻嘻，沒嚇着你吧？」

「有一點。」

「我也是想到處看看的，沒想到你也在巡察。」

「這麼晚了，妳還沒休息？」

「嗯，睡不着，陪我聊聊天好嗎？」

「唔——」阿虎漫應着，腳底下却不自覺地跟着老闆娘到了她的屋裡。

「請坐呀。」老闆娘見阿虎楞在那兒，像有什麼心事似地，乃提醒着他。

「啊是，是。」阿虎坐進了長沙發裡。

依老闆娘平日的作風，必然會過來和他坐在一起的，但，這次她却沒有過來，反而矜持地坐在辦公桌後的椅子裡。

「阿虎，有件事情我想問你，一直都沒有適當的機會。」老闆娘的話透着七分神秘和三分試探，倒令阿虎一時莫名其妙，如墜五里霧中。

「什麼事情？」阿虎茫然地反問。

「你是在那裡受的洗？」她緊盯着他。

阿虎不覺一怔，怎麼會問到這上面來了呢？她是什麼意思。

「在一位牧師面前。」他搪塞着。

「嘻嘻，自然是牧師，難不成還會在和尚面前受洗？我是說，在什麼地方？」老闆娘笑着追問。

「這……」阿虎沉吟着，心想，這娘們莫非聽到了什麼風聲，故意來求證的？事到臨頭，騙也無用，實話實說吧，看她把自己會怎樣？主意一定，心裡反而坦然了許多，於是，淡淡地接着說：

「在監獄裡。」

「唔——」老闆娘並沒有驚異的表情，反而施施然地站起身子，過來擠坐在阿虎的身邊，低聲地在他耳邊讚

道，「你真是一條漢子！」

「妳……」阿虎混身上下一陣莫名其妙的燥熱。

「不必緊張，你的事我完全清楚，不過，你放心，在這裡，除了我，誰都不知道。」她緊偎在阿虎身邊，輕聲地撫慰着他。

「啊……」阿虎覺得喉頭直發乾。

「阿虎，我的事你不知道呢？」她略顯艾怨地問。

「我……不知道。」

「江老頭六十歲了，他和我並沒有什麼名分。」她更緊地偎擠着他。

「這……」阿虎嗅到了她髮間迷人的髮香，心跳加劇了起來。

「早晚我和他是要分手的。」她伸手攬住了阿虎的腰。

「嗯……」阿虎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混身血脉加速地貫張着。

「不過，這工廠，他拿不去！」

「唔……」阿虎迷迷糊糊地漫應着。

「這工廠，遲早，遲早，遲早，是我們的。」她說着，整個人往阿虎懷中侵了過來。

「我們？」阿虎驀地驚醒，這娘們已經像一條蛇似地緊緊纏住了自己，熾熱的臉龐貼上了自己的，急促的呼吸，燙燙的嘴唇正迫不及待地逼了過來。突然，也不知打從那兒來的一股力量，他猛地摔脫了這娘們，一頭便向工廠大門外衝了出去！

漆黑的天空，滿天的星星，夜涼如水，阿虎不禁仰天大叫：

「主啊，饒恕我……」



彭樹君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生
湖南省湘潭縣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廣告公司文案
雜誌主編、報社編輯
現職／自由時報
副刊編輯

作品／
(薔薇歲月) 短篇小說集 (希代版)
(給愛麗絲) 短篇小說集 (希代版)
準備出版
(蝴蝶日記) 短篇小說集 (希代版)
散文集 (聯合文學版)

—— 星星湧現的日子 ——

短篇小說第二名 彭樹君

* 等待星星

昨夜我又夢到了姐姐，夢到她十八歲那年的容顏。
像往常一樣，夢裏的她靜靜的坐在我的床邊，微笑的注視著我，穿著她最喜歡的那件小藍碎花的衣裳。夜涼如水，她整個人像是水邊一抹幽微的倒影，流麗而透明。
我伸出手想要擁抱她，但也像往常一樣，我的指尖尚未觸及，她就化為輕煙，幽然而去。於是我知道，這又是一場鏡花水月的夢境。
我醒來，再也無法入睡，往事如澎湃的海潮襲捲而來，終於將我淹沒。我轉頭望向窗外，在廣漠暗沈的夜空中，等待星星的出現。

* 頹落的流星

天氣晴朗的靜夜裏，滿天都閃爍著星光，彷彿是一襲黑色絲袍上縫了璀璨的寶石，華美的像一個古老的神話

。姐姐和我常常坐在門前的屋簷下，著迷的仰望那一大片星原。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她教我唱的。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都還是好小小的孩子。

我們住在城東的一個眷村裏，這眷村有個美麗的名字——桃園新村。為什麼叫做這個名字，我至今仍不明白，因為這村子裏從頭到尾見不著一株桃樹；但除了桃樹之外，倒是什麼植物都有，各式各樣的野花野樹在村裏村外相依為命，由於不值錢，反倒是份外努力的生長著。春天的杜鵑，夏天的梔子，秋天的海棠，一樣也不缺。而這個村子最具代表性的植物，當然是廣場中央那棵粗壯的老榕樹；夏天任何時刻，總少不了一羣手搖蒲扇、穿著拖鞋的三姑六婆，聚集在那棵樹下交換這村子裏所有的蜚短流長。

那時，「爸爸」這個名詞對我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我甚至不知道我和隔壁的小咪一樣也有爸爸。因為父親的工作地點在屏東，當時鐵路交通並不發達，他難得回家一趟，偶而回來，我還以為他是客人。他沈默寡言，少有笑容，也不會帶我們玩，所以幼年時的我對他簡直沒有任何印象。

可是對於馬叔叔，我倒是記得很清楚。他是個高大好看的男人，頭髮總是梳得油亮亮的，衣服總是穿得光鮮鮮的。他每隔一兩天就要來我們家一趟，每次人還沒進門，就先嚷了起來。

「我的心肝寶貝在哪裏呀？小青青，馬叔叔來嘍。」

一聽到他的聲音，我就光著腳咚咚地跑到客廳，抱著他的腿，期待的仰著臉，因為我知道在他的口袋裏必定藏著要給我的糖。他一把抱起我，高高的舉在半空中，恐嚇的說：

「把你丟下去哦，把你丟下去哦。」

接著他雙手一收，就把我摟進了懷裏親吻不休。我咯咯地又笑又躲，兩人總要這樣纏上一陣，難捨難分。然後媽媽就會從臥房走出來，倚在門邊半笑不笑的說：

「對於女人，你就是最有辦法，不管大的小的，全都要一網打盡才甘心。」

「是嗎？」馬叔叔嘿嘿笑著，放開了我，由口袋裏拿出兩支棒棒糖，一支給我，另一支搖晃著向佇立一旁的

姐姐召喚：

「小瓊，喊馬叔叔，否則不給你糖吃。」

然而姐姐只是遠遠的站著，漠漠的寒著一張臉。

「妳看到了吧？」馬叔叔笑嘻嘻的轉向媽媽，隨手把那支棒棒糖甩向桌上：「對你的大女兒，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媽媽望著馬叔叔，發話的對象却是姐姐：

「小瓊，帶妹妹出去玩。」

姐姐仍遠遠站著，一動也不動。媽媽生氣了，轉向姐姐，精心描繪的眉眼隱含兇光，語氣十分不耐煩：「叫你帶妹妹出去玩，聽見沒有？」

姐姐這才不情願的牽起我的手，默默的走出門外。

我和姐姐手牽著手走過村子廣場中央那棵榕樹下時，坐在樹下乘涼的那群鄰家媽媽喊住了姐姐：

「小瓊，你爸爸呢？」

「爸爸在屏東上班，下個月才回來。」姐姐老老實實的回答。

「那媽媽呢？」

姐姐遲疑了一會兒。「媽媽在家……睡午覺。」

那群女人相互擠眉弄眼，好像逮住了什麼人贓俱獲的醜聞似的，又興奮又嫌惡的撇著嘴，樂個不了。大毛的媽媽尖起嗓子問：

「那馬叔叔是不是也在你家睡午覺呀？」

那夥女人更歡喜了，紛紛以蒲扇裝模作樣的遮著嘴，笑個沒完。

姐姐呆呆的站著，一臉蒼白。我正專心舔著馬叔叔給我的那支棒棒糖，一時不知怎麼，竟失手落在地上；我先是一楞，繼而驚天動地的大哭起來，蹲下身去撿，誰知姐姐竟一把將我手中那支沾了塵土的糖粗暴的搶走，用力扔向大毛媽媽，然後拉著我轉身就跑。

以後，每當這一幕在驟不及防間跌入我的記憶中時，我總能清楚感受到當時舔了沒兩口的糖果落地，那股萬念俱灰的心痛感覺。

我大概是個很沒良心的孩子吧，不僅對長年在外的父親沒印象，甚至對母親也缺乏深刻的記憶；她不是沒日沒夜的躺在床上睡覺，就是成天不見人影。說得難堪些，她好像不記得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只有在偶而想起的時候，才會突如其來的把我和姐姐一把攬入懷裏，又親又啃，沒頭沒腦的痛愛一番；但絕大部份的時候，她總是心不在焉的皺著眉，拒絕我們去煩她。

由是之故，姐姐便儼然成了我的小母親，雖然她只比我大三歲。我餓了，是她泡牛奶煮稀飯給我吃；我夜裏做噩夢，是她抱著我安慰我不要哭；我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是她牽著我的手帶我去上學。

在我一年級上學期的某天傍晚，父親突然回來了，却正見到姐姐握著扇子坐在煤爐旁哭泣，因為煤屑飛入她眼中，把她痛哭了。爸爸把姐姐拉起來，喝斥她不准哭，繼而問：

「你媽呢？她怎麼不做飯？」

姐姐不敢說，低頭垂淚，不發一言。隔壁的小咪媽媽也正在後門廚房門口搨煤爐，一邊搨涼一邊風涼：「哎喲，老唐，不是我說你，你好歹也該管管你太太，她這樣三天兩頭的不見人影，放著兩個孩子不管，早

晚出問題。而且……嘖嘖，人言可畏哪，有關你太太的事，已經傳得很難聽了。」

「我太太……什麼事？」父親疑惑的問。

「天啦，老唐，你還不知道哇……」

隔著竹籬笆，小咪媽媽和爸爸說了好些話，只見爸爸的臉色越來越青，而小咪媽媽却收束不住，滔滔不絕，興奮的整張臉發紅。

當天晚上，我和姐姐入睡之後，又被隔壁房中的喊叫吵醒，嗓門粗的是爸爸，聲音尖的是媽媽。

「……媳婦！妳把我唐天寶的臉都丟光了，不要臉的女人，妳配當妻子與母親嗎？」

「誰稀罕！憑什麼我該和你一起過苦日子？嫁給你之後，我沒享過一天福，窮光蛋……」

他們越吵越激烈，措詞也越來越惡毒。然後，大概是父親打了母親，她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仍在大聲咒罵。我和姐姐靜靜的躺在榻榻密上，那些不堪的爭吵、打罵與哭鬧如潮水般一波波穿越牆壁，向我們襲捲而來，無從抵擋。

我害怕的拚命把自己埋進棉被裏，嚇得要哭又不敢哭。姐姐在黑暗中橫過一隻手來握住了我的，以輕快而顫抖的聲音說：

「青青乖，不要哭，姐姐帶妳去看星星。」

「看星星？」我呆呆的問。

「妳看，窗外不是有好多漂亮的星星嗎？」

是的，透過紗窗，真的有許多皎若琉璃的星星，正對著我們眨著美麗的眼睛呢。我們姐妹兩個下了床，悄悄走出後門，把那片哭喊殺伐留在身後。

村子中央的那棵榕樹旁，有一架鞦韆，姐姐領先向它跑去。「來，青青，我們來比賽，看誰盪得高。」

在夜裏盪鞦韆的感覺彷彿乘風飛行，我站在鞦韆上用力前後擺盪，快樂的笑個不停，所有的恐懼全扔到九霄雲外去了。最美妙的是，越盪越高，就越接近星空。

一道銀色的纏影自天際下落，一閃即逝。

「流星！」姐姐喊道：「青青快許一個願望，會實現的。」

我閉起眼睛，任呼呼的風自耳邊飛掠，虔誠的在心中默唸著：願爸爸媽媽相親相愛，願爸爸媽媽相親相愛，願爸爸媽媽相親相愛……

也許是流星頹落的太快，這個願望遂來不及實現。

第二天，母親一去不返，她正式離棄了這個家，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而且沒有任何消息。她予我們的意義，向來就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

* 盛開的星羣

十歲的姐姐在母親出走後，不得不接收了主持家事的義務，但是家裏畢竟不能沒有大人在，所以父親將工作申請調回台北，我們的日子從此改朝換代，由母親的放任一改而為父親的嚴酷。

由於不得志的關係，父親的情緒永遠在沈鬱與暴怒之間轉折，尤其是母親離家之後更是如此。軍人出身，習慣了紀律，我和姐姐稍有不順，就動輒領受他的責罰；因此父親在家的時候，除非是他高揚的怒斥，向來總是靜悄悄的，我和姐姐安安靜靜的做自己的事，大氣也不敢哼一聲。

我對父親的畏懼，簡直成了一種嚴重的心病，只要一聽到他的脚步声，我就忙不迭的躲到別處去，動作有如兔子遇到獵人一般迅速；所以，不但不必要的時候我絕不主動和他說話，甚至必要時我也不敢和他說話。無形中，姐姐就成了我的傳話站。

常常，我在房中做功課，會聽到姐姐怯怯的對爸爸說，青青要繳勞作費了，青青的鞋子已經破的不能補了，青青的作業簿用完了……然而爸爸沈默著一言不發，久久不回答。我偷偷的從房門縫隙往外望，總見姐姐站在爸爸跟前，為難的低著頭。

也許是沒有了母親，和父親又親不起來，我比幼年時更變本加厲的依賴姐姐，一天到晚跟在她身後進進出出。每升一年級，學校裏就會重分一次班，新老師點名時點到我，總少不了把我叫起來問：

「青青，唐瓊是不是妳姐姐？」

我點點頭。老師笑了：

「妳要以妳姐姐為榜樣才是，她還沒拿過第一名以下的成績呢。」

大概是基於「有其姐必有其妹」的錯覺，一開始我總會得到新老師的另眼相看，但每在第一次月考過後，一切原形畢露，我的好日子就此為止了。老師也總少不了揚著我一片殷紅的考卷，眉毛倒豎，詫異的高聲問道：

「妳姐姐那麼優秀，怎麼妳會這樣？」

可不是嗎？每次經過學校穿堂中那面「模範生榮譽榜」的牆下，我也一再的問自己同樣的問題——為什麼妳姐的照片和名字能高高的懸在榮譽榜上，每一學期都不缺，而我卻沒有得過一次差強人意的成績？

有一次，我又領了一疊六十幾分的考卷回家，因為第二天老師要檢查家長簽名，我只好鼓起勇氣把那疊考卷呈到父親面前，心中惶惶的漲滿了絕望與恐懼。父親和往常每一個陰鬱的夜晚一樣，正坐在沙發上悶悶的抽煙，醞釀著下一次的火山爆發。我破爛的成績正給了他絕好的理由，他由沙發上跳起來，順手就給了我一記耳光。

「我花錢送妳去上學，妳拿這樣的成績回來見我？妳自己看看！笨的像豬一樣！我養妳還不如養一頭豬！」

白天在學校裏，我已經因為考不好被老師用藤條抽了一百多下的手心，這會兒又因同樣的理由被爸爸甩了一記耳光，不禁又羞恥又委屈的哭了起來，與淚水共生的蠻橫讓我不顧一切的衝口而出：

「還不是因為你沒有錢給我補習才這樣！人家我們同學都有補習，可是我沒有！還有的同學父母會給他請家庭老師，可是我沒有……」

父親楞住了，難怪他驚訝，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打從我出生到現在，還沒和他頂過嘴呢。可是話一出口，就如珍珠斷線，收不回來，只有任它落了滿地：

「你每次心情不好就打我們！你嫌我笨，可是我也沒嫌你窮！」

父親楞無表情的臉上逐漸失去血色，他揚起手，看樣子是準備要打我。我強硬的瞪著他，沒有絲毫愧悔的表示。打就打吧，將來有一天我出了名寫自傳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一段寫進去，讓世人看看我有個多麼不幸的童年！

可是他竟然沒有打我，那隻微顫顫的手在空中停了半天，最後終於頹然放下。然後他歎了一口氣，無力的轉過身去，轉身時候踉蹌了一下；他慢慢的走進房中，悄悄掩上了門。

一時之間，我呆住了，難以相信自己竟然如此輕易就逃過了一劫。我站在客廳中央，忽然感到整個屋子靜寂的可怕，一股巨大的壓力向我湧來，迫得我喘不過氣來，讓我幾乎是半跌半撞的跑向屋外。

坐在門前的石階上，滿天的星星靜靜的俯視著我，我也靜靜的仰視著它們。空中飄來茉莉花的香味，森森的清甜細細泛入夜的每一角落，這是個甜蜜美好的夜晚，可是淚水在不知不覺間爬滿了我的臉。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傷心。

「爸爸的脾氣不好，那是因為他心裏煩，我們應該多體諒爸爸，別讓他生氣。」不曉得什麼時候，姐姐已經悄悄的坐在我的身旁。

我撥弄著石階邊緣野生的小草花，讓淚水滴落在膝蓋的褶裙上。

「我知道妳心裏也很後悔。」姐姐柔聲說：「沒關係，下次不要這樣就好了。」

我用雙手搗住臉，終於痛哭了起來。

「其實……其實，我是生我自己的氣，」我抽抽答答的哭著，斷斷續續的說：「為什麼我不能……不能像妳功課那麼好？這樣，老師……老師不會打我，爸爸也不會……不會生氣……」

「乖乖，不要難過了。」姐姐安撫的拍著我的背：「只要妳用功，姐姐知道妳會進步的。」

真的嗎？我半信半疑的張著一雙迷濛淚眼，茫然的望向星空，然而姐姐語氣中的肯定不容我懷疑。

「真的，只要常常向星星許願，而且努力去實現的。這是你和星星的約定，雙方都不能偷懶的，不然就不靈了。」姐姐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比星星還明亮：「妳知道星星代表什麼嗎？星星代表希望！」

我的願望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如果我對每一顆星星許願，是否願望就會一一實現呢？姐姐說，只有許願是不夠的，還要努力才行，否則許的願就不靈了。我真的開始認真唸書了起來。有時偷懶不想做功課，一眼瞥見窗外的星星，想起我和它們的約定，只得又乖乖拿起了課本。在星星的注視及監督下，我的成績不再那樣慘烈，雖然不能像姐姐一樣考第一名，可是好歹也遠離了倒數的邊緣。

到下一次月考之後，我捧著成績單去給爸爸簽名的時候，臉上是掩不住的喜悅與得意。我還以為爸爸這次一定會稱讚我呢，可是他只是「唔」了一聲，點了點頭，仍舊是面無表情。我好失望，正要轉身走開，爸爸突然叫住了我，從抽屜裏拿出一包裹著文具店包裝紙的東西給我。

「喏，拿去。妳這次有進步，下次要更努力。」

我捧著那包禮物，手足無措的傻住了，這是我第一次得到爸爸的獎賞！因為沒有經驗，我不知該如何反應，只是呆呆的看著他，連謝謝也忘了說。爸爸不自在的揮揮手，粗聲說：

「好啦，楞在這裏幹嘛？快去做功課啊。」

我夢遊般的回到自己房中，打開包裝紙一看，是一個自動鉛筆盒，雙層的，上面有白雪公主圖案的那種，這是我盼了好久好久的。每天放學走過那家文具店的櫥窗，我都要把臉貼在玻璃上戀戀不捨的站著看半天，我曾經對星星許過願，希望有一天能擁有它，而現在我的願望實現了，它真的是我的了。

姐姐走了過來，笑著摸摸我開心的臉頰，說：

「青青好棒哦。」

我仰著臉天真的說：「星星也很棒呀。」

「對。」姐姐向我眨了眨眼，我們一起笑了起來。

窗外，繁星閃爍，像天空的花朵，一朵一朵的開了。

那年夏天，當牆頭的軟枝黃蟬也一朵一朵的盛開時，姐姐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自小學畢業，進入了初中。

* 星光 是 天空 的路 燈

姐姐越長大就越好看，纖細修長的個子，白皙的皮膚，清秀的臉蛋，雖然是一襲白衣藍裙的學生制服和齊耳短髮，也不能遮掩她少女的美麗，引得村裏村外一群少年總要在我家門前探頭探腦，當她走過村裏那棵榕樹下的時候，也總要引起那群三姑六婆遮在蒲扇後的竊竊私語：

「唐家小瓊是越來越漂亮啦，她媽當年怎麼狠得下心不要她們姐妹喲。」

「那不要臉的女人將來不會有好下場的，當年老唐也真瞎了眼，娶了一個騷貨，天曉得那兩個女孩是不是真

是老唐的種。」

「這倒是，她們姐妹倆那白淨生嫩的模樣兒，怎麼看和老唐都沒有一絲相似的地方。說來老唐這輩子也真倒楣到家了，老婆和別人跑了也就罷了，養的還是別人的孩子……」

初聽到這些不堪入耳的流言時，我氣哭了，但姐姐只是淡淡的笑笑，平靜的說：

「別人要說，讓他們去說吧，我們過我們的日子。」

然而，真正被觸怒的時候，姐姐也有極潑辣的一面。

有一次，鄰村一個高我一屆的男孩子經過我們家時，故意把喝完的汽水鐵罐扔過牆頭，砸壞了我養的一鉢豆芽菜，那是自然實驗課的功課，被砸壞了我就不能繳作業報告了。我當然很生氣，出門去找那個男孩理論，他因為理虧說不過我，就威脅的亮出拳頭，蠻橫的說：

「妳叫什麼叫！誰不曉得妳媽是個不要臉的女人，不要臉的女人生的孩子當然也是不要臉的，還不趁早躲起來，竟然還敢叫，再叫老子就揍妳。」

眼看著他的拳頭就要揮過來，這時原本在廚房煮飯的姐姐抓了掃把衝出來，怒聲喝斥：

「滾開！」

那男孩子楞了一下，隨即嘻皮笑臉的說：

「又是一個不要臉的，我操！妳他媽裝什麼笑！妳要真敢打我，老子我就佩服妳……」

話還沒說完，姐姐的掃把已經結結實實的擊在他的腿上，他痛叫了一聲，跳著腳跑開，姐姐又厲聲喝道：

「回來！」

那男孩子猶豫了一下，竟然真的一拐一拐的又回來了。姐姐拾起那個汽水鐵罐，擲還給他，冷冷的說：

「這算什麼？欺負比你小的女孩子，簡直可恥！你給我妹妹道歉再走！」

那男孩子低著頭咕嚕了一聲對不起，就一溜煙兒的轉身逃掉了。姐姐把哭哭啼啼的我拉進家門，遞了一條手帕給我，幾乎是生氣的說：

「把眼淚擦了，不必為這種不值得的事哭泣！」

我怔怔的望著她，隔著淚眼迷濛。她的臉上一片漠漠的冰寒，薄唇抿得緊緊的，眼底寫著倔強。我那時才知道，一向溫柔的姐姐，其實比誰都堅韌。但在她平靜的面容下，必有著極深沈的苦楚。

當我也剪去辮子，換上初中生制服的時候，姐姐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考上北一女和台北師專。因為家境並不寬裕，姐姐本想唸免費的師專，但爸爸堅持讓姐姐上高中。

「我唐天寶雖然窮，可是你們要是能唸書，我絕對供你們唸上去；斷斷沒有白白糟蹋一塊讀書料子的道理！」

姐姐是桃園新村第一個穿上綠制服的女孩，這在我們村子裏是值得大放鞭炮的盛事，著實令我們家風光了一段時日。爸爸臉上甚至出現了難得的笑容，那陣子他常站在我們家門口，一面拍蚊子一面接受左鄰右舍的羨慕和恭維，口裏不住的嚷：

「沒什麼，算不了啥，小孩子子麼，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會唸書罷咧，大家太抬舉她啦……」

但他心裏其實是十分得意的。

有時，他夜裏好興緻，喝了一點酒之後，平時那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容就在酒酣耳熱裏溶化了，不再令人望而生畏，反而十分的慈眉善目。他常常又欣慰又感慨的拉著姐姐的手對她說：

「小瓊啊，爸爸這輩子從沒得意過，幸好我的女兒還算爭氣。妳放心唸書，只要妳能唸，將來唸完大學再唸博士，爸爸無論如何都會供給妳。」他拍拍胸脯，把杯底的殘酒一飲而盡：「妳不要擔心學費，呃，還有留學的錢，爸爸會想辦法！我的女兒若能唸個博士，我唐天寶也就不是一事無成了。我要能看到妳為我們唐家光耀門楣，我心裏多高興啊。」

可是爸爸甚至沒能看到姐姐高中畢業，就在一次車禍中撒手人寰了。

爸爸入殮的那一天，我和姐姐從山上下來的時候，已是暮色深濃。墳塚間的羊腸小徑兩旁植著高聳的白楊，樹梢直插入黃昏的天空，秋天蕭瑟的西風搖撼的羣樹舞動，姿勢彷彿是揮手告別，那是父親依依不捨的魂靈在向女兒告示著什麼嗎？生死幽冥的大門重重落了鎖，如何開啓？我的心忽然感到一陣哀傷的刺痛，想著父親此生的顛沛流離、不順和寂寞，做他的女兒，我何曾給他任何安慰？只是逃避著與他親近，害怕他的壞脾氣。我這才知道在內心深處是多麼愛他，可是我永遠、永遠也沒有機會告訴他了。

而且，我也是這才想起，我和姐姐現在已經成了孤兒。夜色一吋吋的吃掉殘餘的天光，我的心也一吋吋的掉入晦暗之中。

「姐姐，」我哽咽的說：「我們已經沒有媽媽了，現在爸爸也走了；我們已經沒有家了。」

姐姐含淚望著我，伸過手來握住了我的。「青青，不要哭，妳還有一個姐姐，我也還有一個妹妹，我們怎麼會沒有家！」

入夜的山風在林間嗚咽，夾著冰寒的微雨，我和姐姐在風雨中緊緊的牽著手，確定對方的存在。在這世界上，我們所能擁有的，就只有彼此了。

星星是天空的路燈，一盞一盞的亮了起來，指引著回家的方向。我和姐姐在星星的守護下，相互攜著手，默默的回到家中。

*沈默的星語

我們沒有時間哀傷太久，馬上就得面臨最現實的生計問題——房子是公家宿舍，一時還不會收回去，我和姐姐不至於露宿街頭；我們是遺孤的身份，學費也幾乎全免，還可申請清寒獎學金，再靠著爸爸的撫恤金和車禍賠償費，我們暫時還活得下去，不過當然是必須算計得十分仔細，否則就要面臨捉襟見肘的窘況。

所以，姐姐大學聯考只填了師大幾個系的志願，為的是師大不必繳學費，還有學生月費可領。她已經盤算過了，到時她再兼兩個家教，我們的日子就可以維持下去了。

「我要繼續往上唸，再苦也不放棄。」姐姐堅定的說：「不只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爸爸。」

她要考大學，我要考高中，兩人的時間都很緊湊，但為了維持一個家，裏裏外外仍有許多事要奔忙。姐姐一肩挑起家務的重擔，其餘的時間就全部用來唸書，尤其是高三那段時間，她簡直是不要命的讀書，常常徹夜不睡，挑燈用功。我沒有她一半的努力，可能連一半的一半也沒有，總是在我熄燈上床的時候，她書桌前的燈仍亮著，而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她又已經在院子裏背英文了。這樣日以繼夜的苦讀，使原本就纖弱的姐姐更是瘦的剩下一把骨頭。

放榜之後，她果然以第一志願考上師大英語系，而我則如預料中的敗北考場。我早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子，所以也不傷心，既然已有姐姐光耀唐家門楣，我就馬虎點兒算了，反正我從小就愛塗塗抹抹，對顏料創造出來的幻想世界特別嚮往，這下乾脆挑了一所商工的美術設計科來讀。

或許是用功過度的緣故，姐姐在考前那段日子就常有發燒的現象，而熱度並不會隨著放榜後的鬆懈而退却。她清瘦的臉頰上常浮現著不健康的紅暈，我擔心的要求她去醫院檢查，她只是按按發燙的臉蛋，笑著說：

「沒事的，夏天嘛，太熱了。」

然而秋天來臨的時候，姐姐却病倒了。

她原來白天上課，晚上兼家教，日子過得馬不停蹄，我後來才曉得，她根本是咬緊牙根在苦撐著，後來實在撐不下去了。那夜她在浴室裏洗衣服的時候，突然一陣天旋地轉就昏了過去，面頰的紅潮激盪得駭人，嚙語不斷，破碎凌亂的句子，一串又一串。

我抖著手指要撥醫院的電話號碼，因為心裏太慌亂了，重覆了幾十次才按對正確的鍵。當電話終於接通的時
候，我已經泣不成聲了：

「求求你們快來救我姐姐，她快死了！」
在我以為起碼等了一世紀，事實上才十五分鐘以後，救護車來了。巷子太狹，車子開不進來，醫護人員只得

用擔架把姐姐抬了出去。我哭哭啼啼的跟在後面，因為慌亂，只穿著家裏的拖鞋，匆忙中遺落了一只在路上，也無心回頭撿，就這麼一脚高一脚低的跟在擔架後半走半跑，一路跌跌撞撞。我從來不曉得，這條巷子竟是這麼深，這條路竟是這麼長，彷彿是一條噩夢的甬道。

可是現實竟比噩夢更殘忍！檢查的結果，姐姐得了紅癩性狼瘡。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古怪的病名，可是它來勢洶洶，威力十足，白血球會無限止增加，吃掉紅血球，這種病目前仍屬絕症，無藥可醫。醫生說，姐姐最多活不過明年春天。

「如果在病發之初就進行治療，或許還有壓抑的可能。但是，」那個戴眼鏡的年輕醫生抱歉的望著我，斟酌著最和緩的字眼：「但這病根恐怕早在一年多前就種下了，病毒已在患者體內肆虐凌厲，大概……無可挽回了。」

我茫然的走出醫院，毫無意識的在街上亂走，腦子裏所有的思想與感覺頓成空白。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發現自己正坐在一處空曠而荒涼的石堆上，七八顆星星已經掛得老高了。我仰起臉，無助的對著遙遠的星星喃喃重覆：

「請救救姐姐，請救救姐姐，請救救姐姐……」

然而星星們只是遠遠的俯視著我，冷冷的不回答。

我不敢和姐姐說，但她心裏對自己的病情想必有數。在三等病房的嘈雜聲中，她冷靜的分析給我聽：

「我們沒有錢負擔龐大的診療和住院費用，而且醫生也說過，我的病只能靠藥物控制，治療的功効趨近於零。所以，我住在醫院裏和住在家裏結果其實都是一樣的，既然如此，何必浪費住院的錢呢？」

我垂著頭坐在她床邊，緊緊的咬著唇。

「讓我回家住吧。」姐姐的聲音輕飄而空虛，沒有一點點重量：「我想死在家裏，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姐姐，」我已淚流成河：「求妳不要這樣說！」

姐姐不說話，疲倦的仰靠在枕頭上，閉上了眼睛，密長而捲曲的美麗睫毛微微顫動著，她在掙扎著不讓淚水湧出來，那臉色灰中帶黃，已隱隱透露著死亡的顏色。

姐姐搬回家來住了，我也由日間部轉到了夜間部就讀，為的是白天在一家速食店裏打零工貼補家用，並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陪姐姐。

姐姐遵照醫師的囑咐，按時吃藥，可是藥物只能暫時抑制病情，不能改善病況。服藥成了習慣，若延遲服藥時間或劑量短少，全身就會出現蝴蝶狀的紅癩，十分痛苦。劑量越加越兇，病體對抗藥物的力量也越來越大，最後連服藥都不靈了。

藥性的副作用以另一種形式的破壞進行著，它影響了姐姐腦神經的運作，使得她整夜胡思亂想，渴望著睡眠

却不得休息，以致白天總是神思恍惚。常常在三更半夜，隔著一層薄薄的木板牆，總會傳來姐姐極力壓抑的低泣。

我躺在床上，聽著那斷斷續續的苦悶抽泣，心中宛如刀割，可是我該如何去安慰姐姐？當她自知生命已將走到盡頭，旁人的任何言語都是空洞而多餘的吧。縱然是親似手足、相依為命的妹妹，也不能為她分擔生死。我徹底的感到自己的無力。窗外，疏落的星群霎時在我的眼中流離成水。

入冬後的某天下午，久違的陽光在雨後的雲間探頭，引發了姐姐難得的好興緻，離開臥床，搬了一張藤椅在門前的簷下坐著，陽光曬在院子裏的花葉上，流轉著水盈盈的澄金色，風中漾著雨後泥土裏草葉的清香，這是個安靜美好的午後。姐姐的膝頭上擱了一本書，可是久久也不見她翻一頁過去。

我推開紗門，走到她跟前的台階上。「姐姐，妳在想什麼？」

她有點羞赧的望著我。「沒什麼，我只是想，要是能曬曬太陽多好！好久好久沒有感覺陽光的溫暖了。」

「不行，醫生說紫外線對妳不好，妳要乖乖的聽醫生的話才行。」我笑著說，在石階上坐了下來。

她一臉小女孩的委屈表情。「妳比醫生還要嚴厲。」

我剛洗完頭髮，這時拿了一把梳子和一面鏡子梳理濕髮，讓陽光烘乾，讓風拂順。姐姐一時興起，也想順順她的頭髮，向我借梳子；我把梳子遞給了她，可是她細瘦的手腕是那麼無力，根本握不牢那把小梳子，梳沒兩下就掉在地上了。我拾起梳子，走到她身後，輕聲說：

「姐姐，我幫妳梳。」

我梳得很輕，可是每梳一下，大把的髮絲就隨之掉落，我驚痛的緊緊握住手中成綹的落髮，實在無法再梳下去了。姐姐原先有多麼豐美黑亮的秀髮啊！

姐姐拚足了力氣，微顫顫的把那面小鏡子舉到眼前，審視著鏡中的自己。由於那藥性可怕的副作用，使得她不僅頭髮大把脫落，前額已稀鬆的禿了一大片，而且面龐浮腫，原本娟秀細緻的五官全走了樣。她怔怔的凝視著鏡中的自己，仍舊努力的微笑著，然而那笑容顫抖的可憐，話語也支離破碎：

「我怎麼……怎麼變得，變得這麼難……難看了呢？」

我默默的從姐姐身後抱住了她，她瘦弱的身軀宛若一片風中的落葉，單薄的隨時會被風撕裂。哦，天哪，但願我能這樣抓住她正一絲絲向外飄失的生命，但願明年春天，姐姐還能見到第一道雨後的陽光。

星星到哪裏去了

可是姐姐甚至沒能過完那年冬天。

苦難使人成長，磨鍊令人堅強，除了照顧姐姐的身體與情緒之外，我還接手了全部的家務，加上白天打工，晚上上課，十六歲的我日子沒有一點點空隙，所以也就沒有時間流淚或抱怨。我只知道得好好的努力活下去，陪姐姐走完她短暫的一生中最後的時光。

姐姐去世的前一天夜裏，我很晚才從學校回來。姐姐的房中沒點燈，靜悄悄的沒任何聲息。我原以為她已經睡了，但輕輕推開她的房門一看，才發現她正坐在窗前，安靜無語。窗外透進來微微的月光，襯得她像是一個虛幻而沒有實體的影子。

「姐姐，很晚了，」我走過去，親密的攬住她薄薄的肩：「去睡吧。」

「不，」她低聲說：「我在等。」

「等什麼？」

「等星星出現。」

我抬頭看了看窗外，天上除了月光，什麼也沒有，現在已經不容易看見星星了。

「今天沒有星星啊。」

「今天沒有，昨天也沒有，昨天的昨天，昨天的昨天的昨天，都沒有。」

原來許多個寂寞的夜晚，姐姐都是這樣的坐在窗前等著星星的出現，可是星星已許久不曾眷顧這小小的窗口了。我心中一陣悽惻。

「青青，你知道星星代表什麼嗎？」

我知道，很久以前，姐姐曾經告訴過我。「希望！」

「是啊，希望。」黑暗中，姐姐的聲音輕柔而飄渺。

「可是，希望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從來沒有聽過比這更絕望的聲音！多年來，姐姐一直守護著我，而今我怎能眼睜睜的看著她日漸衰敗消沈！我心中的某部份隱隱作痛著，執起她瘦骨嶙峋的手疊在我掌中，如果我能將我年輕健康的生命藉掌心的溫熱傳送到她被病魔折磨得不堪的體內去就好了！姐姐的手是那麼的冰冷，感覺不出一絲生命的氣息。

她以前對我說的那些話，現在換我來告訴她了。

「星星還在原來的地方，只是我們暫時看不見而已。」我在我的聲音裏加進了一些淺淺的笑意：「希望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而且，我們曾經擁有過星星湧現的日子，它也早已變成我們生命的一部份，這不就夠了嗎？」

姐姐也笑了，然而她的輕笑中却有隱隱的淚意：

「青青，妳真的長大了。」她拍拍我的手：「以前都是姐姐照顧妳，現在換妳來照顧姐姐了。」

隔天凌晨，姐姐在睡夢裏去世。她死得很安詳，唇邊依然噙著那朵微笑，也許她正夢見滿天的繁星。姐姐死

去的時候，離她十九歲的生日還有兩天。

*天涯是星星的故鄉

姐姐像個落難天使，人間的歡樂從不屬於她，少女時代即香消玉殞，化為芳塵。這就是她早夭的一生了。如今她去世已逾八年，八年，滄海已可化為桑田。我半工半讀完成了學業，目前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美術設計，因為過去的坎坷，讓我更懂得珍惜現在，而且對於未來努力以赴。

生命不斷的汰舊換新，桃園新村裏當年的孩子都長大了，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老舊的眷舍亦早已蓋成了十五樓高的新式國宅，唯一不變的是村子中央那棵榕樹被保留了下來，正植在國宅中庭花園的草坪上，樹幹更粗壯了，樹葉更茂密了，榕鬚也垂得更長。黃昏時分，仍有許多新鄰居舊街坊在其下聊天乘涼，仍有許多故事正在發生或等待發生。

此刻，天色已趨近黎明，窗外開始漂染暗藍的天光。我下了床，走到窗邊，我並沒看見我所期待的星星，可是我心中想的是天涯，而天涯是星星的故鄉。

張先生

短篇小說第三名 王克難

王克難

江蘇省常州縣人

台大外文系畢業、赴美留學

經歷／任職哥倫比亞大學

作品／

「揮淚別金陵」一文見報于台灣台南

翻譯「夏山——愛的學校」由立志出版

翻譯「家長與子女」由開明出版

為「婦女雜誌」寫「美國通訊」一年多

小說「離鄉的孩子」由中華出版

張先生從急救台上坐起來，他覺得輕飄飄地，一下就飄上了天花板。他看見那些醫生和護士還在那裏用電流刺激他的心臟，奇怪，他現在什麼感覺也沒有了，剛剛那陣劇痛已經離他而去。那些工作人員還在焦急地弄他，好吧，讓他們去弄吧！看他們那樣嚴肅的樣子，他覺得自己比他們悠閒多了，讓他們去弄他已不重要的軀體，而他自己呢，倒覺得真正自由了。

往那裏去呢？妻一定還不知道他已經走了。去瞧瞧她吧。他飄飄地出了醫院，在超級公路的車羣中，他毫不費心地就看見剛剛開他來醫院，他的老朋友正宏的車。正宏的醫生車牌在一連串的車燈光下很是明顯。

「璇，你幹嘛緊繃着眉？」張先生看見他太太坐在正宏車座旁的位子，那麼緊張。「璇，你是知道我的，不要再替我担心了，我現在已經解脫。你的日子還沒到，等到將來到的時候，我會來接你的！」

「正宏，車子怎麼走得這麼慢？」璇焦急地跟正宏說。張先生開始有點不知所措起來，他只有在璇耳邊不斷地說：「璇，璇，不要急了，一切都過去了，我現在一點也沒有痛苦。」

「正宏，我的好友！」張先生看見正宏抓緊駕駛盤，也在皺着眉。正宏在集中精神開車趕去醫院。他雖然是醫生，但張先生這回發病，他也愛莫能助。正宏大概現在知道安慰璇也沒什麼用，他唯一能做的是快快把璇送到醫院。

正宏的車終於停在醫院的停車場上。深夜中高度的白霓虹燈將整個停車場照得亮如白晝。正宏將他的車停到

醫院特別指定給醫生的位子。他打開車門，璇也自己開了門出來。張先生看見正宏在幫璇拿着那包大概璇回家去拿來他自己的睡衣、睡袍、梳洗用具等。他想跟他們講，這些東西他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正宏和璇很快地走到急救室。張先生在他們前一步，他看見自己還安靜地躺在那兒，一個守夜的護士坐在一邊，剛剛那一大批急救的醫生與護士都不在。這時，他看見璇和正宏衝了進來，急救處門口的工作人員一定已經告訴他們了。璇伏在張先生身上大哭起來。

「璇，璇，我現在好逍遙自在，你這一哭，我心都亂了。」

正宏在和剛進來的醫生交換資料。那位醫生說：「本來張先生的情形一切都穩住，你和張太太離開醫院以後，特別護士一直在病人旁邊。後來她到外面來拿一樣東西，不到幾分鐘吧，等她回來的時候，才發現張先生的腦波與心電波都成了直線。她大按急救鈴，我們全都趕來，人工呼吸、心臟按摩、電擊，什麼都做了。張先生走得非常快。」

「我怎麼會知道你走得那麼快！連青，連青，你怎麼去得那樣快！老太爺呀！」璇哭叫着。

張先生看見正宏站在一邊讓璇哭喊着。他也许正宏是醫生，知道璇必需要發出她的驚恐與悲哀。

「剛剛我不應該離開你的，我不該離開的……」璇繼續哭訴着。

「璇，不要哭啦，我現在一些沒有痛苦。」張先生將璇擁入自己的懷裏，想安慰她。但是璇不能停。

「誰知道會這樣的呢？老太爺，老太爺！」璇嗚咽着。

是的，張先生自己還摸不着頭腦，是今天黃昏吃過飯，他自己覺得吃飽了脹氣，脹得胸口隱隱作痛。于是，他就斜在沙發上把電視打開，看新聞。

今天上午，璇說好久沒有去中國店買菜。張先生還特別開了一趟車。那家專賣中國貨的超級市場生意真是好，停車都沒位子。張先生繞了好幾圈，好不容易看到市場門口不遠的地方有一架車子在倒出來，他在那邊恭候着，誰知不知那裏冒出來一部車子，一下就搶停去了。張先生看那車裏的年輕小伙子堂而皇之地走出車來，還神氣地蔑視他一眼。璇當時真生氣。他也氣，但是他又開車去繞了幾圈，終於讓他等到一個位子。張先生想以後還是在家附近的美國超級市場買東西算了，開這麼遠來一趟，有點得不償失。

店裏新鮮蔬菜的確很多，璇選了又選。他們兩人本來吃得就不多，璇還選了一個像黃魚似的大魚頭，那種魚真貴，連個沒肉的魚頭都比別的魚貴。璇說要好好燒個沙鍋。

晚飯張先生記得璇弄了好久。他自己則一直在書房裏電腦上搞他的資料。結果桌上除了沙鍋魚頭，還有他喜歡吃的梅菜燒肉。雖然他不能吃鹹，他還是吃了大半盤梅菜肉。璇的烹調的確是美味。自從璇去女兒小琪家住住了三個月，他每天吃她臨走前替他冷凍起來的紅燒牛肉、餃子、包子等，已經吃膩了，今晚這頓飯吃得實在舒服。他希望小琪不要再邀媽媽去住那麼久，但是他又聽璇說小琪那邊熱鬧，他也不忍心不讓璇去，璇到底是愛熱鬧的。

。而他自己最怕應酬，整天搞他的資料還來不及。

他記得剛剛新聞還沒看到兩分鐘的時候，就感到胃劇烈地痛起來，讓他有要吐的感覺，他的心也慌做一團。他叫璇。璇一人在廚房洗碗，自來水龍頭大開，水聲嘩啦嘩啦的聽不見他喊。

他勉強走到廚房。璇一看他樣子，就濕著手到客廳來打電話給正宏與燕雲，向他們的老朋友求救。她驚慌地在電話上說：「燕雲嗎？是璇。吃過晚飯沒有？正宏呢？」

「正宏今天休假正好在家。」燕雲說：「正宏，是璇的電話。」

「正宏，我們剛吃過晚飯。連青不舒服，說胃痛。」張先生聽見妻在電話上焦急地說……

「他吃了沙鍋，還有梅菜燒肉。……」

張先生把電話接過去：「正宏，是我，連青。」他的心口突然一陣抽痛，他趕緊作深呼吸：「不知怎麼的，正宏，吃過飯時還好好的，就一陣嘔心。現在，現在比剛剛好些，心口壓迫沒那麼厲害了……叫急救車？不必罷，我到你家，到你家好了。我可以開車，我開車來，沒問題，我們現在就來……」

正宏是心臟科的醫生，家住得離張先生家很近。張先生跟正宏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決定開車去正宏那裏。

一開到正宏家，正宏看見張先生的臉色，又聽了一下他的心臟，就說：「連青，你心臟不穩，我們還是馬上去醫院。」

正宏馬上去開車，出了車房讓張先生坐在他旁邊，璇坐在後座。他記得燕雲還在大門口看着他們離去，他跟燕雲搖手。

正宏車開得很快，一面開車，一面問張先生：「你覺得怎樣？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還好，只是心中壓迫還是很大。」張先生搗着胸口。真的，剛剛還在沙發上看新聞，怎麼現在就好像有千斤重担壓在自己心上。」正宏於是拉開了他車上的警鈴，警鈴嗚拉嗚拉地響起來。他開足馬力快速地開着車。璇在後座，張先生可以感覺到她的焦急。

正宏把車子停在醫院急救處入口。張先生記得他是坐輪椅進去的。

奇怪，到了醫院，他又舒服點了。總弄了一兩個鐘頭吧，正宏說一切穩下來了。璇說要回家替他拿睡衣、梳洗用具，因為他一定要住院詳細再檢查。正宏說他開車送她回去拿。

平常張先生除了血壓高以外，沒有其他症狀。每次正宏勸他到醫院好好檢查，張先生總是拒絕。他是成年人，沒人能強迫他。現在看一切症狀，都是他心臟病突發的情形。他太頑固了，張先生想，他自己不知道為什麼那樣大意和不肯去作詳細檢查，現在看見璇驚恐悲痛的樣子，他有點後悔了。還有正宏，他的好朋友，正宏此時那種無助的樣子。張先生想做心臟專科醫生的正宏一定很難受。他應該早聽正宏的話去好好檢查的，現在太晚了。

「太晚了……太晚了……」璇伏在他身上悲慘地哭着。

張先生在她旁邊安慰道：「璇，請原諒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會這樣。我還在妳身邊，雖然我這個身體不能再回答妳，但是，我這份心還是在妳旁邊的。……。」

可是璇好像聽不到。「璇，那麼你哭吧，哭哭也好，發洩出來也好……。」

醫院的人終于把張先生的身體推到太平間。張先生看見自己的腳趾上給繫了一個紫色的牌子。太平間裏還有另一副軀體躺在那裏，連他自己一共兩個。房間裏冷清清的。他急着要跟璇走。

正宏開車把璇帶回他家去了。他看見燕雲摟着嗚咽的璇，燕雲也在流淚。

「燕雲，燕雲，」他在燕雲旁邊叫她，就好像四十多年以前他叫她一樣。

燕雲擦着眼淚。「燕雲，燕雲，我現在也在妳身邊。不要哭。」

張先生看見燕雲把璇扶到正宏家的客房，她給璇吃了一顆鎮靜劑，然後幫璇上了床，就坐在璇床邊，抓着璇的手。璇仍是一直不停地哭着，她不斷地跟燕雲說：「我不該離開醫院的，我不該離開醫院的……連青就這樣走了，連一個再會都沒說……。」

「對不起，璇，」張先生在旁邊向太太說：「璇，你休息一下……。」他惶恐地說。

燕雲仍抓着璇的手，她也在流淚。

「請妳們：請妳們……」張先生在旁邊再催促：「不要再哭了，我現在已經超脫了，一點痛苦也沒有，好輕鬆的。將來妳們也會來的，不要悲傷……。」

漸漸地，璇的抽搐聲小了下來，大概是鎮定劑發生作用了吧。張先生看見璇的眼皮漸漸合下來，還沒有蓋住往外流的淚。燕雲仍抓住璇的手。

燕雲，這幾十年並沒有給燕雲臉上帶來太多年齡的痕跡，她那心形的臉雖然發福了些，但還是娟秀的樣子。張先生在床的另一頭坐下來，他看見燕雲仍在默默地流淚。

「燕雲，」張先生不覺惶恐地叫着燕雲：「你在為什麼哭？在為我走了哭？不要，不要！你一哭，我真會心慌。我絕對不要妳為我難過的，妳是知道的。」張先生急忙站起來，走到燕雲身邊去安慰她。他看見璇終於睡着了。璇那圓形的臉，竟一下顯得那樣蒼老。啊！我平常都沒注意到。當年璇那付嬌嫩的娃娃臉，她跟我廝守快四十年，我就這樣先走了。

正宏在客房門口出現。燕雲抬起頭來，輕輕地向正宏說：「還好她睡着了。連青這麼快走，實在太意想不到，平常璇又這麼依靠他。」正宏輕輕地走進來，他輕輕地扶了一下燕雲的肩。

「等下她醒了，你好好看着她。這刺激怕她受不了。」

張先生看見燕雲萬分小心地把手輕輕地從璇的手中抽出來，她跟着正宏走到客廳。

「正宏，你先去睡吧，明天一早你還有病人要開刀。我在這裏守着。」燕雲摟一摟正宏。正宏對燕雲說。「我剛剛已經打電話給小凱、小鈞和小琪，三家都說馬上坐飛機來，明天早上大概都可以到。我跟他們說璇在我們家，叫他們誰家先到這裏來接璇。」

「你去睡吧，」燕雲對正宏講。

張先生看見正宏陷下去的眼睛。「正宏，我的好友，今天連累你了……」

「連青走得太突然……」正宏對着燕雲看，臉上又是剛剛張先生在醫院看見他的那付無助的樣子。「燕雲，我是學心臟科的，自己的老朋友，都愛莫能助……」正宏把頭痛苦地埋在自己手裏。

「不要責怪自己了，正宏。」燕雲說：「這樣，連青地下會不安的。」

還是燕雲了解我。張先生在正宏身旁講：「正宏，正宏，你已經盡了力，我感謝都來不及，這場恩我們以後再見時再希望回報你！」正宏好像並沒有從他話中得到安慰，但在燕雲再次催促下，他終於回房休息。

張先生看見燕雲在客廳沙發上坐下來，她隨手拿起一張放在茶几上，他們家的合家歡。照片上，正宏、燕雲坐着，後面站着他們的兩個兒子。張先生看見燕雲把那張照片擦了又擦。時間過得多麼快，當年抗戰時正宏、燕雲、張先生決定到大後方去時，他們還三人合照了一張照片。那時他們比今日正宏家的兒子們還年輕呢！正宏不是剛剛說小凱、小鈞和小琪三家都要來，他們不知會不會把孫子孫女們也帶來跟我說再見。張先生想他這個做祖父、外祖父的生前也很少有機會看到他們，都是平常忙，忙他的研究資料。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連孫女孫子們都沒好好看過，太晚了！

燕雲還是坐在那裏。張先生看見燕雲小心地在聽客房裏璇的動靜。璇還算好，暫時睡着了。

燕雲抬起頭來。張先生就站在她面前，但是燕雲好像穿着他看過去，絲毫看不見他站在那裏。「燕雲，燕雲，」張先生不禁叫着。

當年戰亂開始時，他們三人是多麼年輕。他們結伴離開了知道將來會被烽火破壞的家一同逃到大後方，經過多少驚險。後來千辛萬苦復學了，正宏說什麼也要去學醫，燕雲要學生物，他自己說不上來，就想為國家做大事，要去學經濟。那段小時候再也不想窮困多難的日子，就憑一股要活的勁，什麼苦都熬過來了。還有那時候正宏跟他兩個把好不容易配到的乾糧都偷偷留着給燕雲，講好三人要永遠在一起的。但是後來正宏和燕雲終於結婚了，他為老朋友們高興，自己卻茫然，對燕雲那份感情他知道以後一輩子再不會發生了。他正式去加入軍隊，跟當初說怎麼樣都要在一起的正宏、燕雲都失去聯絡。張先生到抗戰勝利才和璇結的婚，遷到台灣後才知道正宏和燕雲在美國定居了。張先生後來因為工作關係來美國一趟，跟正宏和燕雲終于又聯絡上了。

張先生說決定移民是為了孩子小凱、小鈞和小琪的學業，璇本是不願意的。他記起來了，當初美國這個工作並不理想，但是他跟璇還是為了孩子來了。雖然兩家隔得那麼遠。但同在新大陸，心理上到底近多了。是國內多

難，大家打仗打怕了，當年對國家一腔熱血，竟化成在海外飄泊，又有誰會料到呢？只有正宏和燕雲，不論在天涯海角，仍是他最好的朋友。

所以後來正宏告訴他附近的美國政府機構需要張先生這樣人材時，張先生就決定把家搬到正宏、燕雲的這個城來了。反正那時連最小的女兒小琪都已經上大學，小凱、小鈞早已出來做事，家中只剩下璇和他，對那個住了那麼多年但還紮不了根的城就更無掛念。

連搬來這邊房子都是正宏、燕雲幫他們物色的。他們的房子比不上正宏、燕雲家的，正宏到底是醫生。但是這房子就在他們家附近，開車五分鐘就到了，沒有事兩三星期兩家又可以聚一次。這幾年是張先生一生中比較快樂的時候，他那份政府的工作單調但相當穩定，上完班是他自己的時間。他自從買了一套電腦，就常常與電腦為伍，分析他那些堆積如山的資料。那資料他相信有價值，將來對社會有所貢獻。那些資料也把他大半書房都佔滿。

他知道這段時間也苦了璇。璇不習慣這邊的寒冷，又加上才搬來幾年，除了正宏、燕雲就沒有什麼別的朋友，只有週末正宏、燕雲有空，他們才過去坐坐。燕雲和璇也很談得來。但是燕雲一直在外面做事，璇却一直耽在家裏，所以談的只是長大的孩子們、孫兒孫女、柴米油鹽而已。平常璇一人在家，無聊時只有看電視。除此之外，就跟住在南部很遠地方的女兒打長途電話。

女兒又要生孩子，璇不放心，就趕快趕去南部照顧女兒生產。臨走時她怕張先生餓飯，做了一冰庫的冷凍餐。璇走了以後，張先生起初不習慣，後來也就適應下來。他整理的資料愈來愈豐富。正宏當初告訴他附近這大家學會對他很有幫助是對的。還有去正宏、燕雲家，現在又是他們三人。張先生想大概是三人年紀大了，談來談去都是抗戰時間那段日子。現在璇不在，他也不必在回家後一字一句再解釋給璇聽。那些溫舊的聊天把璇不在的空虛都彌補了。璇去女兒家一住就三四個月，最近回來以後她說要張先生退休後搬到女兒家附近住，張先生才覺得事情有些嚴重。在璇看來，南方那邊人情味重，小琪在那邊房地產生意上認得不少人。璇又說在那邊看到兩個小外孫整天都精神多了，將來他們搬去，外孫們白天可以到他們家來，他們還可以含貽弄孫。

張先生跟兒女們的热情一向不如璇跟他們的深。說實話，孩子們都是璇照顧大的，他自己一直忙工作，忙着担負家中生活費用，回家以後，他的書房是他的另一天地。孩子們一個個長大，上大學，然後結婚，對張先生來說都沒有大改變。搬到正宏和燕雲住的這個城，對他來說才是大改變。還有兩年張先生就有資格拿退休金了。小琪已在建議爸爸媽媽，要他們把現在住的房子賣掉，到南部她那城去住。正宏、燕雲替他們看的這區房子最近幾年漲了不少，房子賣掉賺的錢在他們這種年紀可以不用納稅，南部房價低，女兒講的話也的確有道理。但是孩子們連璇在內都怎麼會知道張先生為什麼當時決定要搬到這邊來住？

張先生當時是作了打算的。正宏、燕雲在這邊，兩家孩子都長大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他、正宏、

燕雲分開了那麼多年，該又聚在一起了。大家都已到了這個年紀！何況附近的大學有他需要的這些專門資料，他目前正式的工作是為了餬口和養老金，他自己私下做的才是他真正所好，他不能公開他的資料，因為他在政府機構做事，不是自由之身。但是他私下自己做，並不犯法，只要他不公開。他只在正宏和燕雲面前稍稍提過他做的東西，璇跟孩子們他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這麼多年來，他默默地在那裏做，他相信他做的東西有價值。但是時間也是花進去了。那小凱小時候要他陪着打棒球的時間，小鈞小時候要他陪着去露營的時間，小琪要他去聽她鋼琴演奏會的時間全部花上去了，還有璇要他陪着上街的時候，要跟他聊天的時間，也花上去了；換來的是這大半間屋子的資料！

而生前重要的事，張先生都沒管。孩子們都勸過張先生買人壽保險，他耳朵聽不進去。連正宏要他去徹底全身檢查，他都不肯聽。當初張先生想他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還有兩年他就可以有退休金拿，加上社會福利金，也應該夠他們活，他向來是不重物質的。

好了，現在這樣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什麼都沒有準備，連一份遺囑都沒有，退休金更不用想了。

「璇，」張先生看着服了鎮靜劑哭腫了眼睛，深皺着眉頭睡着了的璇，「璇，我對不起妳，什麼都沒有交代就走了，我對不起妳。」

第一天最先到燕雲家的是小凱。他一人先趕到，他太太今天下午才坐飛機來。璇看到大兒子，悲痛地大哭。張先生在一旁不知所措。燕雲把小凱叫到一邊，給了他正宏給璇準備的鎮靜劑，告訴他璇精神激動時就給她吃一顆，一天不要超過六顆就行。

燕雲又開車把小凱與璇送回他們的家來。昨天晚上吃晚飯的盤碗還只洗了一半，一半在水槽裏。張先生想平常都是他幫璇洗的，現在他幫不上了。

「我不該回家拿東西的，不該回家的。」一進門璇又歇斯特理地哭起來。小凱慌了，趕快給璇吃了一顆鎮靜劑。

小凱在張先生書房的抽屜裏翻來翻去，想也許可以找出像遺囑一樣的文件，但是他什麼都找不到。張先生歇意在大兒子旁邊跟他說：「小凱，爸爸真是大意，什麼都沒有準備……」

「爸爸什麼話都沒留。媽媽，你們的銀行存摺呢？」小凱問璇。

璇又歇斯特理地哭起來。璇太驚慌了，想不到她會驚慌得這麼厲害，現在張先生知道了，平常璇不開車，他從來也不鼓勵她開車，去銀行什麼的都是他在辦公室附近就順便辦了，銀行存摺就在他桌上，在那堆資料底下，他怎麼忘了告訴璇呢。對了，璇去了南部小琪家許久，存摺本來是放在她化粧台的抽屜裏的，他為了存錢方便才放在自己桌上。

「存摺在我桌上，在我書桌上。」張先生急得在小凱耳邊叫着。小凱聽不見，還在跟璇說：「媽媽，再想想

看，你真記得存摺是放在化粧台的抽屜裏？」

「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璇在痛哭着。

「叮鐺，叮鐺，」門鈴響了，是小琪，她衝了進來。

「小琪，」璇撲在女兒身上大哭著。

「我昨晚半夜接到正宏叔叔打來的電話，真是嚇死了，馬上趕到機場，一坐到飛機就趕來了。」小琪向小凱說。

「媽媽，媽……」小琪眼眶也紅了，她問璇：「爸爸走的時候，沒痛苦吧？」

張先生看着自己的小女兒。她出生的時候，璇有多高興。那張紅紅的小臉。現在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

「我的外孫，還有孫子、孫女呢？」張先生不禁問。

小鈞和他太太小薇，小凱的太太下午也都趕到，大家坐下來商量辦喪事。張先生還不記得家中有如此熱鬧過，只是小孫子、孫女們都沒有來。璇已經精疲力竭，吃了幾顆鎮靜劑，在裏面躺着，昏昏沉沉什麼都沒有意見。張先生沒有留遺憾，孩子們只好大家商量，然後再去徵求璇同意。

張先生平常沒有什麼朋友，喪禮上要請的人只有他工作機構的一些同仁。正宏與燕雲似乎是張先生唯一的好朋友。璇平常是不交際的，在這區住了這幾年，鄰居都是老美，沒有什麼來往。

三個孩子都覺得母親不能一人留在這幢房子裏，要跟誰回去呢？要問母親意見。璇在眼淚哭乾以後，變得渾身噩噩的，可憐的璇，張先生在一旁看着太太。

「媽媽，妳不是說爸爸退休後要搬到南部來我們家附近住嗎？現在爸爸走了，妳就住在我們家吧，毛毛很喜歡外婆。」兩位媳婦口頭上雖然都邀請了璇去他們家，但是到底女兒貼心。

於是大家決定了，喪禮是明天下午，完了以後火葬，骨灰由璇帶到南部暫時寄放。張先生自己沒有留遺憾，所以只好由璇與子女們決定了。

小琪是做房地產的，她馬上就找了當地跟她南方做事公司有來往的地產公司登報出賣房子。喪禮完後，她們再耽一天把房子打掃乾淨。傢俱都已舊了，是張先生堅持不肯買新的。小琪家房子是新的，不需要那些傢俱。他們三家都住得那樣遠，把傢俱運去毫不值得，所以預備全部捐給救世軍。如果冰箱、洗衣機留下，房子可能更難賣，所以也一起捐掉。

璇又開始哭起來了。也難怪吧，張先生想，他們這個家雖然只搬了一次，這些傢俱也快廿年了，就這樣簡簡單單捐掉了事。「不能！不能！」璇哭着說。小琪把璇扶進臥室，又給璇一顆鎮靜劑。

「媽，你先躺一躺。」小琪說。她出去叫小鈞的太太進來陪璇。他們的事情還未商量好。

他們的二媳婦進來了。她坐在璇的床前的椅子上。「媽，你餓不餓，要不要我弄點東西給你吃。」她問璇。璇沒有答應。張先生記得璇有一次從小鈞家回來，把他們的二媳婦批評得體無完膚。張先生吃了一驚，他知道小鈞是璇最喜歡的，大概是因為這樣才有婆媳間的妬嫉。

「璇，小鈞結婚了，現在我不能照顧妳了，對二媳婦要好些，人心換人心。」張先生在床邊問璇說。璇把頭朝裏面一轉，她沒答二媳婦的話。

二媳婦只好坐在床邊的椅子上，看著自己的手指甲。張先生回到客廳，大兒子、大媳婦、二兒子、小琪都坐在那裏。

「現在就剩書房還沒有解決。爸爸那一屋子的研究資料到底要怎麼辦？」

「不能動我的資料，不能動我的資料！」張先生輪流在他們身邊說：「這是我這麼多年的心血，讓璇幫我帶着，帶到小琪家存着！」張先生叫着。

「唉，爸爸，就是大意，只是一心在他的研究上，一個遺囑不留，真該怎麼辦。」

「這麼多半輩子的資料，丟都丟不完。」小琪說。

「小琪，女兒，不能丟，不能丟！我所有的心血都在這上面，也許有一天會對社會有貢獻，只要把它們理出來就行了，你們隨便那家幫我理理。」張先生在旁邊幾乎哀求着他的兒女們。

「可惜，我們三個一個都沒學爸爸這行，隔行如隔山。我剛剛翻了爸爸桌上的一些他還在做的資料，一點也看不懂。」小凱說。

「我剛剛問了隣居，收垃圾的要到星期五才來。今天星期二，星期五我們大家都離開了。現在收收車庫的垃圾已經有五大包，明天救世軍的車子來只收傢俱衣服，這些資料他們也不會碰。我看還是在車房裏把它們燒了算了。」

「隣居看了以為失火怎麼辦？」小鈞問。

「我等下去跟他們打個招呼。我已經請隔壁人家幫我們看房子，將來賣出去給他們一點錢。他們說好。我們這家有喪事，他們會寬容，不會去告警察。就是警察來也可以跟他們講，讓他們看着。更好，免得火災。」

「要是他們不准怎麼辦？」

「我們那邊是准在垃圾桶裏燒，只要注意安全就行。」小琪說：「現在重要的是趕緊把一切安排好，媽媽要跟我回去，星期五一早我們得走。你們不贊成，由你們去辦吧！」

琪兒在家比兩個哥哥都有主見。張先生記得了，但他心也冷了。他自己也說過，孩子長大了有孩子的生活。他這次突然死亡，害得他們三家趕來，璇已經悲傷得不能自己，孩子幫着安排，已經很不錯了。真的，資料這樣一大堆，從未留下一個字說萬一他不在要怎樣處理，不怪別人，都是他自己的錯，實在難為孩子們了。「不要燒

掉，請你們，不要燒掉！」張先生作最後的哀求。「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罷，恐怕要燒到晚上還燒不完。」小琪說。他們三個人竟聽不到爸爸的叫喊。

「媽媽呢？」小鈞問。「媽媽不要告訴她了，她跟我說過，爸爸做的東西她什麼也不懂。」

就這樣決定了。張先生知道大勢已去，他終于嘆口氣說：「孩子們，不告訴你媽媽也罷，不告訴也罷，也好，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們三家還有三家的日子要過，但是爸爸捨不得這些資料，這是我大半生花的心血啊！」張先生心痛不已，但是他並沒有感覺。

小凱、小鈞用璇平常一人上街買菜用的小拖車把張先生的資料運了滿滿一車，拖到車房，書房的資料仍是大半間。還不知道要拖幾車呢？說實話，這些東西要好好整理起來，也恐怕要好幾年功夫，孩子們那裏會有這空。況且隔行如隔山，小凱說的是對的，不能去浪費他們時間。

小鈞把一疊疊的資料丟進大鐵皮的垃圾桶內，然後倒上少許他們烤肉用生火的油，擦上一根火柴，火苗馬上就燃起來。小鈞一手拿着滅火機，萬一火燒大了可以救火。火光熊熊，資料一疊疊燒得輝煌，馬上成了灰燼。張先生站在火裏，奇怪，他沒有痛苦，沒有感覺，他超脫了。他回頭看，小凱又拖了一車他的資料來。

小凱拖累了，就由小鈞去拖，改由小凱來燒。張先生看着他兩個兒子，他們長得都像璇，小時候他記得小凱要他去跟他打棒球，他說沒空；小鈞說過要他去露營，他說沒空。他那時要養活全家，心理上已有無限負擔，況且還有自己的研究工作！打棒球、露營，他自己一次這種經驗都沒有。所以當時把小凱、小鈞都打發走了，要他們自己去玩。但是他還是帶着全家去旅行過，吃過速食餐，比起他從小時候就記得父親在外面做事，從來不在家，過年過節才回來幾天應該算進步的。

無怪小凱和小鈞跟他不親，比起他跟自己父親的關係，他這兩個兒子他已經很滿意。他們至少沒有把他的資料丟在外面當垃圾，給那些骯髒的垃圾車機器撕成碎片，至少會跟他已經沒有知覺的軀體一樣被火來淨化。他現在只能退一步想了。他們的晚飯是外面買來吃的。璇喝了一點湯，大家才告訴她張先生的書房已經處理掉了。

「這樣也好。」璇嘆口氣，她已經完全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了。

「原諒我，璇。」張先生說。

璇忽然堅持，他們三家一定要把張先生那部舊車和那部舊電視機留下來。

「媽，」小琪說：「我實在不能把這部老爺車開回南部嘛，我們兩人要快快坐飛機回去，家裏有剛生的Baby在等我。」

「小凱、小鈞，比我住得還遠。」小琪又說。

「我其他什麼都由你們去安排，但我一定要留那部舊車和舊電視機。」璇說。

「媽，美國人一年一換車子，半年一換電視機，都多得是。」小琪說。

璇突然歇斯裏的又大哭起來。張先生惶恐地看着璇。「為什麼？」他不了解。孩子們互相看着。媽媽實在不能再受刺激了。

「好吧，」小鈞說，「我跟小薇把車開回我們家好了。電視機你們誰帶？」

「坐飛機，怎麼能帶這麼重的東西。」小琪說：「還是小鈞你們放在車後面帶回去吧。媽媽跟我回去，行李已經夠多。小凱他們星期五多留一天把房子真正弄乾淨，這樣大家都公平。媽媽，我陪你去睡，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小琪扶着璇進入臥房。

小琪替璇換上睡衣。「媽，毛毛好想你。」小琪說。璇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張先生轉到外面，看見小鈞和他太太小薇兩人在房間裏：「小琪剛剛叫我進去陪媽媽，我問你媽媽要不要吃東西，她理都不理我。」小薇說。

「爸爸死得太突然，她現在神志還不清。」小鈞說。

「那她為什麼剛剛說我這件花衣服明天不能在葬禮上穿？」小薇說。

「這件是黑底小藍花呀！」小鈞說。

「是呀，你媽媽要是神志不清，為什麼衣服還要那樣講究？」

「我媽媽一向注重穿的。」小鈞說。

「那明天那裏有時候去買，臨時急着要買，又貴還買不到。今年是興紅色的。」小薇說。小鈞左右為難。

「唉，」張先生在旁邊着急。「璇，孩子們趕來喪禮，心意已到，小薇那件衣服可以算黑色，不要為難她了。」

「後來小琪說，媽媽櫥子裏有好幾件深色的旗袍，有一件深藍的可以借給我穿。你知道我從來不穿旗袍的。」

「小薇說，「你去找妳媽媽講，我不要穿旗袍。」

「她現在已經休息了。」

「你去找小琪講，我是不會穿妳媽媽旗袍的。要是穿那件深藍的旗袍，還不如我自己這件黑底小藍花的。」小薇堅持着。

「小薇，你就忍一下，媽媽受刺激太深了。」

還有憑什麼，我們要改來回的飛機票而把爸爸的舊車子和電視機帶回去？我上班也不能請那麼多天假！」小薇又埋怨說。

「這樣一開要三天兩夜。我情願星期五在這裏多耽一天打掃，然後當晚坐飛機回去，至少星期六還可以回公司加班。」

張先生在一旁嘆息說：「璇，車子就賣了算了，那個老電視機，妳還要，是為什麼呢？」

他突然又想到，他們這個建立廿多年的家，就因為他一走，兩三天內已經拆得不像樣子。車子和電視，也許是璇跟他在一起消磨最多時間的地方，雖然這兩樣東西不能跟她回小琪家。但至少還會保存在小鈞家。璇一番可憐的心，張先生現在懂了。

「小薇，我的二媳婦，我生前一直沒有跟妳好好多談，只知道妳是個賢惠的孩子。璇很需要留這些東西，請妳幫我們留住，請妳！」張先生懇切的求着小薇。

突然小鈞擁住小薇：「薇，請妳，媽媽很需要留住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慢慢開，我們好久沒有旅行了，為了買房子，我們兩人成天忙着工作。現在為了爸爸媽媽，為了我們自己，我們可不可以開車回去？好嗎？請妳！薇，就算我們是開車旅行回去的好嗎？」

「好吧，爸這次走也是太突然了，媽媽的難過，我也想像。但是你去跟媽說，明天喪禮我就穿這件藍花黑底的衣服。今天我們坐飛機趕得像什麼樣子！」小薇說：「我那裏有時間去找黑衣服去！爸爸有靈會知道的。」

「我一定去跟媽媽說，謝謝妳，薇。」小鈞繼續把小薇擁在懷裏。張先生感動得流淚了，但是他臉上沒有淚。

「謝謝你們，小鈞、小薇。」房裏，小琪在幫璇整理要到南部帶去的東西。璇從南部帶回來的一個箱子還未打開，母女兩又在無聲地裝另一個箱子。張先生又流淚了。

「謝謝妳，小琪，我的女兒。」葬禮上，張先生不認得躺在那裏的自己了。那張化粧過的臉，顏色鮮明，比他自己年輕多了。他上班的同事來了許多，有些他根本不熟，但是他們都來了。張先生很是驚訝。正宏和燕雲在那邊幫着招呼，靈堂上滿是鮮花。好美，張先生想。

璇今天很安靜，還有小凱、小鈞夫婦和小琪都站在母親身旁。主持儀式的牧師他不認識。追悼儀式簡單隆重。就是我留了遺囑，也想不出更合式的。張先生突然想，現在他們看不見我，我可以向大家說幾句話了。

「謝謝你們來參加我的追思葬禮。我，張連青，實在是一個幸運的人。我生長在一個環境良好的家庭，雖然經過那麼多戰亂，但是在生前也經歷到那麼多東西。年輕時，我逃過難吃過苦，但苦大半是和我的好朋友正宏和燕雲一起吃的。我還從過軍，為自己國家也小小地盡過一些力。我和璇帶大了三個對社會有用的孩子。這是我最大的貢獻。」

遺憾的是，我花了大半生時間做的研究工作，沒有能整理出來，而已化為灰燼。這完全是我自己的疏忽，我很後悔。

我對璇，沒有作適當的保護，我很抱歉。璇，請原諒我。

正宏和燕雲，我們年輕時經過共同患難，到國外又相聚的好朋友，我向你們致最深的謝意。正宏，我的至友，燕雲，我最初的戀人，有一天我們會再相逢。

璇，我親愛的妻子，小凱、小鈞、琪，我親愛的孩子們，有一天我們都會再相見。

假如我來生還是一個男人，我會更愛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女。現在我才知道我多需要他們，他們也多需要我。璇，多保重啊！」

張先生覺得自己輕飄飄地飄了起來，飄上藍天，飄上白雲，飄上永恆。

一九八九，四月，南加



張立中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生
江蘇省江浦縣人
政戰學校第四期法學士、政大、師大進修
經歷／
軍中校級主管、參謀
高中高職教師、訓育組長
阿根廷南疆新聞報顧問
現職／青川出版社總編輯

作品／
一、曾獲國軍新文藝第二、三屆長篇小說佳作獎
二、已出版文藝中篇小說「馬祖之春」及短篇文
藝小說集
三、其他散見國內外報刊

湖海憶悠悠

短篇小說佳作 張立中

「喂！來討海吧？」

「開發號」是一條近海作業的小漁船，它的噸位不大，船員可以掰腳趾丫數得過來的。

阿金伯是箇老漁人，算來他向海討生活大半輩子，他從獨木舟、竹筏、小舢板、機帆船，直到現代的柴油引擎船，已是五朝元老啦！他曾經遭遇過幾次沉船落海，卻憑着他的鎮定，毅力和勇氣；又重回到這令人羨慕的陽間來。有一次他落海驅使着大海龜，背馱着他上了沙灘；因此他討海經驗十足，精通這漁人的十八般武藝；大伙兒都專稱他「阿金師傅」。由於他一生幾次沉船，害得他打着光棍到底，但他從不氣餒；很可惜他識字不多，只好廝混在這近海作業的小漁船上；可是他整天有說有笑，不甘寂寞。

船主大塊頭阿福是阿金師傅的開山門徒弟，他和駕駛這小船的阿財是胞兄弟，也是同門師兄弟；他倆都已有了妻室兒女，卻同被着一塊土生土長的阿采姑娘所深愛着，就因如此，兄弟倆的私生活永遠糾纏不清。

阿福最討厭伙伴們在船上抽煙，他常咕叨地說：「船只有這巴掌大，幾個人轉身都覺得困難，何況別人要吸你二手烟呢？再說烟火不小心燃起機房，既是烤，又是煮，那死的很慘啊！」

頭把手阿許，四十來歲的中年人，整天不說三句話，他是船主阿福佈網收網的好幫手，無事時他耳邊常掛着一副小耳機，收聽着台灣播報的魚訊和颱風消息。

二把手阿黃，百歲除四的青年，在船上做着雜工兼充燒飯的，他是海洋學院的畢業生，最近已考上了「海龍號」遠洋漁船的二副，這一趟海上回航，他就要離開大伙兒。

三把手阿德，是箇毛頭小伙子，他是阿金師傅最心愛的小徒弟，他的耳朵靈，眼睛亮；站在船頭的高台上，眼看八方，耳聽海底，有時手上抓着一把飛叉，要跟阿金師傅學叉鯨魚；他是阿福和阿財的外甥，雖然是箇初中的小孩子，卻當魚網撒佈到海面時，他就監視着上海海下的動靜，所以這撈魚作業也確實少不了他。而阿金師傅就坐在這船頭旁指揮着；這一老一小整天聊箇沒完。

當晚際滿載歸航的時候，海上風平浪靜，夕陽像是一朵火紅的捲瓣菊似的；滿天油彩，飄過白雲蒼狗，飛來海鷗翱翔；這時大海呈現慈藹的本色，讓向他討生活的一群子民們，平安快樂的返航。

「阿金師：您說這大海是個有情有義的男子漢嗎？」阿德追問着。

「是呀：你說的不錯。」

「那大海有時候會波浪滔天，顯露出猙獰可怕，簡直像一箇暴厲的兇煞呀！」

「唉！那是海漢子被無情無義的風婆娘攪和着，他就失去理智囉。」

「風婆娘和海漢子是什麼關係？」

「嘿！他倆原本是夫妻，可是風婆娘又搭上了小伙子浮雲，卻被海漢子撞見了，海漢子一氣之下，就趕走了風婆娘；而風婆娘一不做，二不休；有時她反帶着小伙子浮雲來糾纏這海漢子，把這海漢子激怒的失去了理智；他一時就海浪滔天，洶湧萬丈；所以我們這羣討海生活的人，也就跟着倒楣囉。」

「那小伙子浮雲比海漢子強悍嗎？」

「不，浮雲只是一箇東飄西蕩的無業游民，他是海漢子的侄兒；為了家羞不外揚和看在他的胞兄山老大的份上，每次風婆娘的慘叫嘶吼，更使他軟起來，所以他只有捶胸頓足咆哮着；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海漢子的有情有義。」

「那山老大為什麼不管教他的兒子呢？」

這時阿金師傅用手指着歸航的岸頭，那一帶蜿蜒躺着的山巒說：「你看那山山老大患了中風，久年臥病在床；他有什麼能力去管教那居無定所，流浪天涯的浮雲兒子呢？」

「噢！那山山老大太可憐孤獨囉！」

「不，他並不可憐，因為他的大兒子太陽，雖然遠在太空工作，卻時常給予他些溫暖；他還有箇么女月兒，時常在黑夜裡給他光輝慰藉；所以他并不感到孤獨。何況他還有個紅粉知己的雨滴小姐，也時常流出她心底的甘

露，向他傾訴衷腸，可是他却忘情不了他逝去的妻子光陰，更因他的臥病，自卑感拒絕着雨滴小姐晚來的這份愛；於是雨滴小姐只好把她摯情的愛，轉流入給海漢子；因此又引起了風婆娘的妬火，她更攪和着海漢子，海漢子便掀起萬丈洶濤，有時怒吼了十天或是半個月的；你說誰又跟着倒楣來着？」

「我知道；那就是我們這群討海生活的人，又跟着倒楣嘍！不過那雨滴小姐為什麼這樣多情呢？」

「唉！這就是情有所鍾嘛！」

小船已經接近港口，海岸的哨兵向他們打招呼，黃昏晚霞的反映，海天金光霓彩，好比洞房花燭夜般。

「阿金師：我們快靠岸了，今晚歡送阿黃就在阿采家裡？」接着船主阿福轉頭對阿德說：「你提幾條大魚到阿采阿姨家裡，我們等會就來？」

—

阿采是箇三十出頭的聯才女性，從小生長在這近海岸旁的小村鎮上，做着理髮生意；原本她們母女相依為命，不幸去年的冬天，她的母親病發逝世，如今只留下她一人寂寞痛苦；但她遲遲不想出嫁的緣故，一半是為了奉養老病的母親；一半是她同時深愛着從小一塊長大的阿福和阿財，可是她和他們永遠不可能三人結合在一起；只是給予她作不完這三頭馬車的歧夢。

晚上，阿采理髮店的內房，一席熱騰騰的酒菜餐桌邊圍坐着「開發號」漁船的大伙兒；雖然今晚是歡送阿黃的惜別宴，也是這向海討生活的人，藉此要沉酒在海國酒鄉裡。阿金師傅大聲地喊着：「阿采：阿采：這酒菜都已齊備啦！你也忙累了，快上桌和我們大伙兒乾一杯吧？」

「來嘍，來嘍，這碗湯熱滾滾地，請讓着點。」她口裡嚷着，同時把海蛤湯端上桌來，隨着她就坐在阿福和阿財的中間。

阿黃端起酒杯向阿采敬酒，因為阿采不會喝酒，惹得阿福和阿財都站起來替她代喝。

「阿采姐：感謝你做了這麼多的菜，不過我一人向您敬酒，却站起來你們三個人，這一對三，我可是承擔不起啊！」阿黃打趣地說。

「好吧！你們都坐下，我們大家先來同乾一杯？」阿金師傅打着圓場，舉起了杯子，一口氣就先乾了。大家也隨着各自乾完了一杯，阿福把濃眉皺起說：「阿黃：你現在離開我們，那下次出海少了你這角色，隨

着問題就來啦！」

「是呀；」阿財接着應了一聲，使得這炙熱的場合，陡然把溫度沉降下來。

阿采心有成竹地問：「阿福，阿財；昨兒來了一箇外鄉人，他要找工作，不知你們願意雇用他嗎？」

「他會漁撈作業嗎？」阿金師傅插口反問一句。

「這我就不知道啦，我聽他說，好像是從牢裡剛假釋出來的。」

「啊！是箇犯人！」阿德下意識地訝異着。

「是箇犯人？」阿福，阿財似乎腦海裡打個轉兒，同聲重複這四個字。

「是箇犯人有什麼關係，只要他能正經地幹活就行。」不愛說話的阿許，他偶然地開啓金口。

阿金師傅點點頭，表示同意。接着阿福說：「阿采：煩請你通知他一下，明天中午到這兒來談談。」

「他是箇流浪漢，假若他明天來了，我會通知你們的。」阿采似乎覺着緊張焦急起來。

「甯明天啦！就在今晚談吧！」一個陌生男子闖了進來，他接口的回答，使大伙兒驚訝地凝神望着他。

「哼！說曹操，曹操就到；請坐下來談吧。」阿采意外驚喜地站起來讓開座位笑着說。

「對不住，我是路過這裡，看到你們這兒十分熱鬧，因此就闖了進來。」

「沒關係，請坐，請坐。」大伙兒同聲地說。

阿采趕忙拿來杯筷，這陌生人也爽快地坐了下來；阿福替他斟上酒，便以社交的口吻說：「做姓林，請教貴姓？聽說您要找工作是嗎？」

「啊！您是林老闆？失敬，失敬；做姓冬，冬天的冬，孤兒院長大的，從小就喜歡吃白菜，院媽媽就叫我冬菜，我想找份工作做，免得游手好閒的不務正業。」

「冬兄，我的漁船上，因為這位黃先生要離開，正缺少一位雜工兼燒飯的；不知您……？」

「成，成：這份工作我自信可以勝任，我想您也許聽說我是假釋剛出獄的，或者有點顧慮；不過我明兒去找個可靠的保人來，讓您放心，我再上船。」

人生就像一條船，社會就像是海洋；掌握命運的人生，也就是這條船掌握着潮來、潮往，離岸、靠岸的機會；雖然狂風暴雨的日子少，雨過天青的日子多；但船不靠岸頭，哪來的平安幸福？

第二天下午，冬菜帶來一位比他小上幾歲的青年商人，他衣著講究，談吐文雅；當阿福一見面，從腦海儲存

的形象中，剎那間不禁脫口的訝異：「啊！孫經理：冬兄是您的……？」

一張微笑的面孔，傳來親切的聲音，「林老闆：近來好嗎？您要問冬大哥和我的關係，我很率直地告訴您；冬大哥和我同是孤兒院長大的，他的為人爽直，只是濫交損友，如今受到牽累落泊；本來我是留他在我的公司幫忙，他卻想避開世俗，願到海上走走；現在冬大哥由我保證，請您放心；只不過他的損友會來找他，還請林老闆多費神注意。」

「孫經理：有您的一句話，我該把冬兄看成自家人一樣，我也向您保證，決不會虧待他。」

當冬菜上船工作的時候，大伙兒都喊他叫「阿冬」，同時也關懷着他，看他克服了暈船的痛苦；阿金師傅也收了這半路出家的徒弟，從此非常注意他的一切改變；像阿冬在回船靠岸的態度，有點兒畏縮不前，總是躲躲藏藏的，他不願意去魚市場，在人多的地方露面，好比蠶蛹自禁在絲繭裡一樣；當船靠岸的時候，阿福就讓阿冬回到他安排的住屋裡去；阿冬喜歡到阿采那兒走走，阿采由於最先介紹阿冬去工作，像是責任的驅使，對着阿冬的生活份外關懷，不時對阿冬發出敏感的詢問：「阿冬：你一個親人都沒有嗎？」

「是呀：我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那有什麼親人呢？」其實我早就想告訴你，我和你一樣孤零零地，也許我比你更覺着脆弱，好比黃連苦在心裡。」

「阿冬：你是箇男子漢，應該比我更堅強才對。」

「唉！人總是拗不過命運呀！」

「不，阿冬：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有勇氣改變命運才對；我想那天來的孫總理，也是孤兒院長大的，他卻比你堅強的多；以後就不要自怨自艾地啦。」

「好吧，我以後一切都聽你的好嗎？」

「那好哇！我是想你好好的第一步，就是少交那些爛朋友；再儲存點錢好防老。」

「對：對極啦！以後我若有錢，就存在你這裡，你願意替我保管嗎？」

阿采很自然地點了一點頭，從此阿冬把每月工錢按時交給阿采，阿采也把它轉存到銀行裡；日子久了，阿冬像是阿采的影子；只要回航，他就離不開阿采；有時他常和阿福與阿財起了一些小磨擦；但是阿冬單純的讓阿采作主，所以他一切都忍讓着。這年年底吃尾牙酒的時候，終究阿冬的火山爆發，他把酒潑在阿福的臉上，又打了阿財一下耳光；接着阿福和阿財向阿冬動武，幸好阿金師傅和阿許把他們拉開，可是惹得阿采哭了好幾天。

阿金師傅是箇和事佬，他拉攏着阿福、阿財和阿冬去出航撈魚，一場風波便告平息；只是阿采再也看不到她開朗地嘻笑，也使阿金師傅從內心的同情，進而要解決他們感情上的糾紛；就當大伙兒愉快，滿載歸航的時候，他繼續和阿德聊起他未講完的故事。

「阿德，你還記得那兩滴小姐嗎？」

「記得，記得；唉！兩滴小姐也真是傻，為什麼不另找個對象出嫁呢？却偏要和那山老大與海漢子混在一起，這樣以後沒有什麼好結果的。」阿德感慨地說。

「是嘍：不過現在有箇天上星星愛上了兩滴小姐，兩滴小姐也和星星很談得來，可是山老大和海漢子反倒不贊同，他倆總覺着星星是個流浪漢，每當夜深的藍天，滿佈着星星的踪影；同時兩滴小姐仍解不開她對山老大和海漢子的情結。」

「阿金師：你說他們最後的結局該是怎麼樣呢？」

「唉：很慘啦：很慘啦！」阿金師傳的喉門提得很高。

「阿金師：你不要說很慘嘛！我想他們的結局是很好。」

「你說說看，是怎樣的好法。」

「那雨滴小姐和星星結婚啦，山老大的病好啦，風婆娘也正經啦；海漢子不再咆哮啦，同時我們也天天有魚打啦。」

「哈哈……」阿金師傳張大嘴巴笑着。

這不說話的阿許瞪着眼向阿德斥聲：「真是小孩子氣，以你這樣輕鬆，那天下就太平了。」

阿冬根本沒有聽到阿金師傳所講的故事上半截，所以他只是莫名其妙地望着阿德、阿許和阿金師傳；同時阿福和阿財像印刻在心上的一些字。

「開發號」歸航快要靠岸的時候，阿福若有所悟地向阿冬說：「你下船去阿采家時，就向他求婚，你說我們都贊成你討她做老婆，可是你會給阿采終身幸福嗎？因為我和阿財對阿采就像自己的親妹妹一樣。」

「阿福哥：我會給她永遠幸福的，假若你們仍不相信我，我就去找孫經理再來一趟。」阿冬感激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他一口氣想說服阿福能夠相信他。

「阿冬：這是你自己的事，幹嘛要請孫經理來？我們大伙兒相信了你，但你要去向阿采求婚呀！必須要阿采親口答應你才行。」

「是是……」阿冬在應聲說着，小船已在靠岸；他搶先上了岸，通過港口，他就奔向阿采家去。

一一一

阿冬向阿采表達了求婚的意願，並沒有得到阿采的回響；相反地阿采冷冰冰的態度，顯出她內心十分遲重；像是等待一樁大事發生，或許她仍留戀在青梅竹馬的幻夢裡；甚至阿福，阿財，大伙兒都在為着阿冬幫腔撮合，但阿采祇笑着說：「等一等嘛。」

秋天裡的午陽，仍像大傘籠罩，炎熱的氣候，使人性情發毛；「開發號」小漁船，很早就去外海作業；也許要一兩天才會回航。阿采的理髮生意，午間比較清淡；偶而走進兩位戴墨鏡的顧客，一位要阿采修面與刮鬍子，一位則坐在旁邊的躺椅上，他們搭訕地問：「小姐：有個叫阿萊的男子，他來過這兒嗎？」

阿采心裡一怔，手中的剃刀慢了一下；她想阿冬的名字叫冬萊，不禁猶疑地反問：「兩位先生要找阿萊幹嘛？」

「我們是阿萊的朋友，你知道阿萊在那裡？」

「先生：你們的朋友是不是姓蔡的蔡？我們鄉裡有個蔡代表，你們是不是找她？」

「不是，我們要找的朋友是吃菜的菜，你見過他嗎？」

「這個阿萊先生倒沒見過。」阿采小心地打發過去。

這兩位不尋常的顧客，有意要糾纏着阿采，直到旁晚才悵然離去。

第三天阿冬回航來見阿采，阿采劈口就問：「你有兩位戴墨鏡的青年朋友嗎？」

阿冬愕了一下，便反問說：「阿采：他們來找你麻煩是吧？」

「麻煩倒是沒有，他們要找一個阿萊的，我想大概就是你吧？」

「阿采：以後不管什麼人來找阿萊，都回他個『不知道』，更不要說出我在船上打工；你知道嗎？」

「知道啦；鬼鬼祟祟地；」阿采白了阿冬一眼。

「阿采：你千萬要小心啊！不要讓我給你添上麻煩，你知道嗎？」

「知道啦；你還要說上幾遍？」

日子像飛輪般轉逝，阿黃已經去遠洋漁船一年多，這次他回航休假，帶些外國產品送給阿金師傅，阿福和阿采等人；大伙兒少不了晚餐又在阿采家裡，圍上一桌，乾上幾杯；同時阿黃也把他所到的國外地方，描述一番，於是大家興高采烈地暢談痛飲。

阿冬在早前歡送阿黃的時候，已經見過阿黃，所以這次兩人談的更是投緣，於是在阿福和阿財的慫恿下，兩人連乾了三大杯；正是大伙兒情緒愉快萬分的時候，阿采的店門外闖進了三個外碼頭的人；三個人都是罩着墨色眼鏡，一個是西裝革履，手提皮包的中年男子；另兩個青年是阿采曾經見過的顧客，所以面熟；她便向阿冬示意，阿冬急忙要想迴避，可是對方已經走到餐桌的附近。

「阿萊大哥：好久不見，您真是得意啊！」穿着牛仔裝的墨鏡青年首先打招呼地說：

「大毛：你們到這裡來作什麼？」阿冬不得不站起身來應付地問：

「我們帶洪老闆來見您，向您找放洋的路子，少不得您分五成怎樣？」

「大毛；阿三：你們兄弟倆聽着；我已不做你們的大哥了，只想規規矩矩的過生活，請你們即刻出去，以後別來煩我。」

「嘿！大哥：你說的倒很輕鬆，你不想幹這筆買賣，我們倒想撈一筆過生活呢！」另一個戴墨鏡的青年叫阿三開了口：

阿福即時站起身來，大聲的質問：「你們到底想幹些什麼？」

「林老闆：我們想買你的船，或是你把船租給我們也可以；」姓洪的中年男子開門見山地說：

「洪先生。林先生不是老闆，他沒有船。」阿冬搶口代答着。

「哼！你別想瞞我，我們早就打聽的一清二楚；最初我們總以為你會和我們合作，不想你倒替他們說起話來；真是敬酒不喫，喫罰酒。」

這時大伙兒都站了起來，阿采更是走近他們，她大聲警告地說：「你們要是不講理，我就要去叫警察來嘍！」

姓洪的忙從西裝口袋裡掏出了一把掌心雷的小手槍，他對着眾人晃一晃說：「你們誰敢動一下，我就要誰好看。」

大毛也掏出了掌心雷指對着阿福。阿三則掏出一把鋒利的藍波刀，對着阿采的臉孔上，他威脅作態地說：「你要不安份，我也要你看。」

阿冬急忙挺身走出，他面對那姓洪的表示：「洪先生。你們既然冲着我不該為難他們，如果要有話說，我就跟你們出去談談。」

「阿采。你說這話已經太遲了，現在我們是直接向林老闆買船或租船，只是去香港外海走一趟；甯你插手，何況我們已亮出傢伙來，沒有什麼好談的。」

「洪先生。你知道不論買船或租船，都是要有大把鈔票的；而且要現金交易才行。」阿冬扭着腰擺出老江湖的姿態；他像是胸有成竹地說：

「阿采。你瞧這裡。」姓洪的把掌心雷收回口袋裡，然後打開皮箱蓋略亮一下，他很驕傲的說：

「好吧。你既然要買船，就把箱子放下來，我跟你到港口交船去。」

「不；我們必須到了船上，再把箱子交給你們。」

「這樣也好，我跟你們去，只要你們不為難他們，說什麼都好；大毛。阿三。你倆也同意這樣做嗎？」

大毛和阿三似乎想起槍和刀，以表示同意阿采的作法。

「大毛。阿三。你們別信阿采的鬼話，也許他在耍花招，我們要押着這大塊頭林老闆去開船，另外要這娘兒們做人質；」姓洪的又掏出掌心雷作勢地說：

「洪先生。你認為這樣可以如願以償嗎？你要知道船在港口碼頭，那兒還有海防哨兵呢？而林老闆願意開船嗎？」

「哼！我的船不租也不賣，誰願意替他們開船。」阿福氣沖沖地說。

「哼！你要是不去開船，我就要你的命；」大毛把掌心雷對準阿福腦袋，一時狠了起來，而姓洪的却以掌心雷對着阿冬陰笑。

「阿福哥。您要穩住點，這事由我引起來的，我想此時您的船，是賣？是租？請您讓我作個主，保您不喫虧。」

。阿冬轉頭向阿福情急地說。

「哼！」阿福向阿冬瞪着眼，卻從鼻孔裡冲出一聲怒氣。

「阿福。關於船的事，您要讓阿冬作個主，千萬不要衝動；」阿金師傅叮嚀着阿福，他的語氣沉重有力。

阿冬雖然面對槍口的威脅，他似乎已把他的一條命豁了出去；所以神情自若地說：「有了，有了，有了，阿金師。請您替他們開始，您願意陪我走這趟黑路嗎？」

阿金師傅點點頭，這阿福人等看到阿金師傅出了面，自然放下心來，所以大伙兒一聲不發地任憑擺佈了。

姓洪的猶疑裡向阿金師傅撇了一撇嘴，對着阿冬詢問：「阿萊，他是誰？他會開船嗎？」

「會，會：阿金師已在船上幾十年了，他是我們的師傅，當然會開船嘍。」

「阿萊：你該不會搞什麼花樣吧？」

「不會，不會；人總是向高處爬，水總是向低處流嘛，既然有大把鈔票賺，何樂而不為呢？不過這趟黑路錢實在是不好賺的，說不定就要賠上老本呢？」

「你少囉囉蘇蘇地。」姓洪的像是犯了他的大忌：厲聲斥責着阿冬。

阿冬早把心橫下了，所以沒有把姓洪的放在眼裡；他依然對着大毛和阿三，提出警告地說：「我說大毛。阿三呀：人生老走這黑路，我覺着怕怕地？你倆感覺如何？」

「你少廢話；大毛：阿三，把手銬給他們聯着銬上，再鎖在桌檯上，我們就準備走吧！」姓洪的控了阿冬一句白，接着他命令大毛和阿三，依照預定的計劃行事；於是大毛和阿三把阿福等人銬牢。

這時阿冬和阿金師傅走了出來，阿財似乎要說些什麼？却被阿金師傅向他瞅了一眼，他就閉口沒說；而姓洪的和火毛押着他倆走出門外。阿三警告了阿福等人，便熄了屋裡的燈，又關鎖了大門，隨着跟在後面。

阿冬慢步回頭向姓洪的低聲問着：「洪先生，您這趟要到香港海面，做些什麼買賣？」

姓洪的跟着上來，兩人並肩慢步，他輕聲地向阿冬說：「阿萊：不瞞你說，這一趟去香港海面是接連一批槍支；若是回台灣交易有搞頭，除了船錢，另外再給你分紅，只要你真心的；僅此一趟就夠你喫上一輩子，以後甭在這小船上混啦。」

「是的：我會盡心盡力的。」

四

夜晚疏星伴昏月，他們高一脚，低一脚走向港口碼頭；遠眺海上一片幽黯，浪潮劈拍着海岸；港口高處的碉堡中燈火通明；碼頭的岸邊燈火，有人忙着修船；阿冬故意停步向姓洪的說：「前面就是碼頭，我想請這位阿金

師先行上船，加滿油料，準備好了；我們等會再上船，然後熄燈偷着開船，躍出港口。」

「我們能躍出這港口嗎？」

「啊！那要看我們的運氣啦？按照規定，我們非得經過港口登記不得出海；但是我們根本不能登記，所以只有冒險一試；說不定我們的運氣好，會萬事如意的；不過你們一定要依照我的話去做。」

姓洪的這時乖巧起來，他連忙點頭說：「當然！」

阿金師傅雖然是討海大半輩子，但在人海裡打滾已經是花甲週年了；他對阿冬在船上已混了一年多，深知阿冬已了悟人生，相信他是個歹仔回頭金不換。他想這次阿冬為了大伙兒的安全，不惜豁出自己的一條命；以求擺脫這三個惡徒，卻設下這一場無法實現的危險佈局；因為阿冬分明知道近海作業，船上的油料，甚至食物和水，都是要在前一天補充準備完好，才能順利出海的；何況要較遠航程的香港海面，縱然是港口出入口放行，這臨時啓航，缺少油料，食物和水；難道要以魔術變幻得來不成。所以阿金師傅聽信着阿冬的安排，他獨自先行上了小船，心中不斷擔憂阿冬如何對付得了這三個帶刀槍的流氓。

姓洪的和大毛，阿三；總以為小船去香港，不過幾小時的往返航程，說不定天亮以前就會趕回台灣；所以他們只是緊迫釘人的威脅着阿冬快些設法出海，而阿冬也就將計就計；他要求着大毛和阿三後一步再上船，於是他和姓洪的先行悄悄地走上碼頭；正當他倆跨大步躍登小船的時機，阿冬乘着姓洪的猝不及防，他撤身後轉一抬腿把姓洪的踢下海去；驟然海水撲咚地響聲，驚動了隨後跟來的大毛和阿三，大毛用手槍抵着阿冬責問：「阿萊，你把洪先生……？」

阿金師傅注意到阿冬的開始行動，他恐怕阿冬會遭遇到大毛和阿三的毒手，便急着大叫起來：「有強盜哇！有強盜哇！」。即時哨兵揮過電筒長射的燈光，奔來幾個人影。

這時阿冬面對着大毛和阿三，他挺身無恐的解說着：「大毛·阿三：老洪已被我踢下海去，過去我被朋友牽累已坐了兩年牢；現在只想做這討海工作，假若你倆還有良心的話，請你倆不要來打擾我，現在就做掉我。」

「大毛·阿萊哥過去對我們很好，而且老洪是個大騙子；他那箱全都是假鈔，我們快些走吧！」阿三說着就拉了大毛奔向暗處，也急忙逃離遠去。

阿冬似感激地高聲叮嚀着：「大毛·阿三：謝謝你們：如果你倆想過這討海生活，就來找我，我會幫助你們的。」

當大毛和阿三的人影很快消失後，只看那姓洪的在海面上不斷掙扎，同時幾個士兵荷槍趕了過來，他們把姓洪的打撈上岸，接着解送這姓洪的到了這小村鎮的警察派出所，於是這一場劫匪虛驚落幕，却又協助了法院抓到在逃的通緝犯姓洪的。

幾天後，阿金師傅笑着對阿采說：「現在你該和阿冬結婚了吧？」

阿采羞澀地回答：「我就是等待他這麼一天，以後該不會再有爛朋友來找他吧？」

阿冬在一旁帶着歉意的表情，且誠懇地說：「嗯：阿采：我不騙你，昨兒那大毛和阿三又打電話來；……」

「怎麼？他倆又要來找麻煩是嗎？」

「不！不！……他倆已向法院自首，聽說那姓洪的要判處無期徒刑，他倆因悔悟自首，被判處緩刑假釋，等開釋後，他倆想過討海生活，所以……。」

「阿冬：你總是會找我們的麻煩：」阿采驕嗔地指責。

「不！這不是麻煩；祇要那大毛和阿三願意改過自新，我們可以幫他倆找工作，這也是一樁好事：」阿福插口說。

「阿采：對不起，我非常感激您們，也向您賠個禮：」阿冬說着就向阿采深深地一鞠躬，惹的大伙兒全都笑了。

大喜的日子，阿冬和阿采行了結婚禮，又雙雙拜了阿金師傅做義父，願意奉養阿金師傅到老，阿金師傅也願要加強傳授給阿冬的討海本領，讓阿冬能真正做一個討海人。

婚後的第三天，小船又是出海作業；這一次他們是到台灣最南端鵝鑾鼻海面下網。秋冬季節，除了晝短夜長的變化，氣候依然炎熱；大伙兒乘著黎明的黑暗下網，天亮前佈網完畢，直到太陽升起的時候，網纜開始有了消息；阿福首先嚷着說：「我感到有大批的魚兒上網啦！」

阿福摸着網纜暗自歡喜，阿許忙着詢問：「阿福：你是要拉纜收網是嗎？」

阿德卻在一旁代答地說：「阿許叔，魚剛上網，怎麼您就想急着收網呢？」

這阿許耳孔塞着小耳機，只看阿福沒有點頭，也就不急收網；但也沒有聽到阿德說些什麼？

海上晴空照耀，偶而微風掀起二級浪頭；把小船上下地顛簸着，阿冬忙着把放魚艙裡的碎冰收拾一下，又取出許多小木箱準備裝魚，順便向阿德問着：「你怎麼知道有魚上網呢？」

「阿冬叔：我憑着眼睛看，耳朵聽呀！」

「那我看海面和平常一樣，耳朵聽的是浪頂船的聲音；沒有什麼魚兒上網的樣子，你在亂嚷吧？」

「唉！阿冬叔：你還是外行人呀，學了快兩年嘍：連個魚上網都不懂：哈哈……。」

「阿德：你又沒有禮貌啦：」阿福斥責一聲，又轉頭向阿冬笑着說：「阿冬：這次很快就有了大魚上網，可不是你這新郎官帶來的喜訊啊！」

「阿冬叔：對不起，剛才我不應該取笑您；因為您還是新郎官呢！」

「哼！人小鬼大，總是想冒充內行：」阿金師傅打從心眼裡就喜歡阿德，所以脫口帶着讚賞的指責他。

「嗯！阿金師：這都是您教我的呀：難道現在魚沒上網嗎？」

阿金師傅把魚上網的情況，正在告訴阿冬的時候，驀地海面上冒出一股十數丈的浪花，小船被沖上高空，接着網纜的滑輪轉放不停，纜繩不斷放入海中，小船似搖籃般震盪。

「阿許：快些把那滑輪刹住，再不然就設法收網。」阿福高聲喊着。

「阿福：這股力量太大啦：不但纜網收不起來，連滑輪也刹不住了。」阿許拼命地拉着總纜繩，他的汗珠直滴；阿冬也從旁幫着拉。

小船從搖籃的震盪，直到鞦韆似的飄騰；隨着顛頭的浪頭，拋向半空中，又跌落到萬丈深淵的渦底。阿福大喊着：「阿金師：阿金師！」

阿金師傅這時已注意着纜繩，他急忙命令阿許和阿冬說：「你倆快些放手，不然就會被纜繩把你倆拖下怒濤裡！」

阿許把兩隻流血的手放開，阿冬臉色蒼白的喘着氣；阿福和阿金師傅站在滑輪旁，眼看着纜繩就要被放完了。

晴天大太陽的午晝，浩渺汪洋的大海；一葉孤舟正掙扎在萬盆四傾的洶濤裡，加上霹靂般的巨響，使人駭戰心驚，雖然這是討海的人司空見慣；但是阿金師傅覺得有些怪異。

「阿德：阿德：快伏下身了。」阿金師傅連聲叫着。

「阿金師：那海面的浪頭高，我有時已看不清楚了。」

「孩子：別再看啦！這是我數十年來的第二遭；第一遭差點兒被海漢子踩在他的腳底下，永遠起不來啦！」這時海水沖進機房，阿財慌張地問：「阿金師：難道我們遇上喫人的鯊魚群了嗎？」

「阿財：也許比這個還糟，你快把機房門關好，把引擎暫時熄了火，讓船隨着網纜漂流一陣再說。」小船在怒濤裡搏鬥，滑輪已放完纜繩被拖拉着「吱吱」怪叫，大伙兒遭遇了狂瀾的掩埋，再也分不清晴空與浪幕。

「阿金師：是不是風婆娘又來攪和海漢子嘍！」阿德提出疑問：「孩子：你要伏下身，抓牢艦艙，這次不關風婆娘的事，那是……」

阿金師傅話沒說完的當兒，卻聽阿德大叫起來：「哦！哦！阿金師：我看到一個大怪物被纏在網裡，牠鼓足浪頭冒上來嘍！另外還有兩個大怪物在一旁煽動助威。」

「孩子：你看那浪頭上有水花氣泡嗎？」

「有，有……。」

「唉！糟了！糟了！阿冬快把斧頭和彎刀拿給我與阿福！」阿金師傅也驚慌起來。

「阿金師：難道是鯨魚群嗎？」阿福驚訝地喊問。

「是的。快把網纜割斷它。」

阿德又尖叫地喊着：「哦呀！大怪物又升起來啦！阿金師：你說是鯨魚，我就要用又插了。」

「阿德：你不能插，在我們未把纜繩割斷以前，你若激怒了牠，牠就會把我們捲進海漢子的脚下，那……」

「阿金師：你要割的纜繩，已把船頭纏了數十匝，你想砍也砍不斷，割也割不完的；而您不是教我學插鯨魚的嗎？現在我不能失掉這大好機會，非要插牠一下不可。」

「阿德：阿德；」阿金師傅嘶吼地想阻止阿德的妄動。

這時阿德却像瘋狂似的喊了一聲，「阿金師：我的飛叉已插向那大怪物了！」

頓時天翻地覆的浪頭，小船在波浪中毫不自主的被盤旋了好幾轉；於是纜繩由船頭鬆開，又繞纏小船好幾圈；大伙兒覺着頭昏目眩，阿德却昏倒不省人事；阿金師傅連忙把他抱進儲魚艙裡，同時他喊着：「阿福：阿許：阿冬：我們快把這艙裡的小木箱和碎冰块拋出船外。暫時坐進艙裡避一會吧；」

午後太陽轉西，鯨魚掙扎疲倦了，浪頭漸漸地平和下來，網裡的氣泡水花仍然噴出海面；阿福急着詢問：「阿金師：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唉！我們暫時馴服了這幾頭老和小的灰鯨，不過牠們的耐性是有限地，我們趕快設法吧。」阿金師傅說着，又向機房的窗邊喊說：「阿財：你快些把引擎輕輕地發動，向右舷三轉，朝東北航行；要漸漸地加速，駛向距這兒不遠的七星三號沙灘。」

「阿金師：我們駛到那兒，又該怎麼辦呢？」

「阿福：你放心；那兒正是退潮；我們搶潮上灘，把這小灰鯨擱淺在沙灘上，然後再作處理。」

小船發動後全速地駛航，而網裏的小灰鯨像似打盹，有時驚醒掀起幾番浪頭；另有着兩頭老灰鯨尾隨船後噴出兩股水柱；阿德驟然甦醒過來，他一睜眼就問：「阿金師：我插到那大怪物了嗎？」

「阿德：你要是插到那大怪物，我們早就翻到海漢子的腳底下嘍！你站起來看看船尾後面的兩頭老怪物，還尾隨着監視我們和牠的孩子呢！」

「哇！」阿德站起來探頭向船尾張望，他驚愕地喊着。

時光隨着夕陽西斜而溜走，小船已平安地搶上了沙灘；小灰鯨半露出身子在水面上，展示牠龐大的驕傲；兩條老灰鯨在外海焦急地巡弋着，牠們決不放棄牠們的孩子。

大伙兒在驚滔駭浪裡拼鬥了一整天，眼看夕陽籠罩下，小船和小灰鯨都擱淺在沙灘上。

「阿福：我拼了大半輩子，才打到了這條大魚；你們更是難得的幸運，假若把牠即時支解賣給市上，真是一筆出人意外的橫財，竟落在我們的身上。」

「阿金師：我們現在要當着這兩頭老灰鯨的眼簾，把牠們的孩子分屍支解嗎？」阿德提出這異議的反問。

大伙兒沒有一個人呵上一口氣，說上一聲「要」字；只是沉默凝視着這頭小灰鯨；同時內心咕叨着：「牠該怎麼辦？」

這時阿冬突然在內心一把仁慈的火炬明亮起來，他爽直地脫口徵詢說：「阿金師：阿福哥：天快黑了，我們不如把牠放掉，讓老灰鯨帶着牠的孩子回歸大海去吧？而我們也好安心地駛着空船回家：這樣你們贊成不？」

阿金師傳眼望着老灰鯨很自然地點點頭，大伙兒也不約而同地急着把網兒解開，又合力地把小灰鯨推向大海去，他們目送着這做爸媽的兩頭老灰鯨，帶着牠們的孩子擺尾道別，又噴出感激的水柱，緩緩地在大海中消失。

深夜，小船空載靠港，大伙兒更愉快地在阿采家裡喝起酒來；大家談論着這次出海的驚險刺激，而終於馴服了小灰鯨，又放走了小灰鯨，使內心嚐到不可言喻的平和，明亮，愉快的滋味。同時阿冬更大聲地說：「我好像

是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這大海給予我的新生命是太有意義了。」

——以上用平實無華的筆語，敘述這台灣推行民主解嚴後，一箇江湖失落自己的浪子，終於在大海中找回了自己，更獲得了新生命；但願：「湖海憶悠悠，浪子早回頭。」并向近年來遭遇劫持被殺害的：如陸正等無辜的孩子和婦女們，致靜默悼念。

最後報告

短篇小說佳作 張寧靜

張寧靜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九日生

河北省人

作品

散文「金色的黎明」等共七冊

論文「法國華僑概況」一冊

童話「新西遊記」等共七冊

我決定組隊探測尖島的消息，在學校中傳聞之後，第一個衝進我辦公室裡的，竟是陳沅。陳沅是我的學生，現在是我的助教。因為多年相處，我對她了解的很深。她似乎有一種牛脾氣，總是喜歡向前衝，完全不顧後果。當然，我不是指她的才能，如果她的才能不及，我也不會在眾多的合格人中，挑我做我的助手了；我指的是她的身體，她是否能支持艱苦的尖島之行？支持多久？

自我看見陳沅的時候，她的身體，就不怎麼好。那時候她剛來巴黎，在我任教的大學裡就讀地質系，我正是她的教授。當時我很吃驚，看來她像滿身大病，既瘦又弱，很可能禁不住一陣大風。我不知道像她那麼體弱的人，為什麼偏偏挑上地質系，因為地質系是所有科系中最艱苦的一科，有些課本不是寫在書上，而是深山大澤、不毛荒島、冰雪極地……這種地方，就是身體正常的人，有時候也吃不消，何況她？

但是，這是陳沅的興趣，又是她自己的選擇，我不能替她決定，我所能做的，除了把我的知識傳授給她外，就是多一份關注。我覺得她太需要我的關注了，我怕她支持不住，突然倒下或是半途而廢。當然，不可否認的，我還有一種偏心，因為在這個大學裡，我跟她都是極少數的外國人，大家都是「少數」，何況我們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而我又是她的教授，我怎能不偏心？

我的偏心，她當然能夠感覺出來。每次野外實地調查的時候，我都把最輕的工作分配給她，對她的指導，也較別人為多。但她似乎並不感激，有時候她還向我抗議，說我對其他人不太公平。我知道她的抗議是善意的，我

常一笑置之。久而久之，她也視我的「不公」為正常了，她默默做她份內的事。

就算我這樣呵護她，她仍三天兩頭的生病。陳沅自己對同學說，她選上地質系，除了是興趣外，還想把身體練好。但我看得出來，起碼她的第二個心願沒有達到，因為她的身體非但不見健康，似乎更差了，自她離婚之後，身體更一路倒向下坡。

像這樣的一個人，適合去尖島嗎？

「陳沅，」我說：「你知道尖島在什麼地方嗎？」

「在挪威。」

「在挪威的什麼地方？」

「在北極圈裡，北緯最……」

「那你不該去，」我打斷她的話說：「那裡冰天雪地，夏天的氣溫常在攝氏零下二十度，而且方圓兩百里之內，除了我們，沒有人類活動，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荒涼的地方之一……」

「但那裡保有世界上最原始的地貌。」她也打斷我的話說。

「我轉彎抹角，就是想告訴你一個事實。」我正面對着她，不再掩藏我的感覺了：「那個地方極不適合你，對你是無益的。」

「教授，你又偏心了？」陳沅搶在我的話尾之後，立刻接着說：「我知道你對我的關心，你是善意的。但我相信我支持得住，我不會拖累你的調查計劃；我也不會替你添麻煩，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尖島是一個好地方，它對我的誘惑太大了，教授，我求你……」

「但你……」

「是的，我的身體，一直都不夠堅強。」陳沅搶着說：「可是你也有責任，你一直認為我是一隻溫室裡的花，需要保護。可是溫室裡的花，總有一天，總有一天要面對溫室外的寒風的。你想叫我不夭折，就請給我這個機會吧……」

我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只有接受她的申請了。

十幾億年來，人類踏上尖島的紀錄，次數不多。一來因為它的地理環境，非常偏僻，在交通上先天不足；二來也是因為挪威政府，刻意保護，所以它才能有完整的原始面貌。這種情形，對學地質的人說，當然是很大的誘惑，我無法阻止陳沅，也就是這個道理。

籌備工作在密鑼緊鼓中進行，出發的日期一天天近了。因為籌備工作的瑣繁，陳沅的臉也就一天天的蒼白。就在出發前兩天，跟陳沅是鄰居的克麗亞突然告訴我說：

「報告教授，陳沅病了！」

「啊！」我驚叫一聲。

我趕快去看她，發現她正高燒，可能還不是小病。在這出發之前的密鑼緊鼓中，這不是好消息。不過，這種情形，我多多少少已有預感了。

「教授，真對不起，還害你來看我。」陳沅說。

我除了叫她安心養病外，沒有別的可說。

「但我一定會好起來的，我一定會隨隊出發！」陳沅堅決的說。

「你還是安心養病吧，不要再想尖島！」我還是只能如此安慰。

依我的計劃，我們先飛去奧斯陸，在奧斯陸補充乾糧後，北上挪威的一個小港，由那裡乘船去尖島。我們雖然儘力摒簡了行囊，但還是笨重的好像飛機都載不動。陳沅生病，我既喜又憂。喜的是她終於不能來了；憂的是她的身體，假如一直那麼下去，怎麼得了？但，奇蹟似的，飛機在巴黎起飛的時候，她竟來了，而且，好像病已癒了。她臉上展現的笑容，是我從沒見過的，很美。

「教授，想不到吧？我終於在最後一刻趕上飛機了！」她說。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已對尖島有一些了解，我知道它大略的地形，也知道它的寒冷，但因為去過的人少，所以我的資料很不完善。等我踏上尖島後，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也許地形的怪已在我的認知裡，但氣候的變化，都是我們不知道的，它可以在一日之間，歷經春夏秋冬四季，變幻之快，大出意料之外。

我們到達尖島的時刻，是在凌晨的四時，但天早已大亮了。極地的緯度，因為較高，在夏日裡，白晝的時間特別長。我刻意挑選這個季節，一來因為氣候較暖，二來也就因為它的白晝長，這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有利。

尖島為一略似長方型的島。我們因為人員與物力，無法對全島做一調查，所以僅限於南部一角，但，那也很夠了。我必須將我的調查隊分做四組，各涵蓋一部份，如此才可併出一個南部地區。我為了「偏心」，分配給陳沅的任務，是總管我們的糧秣。這是一個瑣碎的工作，但沒有實地調查那麼辛苦，不過她也無需整天悶在帳篷中數計糧秣的支配，在空閒裡，她可以任意支援任何一組。因此她比其他的人員都有自由，她是唯一可涵蓋四個區域的人。

「教授，你偏心偏得那些洋學生啣啣叫呀！」她笑着對我說。

那些洋學生倒沒叫，因為他們的面積夠大，他們所擔心的，應該是在限定的時間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這不容易，所以沒有叫的時間。

我們安頓好帳篷，已經過午了。晨間時下過一陣微微的雪，攝氏零下二十幾的天氣，到了中午，雪已融了，溫度也只升了十度，氣溫仍在零度以下，想見入夜之後的氣溫，將是什麼情形。為了安全，我嚴格訂定了作息時

間，不准有例外。現在我們就齊集在帳篷前，聽我的一些臨時補充規定。

「教授，你不要把我們當成小孩子呀，」陳沅又半開玩笑的叫了起來：「我們會謹慎從事的！」

陳沅，這個年齡已經不小，但還有小孩子的脾氣的人，當她心裡不願意的時候，她不會跟人爭的面紅耳赤，她用的就是這個方法。可是，對我來說，有些話雖是老生常談，也不能不談，什麼事都是安全第一，在這荒涼的極地，可說呼天不應、呼地不應，我不願見到任何意外。

四個小組，利用下午的時間，將他們的四個區域，各自大約的測覽了一下。兩個組調查濱海區域，一個組調查內陸，另一個組，調查冰河。

冰河是自然界的奇觀，它雄渾、壯闊、凌厲而又美麗，但它潛在的危險也最多。絕大多數的時候，我們不知它潛在的危險在那裡，可是一旦來臨，沒有快捷的應變，就可能一去不返了，生死之間，也許只有一秒鐘的時間，可供快擇。

對付這種危險，我派了最有經驗的克里與齊莫亞，他們都有探測冰河的經驗。

許多人以為，冰河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冰塊組成，它的表面，犬牙交錯，散佈着看來似有規律的溝與槽。但對一個地質人來說，這些表面現象，唬不住他，冰河實際上是由一整個大冰塊做成，而且由於加大、膨脹，或它本身的重力，造成了一種移動現象。在移動中，由於冰塊所處的位置不同，有些移動的快些，有些移動的慢些，所以整個大冰塊崩裂了。我們在表面上看到的那些交錯的溝槽，就是斷裂的痕跡。

冰河向下流瀉的速度，每年大約由幾公尺到十餘公尺，算是很慢。但破壞力很大，有些現今已「死」去的冰河，我們看到它走過的痕跡，整個「河流」，不論多麼堅硬的石床，都被它刮得光滑溜溜，比用機器打磨還光滑。

冰河的「深」度，也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有些冰河只有十幾公尺，有些冰河却可能有幾百公尺。而且，因為地理環境不同，同一條冰河，很可能有些地方只深十尺，幾步之遙的地方，就深數十公尺了。來自冰河潛藏的危險，就是那些崩裂的溝槽有些很明顯，有些完全看不見，而溝槽的深度，有些幾公尺，有些數百公尺，而且絕大多數都很細小，一旦不小心陷了下去，因為空間狹小，幾乎沒有什麼營救的好辦法。

冰河是地質的奇詭，雖然危險，沒有人願放棄它。我自然也不例外，我要在冰河與冰河附近的地質上，找到最原始的古地質資料，所以我嚴命負責的人，注意安全，而且我在地圖上畫好了詳細區域，不可因為貪功或受到什麼誘惑，超出工作區域之外。這是消極預防，以便有意外時我可迅速營救。

在冰河上工作，通常最少需要兩個人。兩個人之間，有一條長約二十餘或五十公尺的繩帶，萬一有一個人不小心掉進冰溝裡，他下墜的重量，必會拉動另一個人。這個人的反應就很重要了，他必須在短短的一秒鐘內，迅速的用冰斧固定自己的身體，否則他也只好跟着下墜下去，那麼兩個人都完蛋。如果成功，他除了救自己外，另

一個人還有營救的機會。但在那種千鈞一髮之際，因為事起突然，走在後面的人，常常無法用冰斧固定自己。可是他也不能叫自己被下墜的人拖了下去。另一的辦法，就是按下鬆繩的開關，眼含着淚，默默的把同伴送上死路——這是最不得已的，也是最難過的。

克克里與齊莫亞，走在冰河前端，另外又挑了兩個新手，這四個人，用一根繩子串了起來，應該是很安全的，因此我也放心了。

工作進展很順利，一個星期後，負責調查濱海地區的兩組與伸向內陸的一組，都有很大的進展。眼看著他們在計劃的日子之前，就可完成全部工作。只有探向冰河的一組，落後計劃很多，因為他們遭遇了困難的地形，比較難克服。

陳沅遊走於三組之間，倒也如魚得水。我奇怪的却是，她非但沒有為尖島惡劣的氣候病倒，反倒容光煥發，好像她的病，已霍然癒好了。

「陳沅，你好像換了一個人。」我說。

「是嗎？那是尖島的地質，太吸引人了，我不得不打起精神。」

她說的也是，尖島在一般人眼中雖是一個荒島，不屑看它一眼，但在地質學家眼中，它却是一大块寶石，到處都有發掘不完的東西。不過我們難應付的還是它的氣候，它自早晨的零下二十幾度，到中午的零下十度，又到入夜的零下三十度，其間可能還挾着不知道何時來的暴風雪、呼嘯的北極風……一日數變，沒辦法預料！

依據約定，下午七點，是我們收工的時候，各小組的工作，不論是否已經完成當日指定的任務，都要在這個時候歸營，絕對不能遲過這個時候。我嚴厲的執行這一個規定，着眼亦是安全，因為我不能以目力看及所有小組的工作區域，而我們依着挪威政府的規定，除了只有與挪威的一座電台外，自己本身沒有橫的連繫。凡是越時未歸，即意味着那個小組可能遇到意外了。

「報告教授，第四組未歸！」陳沅說。

「啊！」我驚叫了一聲，是他們出了麻煩嗎？我極目的向第四組工作的冰河區域望過去，隱隱約約的，我能看見冰河，但我看不見工作的人。我們之間的距離，雖不算遠，也不很近。

「陳沅，叫抗可拉與葉利萊來，另外備些乾糧，」我說，「我要過去看一看。」

「教授，還有我。」

「你？」我吃了一驚：「陳沅，那是冰河，」我指着那條在下午七點依然陽光燦爛下皚皚白光的冰河說：「你吃得消嗎？還是不要去吧！」

陳沅那裡肯聽？她背上一個乾糧袋，又替我背一份，她自願的先出發了。

「陳沅，危險！」我說。

「但我一定要去！」她回頭說。
我有什麼辦法？我只好答應了。

我們紮營的地方，距離海岸綫，不算太近，也不算太遠，太近怕突然的漲潮，把我們沖入大海，太遠又怕自尋煩惱，因為這裡的海岸綫不是沙灘，而是一個個比足球還大的卵石，我們必需一脚高一脚低的踩在這些亂石上。走過這一片石原，才能到達目標，而這是很費體力的。紮營又不能離海太遠，否則那些難走的石原路，就更長了。

若到冰河去，非但要攀上一座小山，先還得走完這段石原，費力自是當然的。

下午七點，但因為北極圈內的白晝，特別長些，所以仍亮如中午，不過，究竟是下午了，下午的氣象起了激烈的變化，剎那間，烏雲密佈，大雪似要來了。

「陳沅，你快回去！」我說。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大雪已紛飛而下，從烏雲聚集，到大雪飄落，好像不過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尖島氣候的變化，就是那麼莫測。

「教授；咱們的俗話說：『下雪天，留客天』，不論我現在向前走，或是即刻向後轉，都同樣危險，看來我是非跟定你不可了。」

我只好認了，因為在大雪中叫她獨自回程，實在比叫她跟我走還更危險。

尖島的大雪，加上勁風，似乎不是飄落下來的，而是橫着掃過來的。雪打在臉上，隱隱作痛，好在它來的疾去的也疾，不一會兒，太陽已經出來了。我回頭望，我們的來路、去路，以及我們紮營的地方，都是白的，而且白的很徹底，似乎除了白外，沒有別的。

我心念着第四組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對這美麗的白，完全沒有欣賞的心情，可是，經過這麼一場大雪之後，我的目標，原是很清楚的，現在却有點模糊起來，因為雪把冰河蓋進了，我只看見雪堆起的嵯峨，不見冰河。

「教授，我先行。」陳沅說。

「不，叫允可拉帶路，他有經驗！」

「他是我的學生，我該先行。」陳沅不由分辯的，取得第一人的位置。我自愧年老，體力不及他們，只好排在第四。

又是石頭、又是雪、更增加了拔跡的艱苦。我們費了兩小時，才隱隱的看到第四組，原來他們真的有困難了，我們在一大片白色的雪野裡，終於看見兩個艷紅的顏色，那是他們的衣服——第三及第四呢？他們應該有四個人。

又費了一個小時接近，太陽仍亮的如中午。

「教授，克克里與齊莫亞掉到冰溝裡去了！」當我們接近，我聽見凱凡說。他是第四組的第三人。

「有危險嗎？」

「暫時沒有，」凱凡說：「但我們不知怎麼把他們救上來。」

「讓我想辦法。」我說。

等我們接近，我才知道一切情形，克克里首先掉了下去，齊莫亞的冰斧，一度固定住了，但又迅速的滑脫了，所以齊莫亞也掉了下去。幸虧第三與第四個人的反應夠快，也因為有一塊突出來的巨冰，及時的阻擋他們，所以他們兩人才沒有跟着一同墜下。

克克里在墜下時，可能頭部與冰相撞，仍在昏迷。齊莫亞的一條手臂，可能骨折。他們兩人都倒吊在冰溝裡，要營救的辦法不是沒有，但太困難了，因為合我們六人之力，要想把墜入冰溝裡的兩個人拉上來，是很困難的，何況他們都已受傷了呢？

「我去！」陳沅說。

她知道我會反對的，但她不等我反對，就展開行動了：她用另一根繩子，慢慢的把自己一呎一呎的放下，亢可拉負責在上面操作繩索。

我知道，她想把他們兩人，分別一個個救上來。

這樣的救援，本是登山技術的一種，不是地質系專長，不過因為興趣，許多地質系的學生，也是登山好手。沒想到身體不佳的陳沅，也有這個興趣學這種本領，我不禁慚愧，因為我一直認為她是弱不禁風的。

由上俯望，冰溝之深，不知幾許。我以繩索試量，最少也有五十公尺，而先後墜下去的兩個人，却卡在四十公尺左右，空間小，他們動彈不得。幸虧陳沅生得瘦小，如果她是大胖子，她不可能到達他們的地方。

難的不是如何到達他們的地方，而是如何把他們救上來，因為冰溝底部，空間太小，任何行動都受限制。我不禁替陳沅擔心起來，只怕她有心無力，白忙一場了；而且，我更擔心，北極圈內遲來的黃昏，現在終於來了，我們非得趕在入夜之前，將他們營救上來，否則，入夜後的氣溫，將使我們抵擋不住，陷身在冰溝裡的人，就更抵擋不住了，他們還有機會嗎？

陳沅下去之後，不久就傳來了信號。亢可拉一聲令下，站在上面的人，用勁直拉。綑緊的繩索，慢慢的上來了，但繩子的一端上，只有一個人，上來的是齊莫亞。

齊莫亞的頭與手，早已有多處皮破了。我擔心那些傷口會變成難治療的凍傷，但齊莫亞却大叫着說：

「別管我，下面還有克克里和陳沅。」

「他們怎麼了？」我趕快問。

「克克里暈迷未醒，陳沅體力不濟，也有多處受傷。」

「呀！」我叫了出來。

繩索再度放下去之後，這一次，費了很大的勁兒，拉上的還是一個人，他是暈迷的克里。

陳沅把自己的繩子給了他們，她仍留在冰溝裡。

「陳沅，」我在上面，對着冰溝叫：「這一次該你了，你要小心！」

繩索再度拋下，許久許久，冰溝裡沒有反應，我心裡又急又惱，不知她在底下做什麼。

我一抬頭，黃昏已經來了。

「陳沅！」我大叫。

不知陳沅發生了什麼事情，冰溝下，就是沒有反應。

「陳沅！」我又大叫。

「噓，」亢可拉叫了起來：「動了！」原來他已感覺到繩索傳來的微弱信號。

「我再也顧不得什麼了，我幫着大伙一起拉繩索。這一次的繩索，似乎更難拉動，我們叫呀喊呀的，終於拉上來了，但在繩端的，却幾乎是一個冰凍的人——我幾乎忘了，在那麼深的冰溝裡，因為空氣不易流通，就是在夏日裡，氣溫也在零下四十度左右——陳沅如何不變成冰人呢？」

不管了，我也沒有時間管別的事了，現在我們有六個健壯的人，却有三個受傷的人，何況黃昏已愈來愈濃，而我們還有一大段石原路，我們非趕路不可。

一脚高一脚低的石原，本已難行，我們來時的那一陣大風雪，又替石原上覆了一層厚雪，現在除了一脚高一脚外，又增加了光滑，那麼路就更難走了，更何況，我們還要搬運三個受傷的人？」

「教授，」不知怎麼，陳沅突然說話了：「真抱歉，我替你增加了麻煩！」

「不，你救了他們兩個人。」我說。

「但我把你的探測隊弄成這個樣子。」

「那不是你的錯，」我說：「那是我的錯。」

「不，是我，假如我不下去……」

「是的，你不該下去，」我忍不住的說：「亢可拉可以下去，你為什麼捨着下去呢？」

「我是為我啊，」陳沅悠悠的說：「我一直給你添麻煩，你老是对我偏心，我只是證明我可以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我是你溫室裡的花，但我却一直想接受溫室外的嚴冷呀，我是……」

「不要再說了，」我說：「也許你是對的，我對你太偏心了，你比我想像的健壯，你甚至比這裡的許多人都健壯，只是我一直沒有想到。等你復原後，我可能要重新考驗你……」

「謝謝你，教授，」陳沅說：「我們兩個人，在一大堆外國人中，都是很特別的，但你不要再把我當做特別

的人，我不怕任何苦，我知道我受得了，只要你不……」

黑夜終於來了，那段石原路，走的更加困難，但我的心裡却是甜的，因為我真正的認識了陳沅，她的堅硬，比這裡的冰河，比這裡的石頭，還要來的強毅，我真要對她另眼相看了。

挪威直昇機迅速的把受傷的人帶走，我在寫給挪威與學校的調查報告中，最後的一段，却是：「在這冰雪、烈風與不毛的石原之地，我看到億萬年前古老的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一個堅毅的人性，那是來自古老國度裡的陳沅身上。」

散文評審委員

李

委員兼召集人

洗金先生

福建省林森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碩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教授、系主任、所長。現任研究所教授兼訓導長、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孝經疏證、揚子法言探微、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學家故事、中國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蔡琰悲憤詩釋疑、論語孟子孝經的文學價值、中國文字的內涵、書法藝術所具現的人格意義等二十餘種學術論著。

沈

評審委員

謙先生

民國三十六年生，江蘇東台人，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主任。曾任幼獅月刊主編、幼獅雜誌主編。

78年

沈謙

評審委員
曾昭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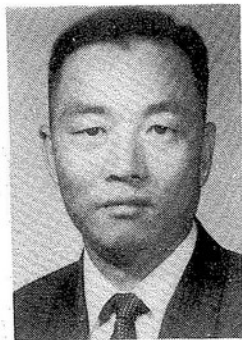
廣東大埔縣人，三十二年二月二日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文學博士。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講師、副教授兼所長、鵝湖月刊主編。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王船山哲學、道德與道德實踐、論語的人格世界、文學的哲思、性情與文化、情與理之間、人生書簡、從電影看人生、且能一首樵歌、在愛中成長等書。

評審委員
張以仁先生

湖南省醴陵縣人，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台大教授、中山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組副組長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大教授、高雄人文獻會委員、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委員等職。著作有「國語左傳論集」、「中國語文學論集」、「國語斟證」、「國語虛詞集釋」及其他學術論文數十篇。

評審委員
楊昌年先生

湖南湘陰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士。曾任政大中文系講師、靜宜女子文理學院中文系主任、現任師大國文系教授，主授現代文學系列課程。著有新詩研究、新詩品賞、新詩賞析、現代散文新風貌、近代小說研究、小說賞析、話劇的創作鑑賞與批評、十二重樓月自明（文學評論選集）等專著，以及明天（散文集）、會哭的樹、相見爭如不見（短篇小說集）等創作。



張震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七日生

江西省修水縣人

台灣省立花園師專畢業

經歷／

國小教師三十一年

現職／

基隆市忠孝國民小學教師

作品／

曾出版「田園中的歡笑」「憂患意識的典型」「親
情淚」等得獎作品（散文集）。平時作品散見各報
章雜誌。

走過長河歲月

散文第一名 張震

在霜風裏，俯眺那岫谷蒸騰起蒼茫的嵐氣，那彷彿是自五千年文化的長流裏，蛻湧融滙的一陣煙雲，一種寂寞與寒冷，將我籠罩在意想的北中國情調下，我把帶有民族情感的眼神——含蘊著知、情、意的察照，投注在經過移情的悠悠天地裏，眼前景物頓時化為心底情。在一片迷茫與混沌裏，情意的直覺逐漸凝聚成一種民族的精神形象。中國人的原型自神思中透脫出來。在全幅原始性靈的激情雕塑下，湧出一種屬於盤古的神情與風貌。

沉坐在此緬想，藉著返鄉探親的情感衝動，溯時間而逆航，去檢視一下歷盡滄桑的先民。「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位民族的無名詩人，立在荒涼的四野裏，發出了原始的喟歎，照見了民族的真性情。這樣的空間架構，天地化育，萬物生焉。先民生活於其間，樸素的性情把天、地、人三才打成一片，渾然無分。整個宇宙洋溢著先民的情感。天地的光輝終於在人性的展露裏退潮，而人中自有天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民族萬代的聖人立在滾滾的奔川之旁，傷看時間之流永不回頭，流露出無往的慨嘆。然而當他夜夢周公，古亦成今。這樣的時間架構，寄其渺然神往的思情。這兩種架構互相疊印時，於人倫日用裏寓玄遠之思。古先民的神采，終於開啓了民族的五度空間，神奇的創造了一個流動的宇宙。先民在宇宙中的位分，已預示民族歷史的動向，創造了決定民族的命運，民族的性格，決定民族的悲喜劇。

讓我滿飲這盃生命的流觴，自古代多險巖的懸崖走下，則我不復更醉。我的眼光逡巡於歷史衣冠的潮流裏，

淹過眼腫的浪濤，自洶盡民族的風雲人物。在歷史的長廊隱沒，年代的彼端猶聽聞他們迴響如雷的鞋聲。「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中國人的典型，在千古風雲人物留下的範式。當我們以沉靜的理智度觀，他們開出的生命理念與生活模式，已化成民族人文教的胚胎。在他們不朽的風姿裏，煥發出理想生命的無限光輝。春秋時叔孫穆子所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者，孔、孟、顏。立功者，文天祥、岳飛、鄭成功、史可法。立言者，韓愈、柳宗元、蘇東坡。或許這種概略的分法，不能概括這些千古人物的模式。他們充實著整個中華文化，使它更燦爛更輝煌，在人類精神的漫漫長夜裏激起不盡的迴響。哲人雖已日遠，隔著千古，我們在此緬懷，典型依在，我們猶可憑依。中華文化的精神大概就像長江吧！滔滔不絕流過萬代，在每一個炎黃的血脈裏貫注，而每一雙仰望的眼睛都有長江的流聲。

在現實世界的園地裏，民族先知的智慧潤育了理想的花朵。大地期待著那些偉大的靈魂。以他們全幅人性至善的光輝來春風雨，頑石竟然也脫蛻出精神的實在。在民族偉大教師的當機指點下，忽然一點靈光爆破，精神的夜空裏又多了一顆永生之星。精神的延續，並非遺傳工程學的事業，源於新盡火傳的傳遞。在那些民族教師的睿識與洞見裏，啓發了民族人行為導向的深層目的；那即是如何在現實經驗的磨折與探索裏，追求理想的完美，成其道德性與藝術性雙標圓融的完人。道德性著重人格的化成，此是孔聖深旨；藝術性著重生活的態度，此是老莊之意，而追求完美的基力來自墨家的宗教熱忱。孔、老、墨的契合無礙，胚胎出中華民族宗教的原型來。西方的神，中國稱「天」，西方的神活在人的心裏，中國的天則與人渾然同體。在中國的大地上，中國人理想的形象都是神的化身，在這座先知之城裏，漁樵耕讀各得其所，維持著安和樂利的理想生態，過著與世無爭的樂園生活。

霜冷逐漸浸來，我兀自在此抱著懷古的琵琶，彷彿見及曠代英雄的凜然相貌。那些民族英雄的身影昂然長驅地步入神話，隔著千古的夜空，雙睛彷彿照成不滅的烈火，在時間裏熊熊燃燒。英雄本質的動力，來自其理念強度的氣化，是集義而生，由率性的至誠撐架，貞定其性格的標向。誠作到極處，便是一死。民族英雄多在死中出生。在人性中最強烈的對比裏，很能凸顯民族英雄的精神特質。這個對比，就是生死。生而壯烈，死而莊嚴。生有正義之生、威嚴之怒，死有唯其仁盡，所以義至。民族英雄的特質凝縮在一句詩上：「人生自古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當荆軻懷七刺秦王，圖窮而七現，執七的手一伸，千秋凝為一瞬。在文天祥昭明其志的一死裏，見出中國人生命的悲壯與莊嚴，喚醒很多徬徨的民族靈魂。此應然之死，現出中國人崇高的道德主體，播響民族昏昧不醒的靈魂。而其抱帶血書，更確立中國人的價值取向。他的死，實蘊含著民族機運的再生。民族英雄的死，渾身充實著嚮往的熱力。民族英雄的向度與氣魄，令人謳歌。

寒風湧起煙潮，一人獨坐天地裏醉想中凝望著茫茫一片。煙潮遞遞而來，把岡城淹成霧中的孤城，天、地、人俱在嵐煙中隱沒。前也茫茫，不見古人；後也茫茫，更無來者，在靜默中自聽永恆神聖的召喚。而我民族的詩

情風發如神，自天地間超拔，那精神的狂飈捲入時間亘古的風雲裏。文學家常懷人道的理想，化為悲天憫人的濟世熱忱。眼中嚮往理想的歸宿，雙脚却泊在人世的泥沼裏。懷珠欲示，他們的眼淚流成千古的詩篇。這些民族的書生，負著整個民族的苦難，忍受詩神的鞭撻，脚印斜出一條民族的重生之路。書生的良心，是民族的路燈。當風簷展書而讀，詩心流入千古。書生的詩心，即是整個文化理念的化現。當他對天涯而作悲歌，吟咏中現出一條中國人象徵的靈魂。琅琅的書聲，知有多少家國血淚。如將其詩意凝固成理型，則化為民族精神結構的向性，是即「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忠孝精神。而民族文人的氣節窮時乃現，頭顱擲處血跡斑斑，在民族正氣下噴出的鮮血，灌溉培育民族理想的花朵，當書生還繼續地走入神話，背負著理念的燈盞，民族的希望就投影前方。我不禁低迴著一些詩句，意興遄飛之際，吟聲朗徹天地，彷彿亦是千載詩翁，在岡上手舞足蹈滿懷詩情。

當我懷著一抹理性的微笑作歷史懷古的初航，却帶著拭不去的感性喟歎。

在歷史漫長的沙灘上，我們難以數清民族偉人雜運的脚印。那些盤古的化身，都曾參加民族的開天闢地，而從他們質朴的原始生命流出的人格，風化成民族人理想的典型。當今天他們已向歷史交付了美好的使命，民族的路仍是風雨路遙，我們欠缺精神的回省。我們如何自典型返照其背後所潛藏的原型。時間的舞台上，民族的歷史永不落幕。在臉譜與臉譜間，我可以契入民族那種不可言宣的情愫。而民族精神的象徵，當在民族人與文化意識的融合。當歷史典型的創造已成模式，於今我們憑自己的創造意志，滲入民族精神的江流，開創新的典型。飄嵐似夢，雄視的眼神似星，在令人神往的山河景色裏，閻閻的低問。中華民族是何等形相。中國人當擁有何等精神風貌。形式上的中國人好作，實質上的中國人難為。我憶起孟子所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可見要達到美的靈魂，擁有高尚的理想，那「人」的境地已然十分遙遠。人的成色不足，即自人的懸崖往禽獸的山谷墮落。幾位哲師探究一生，終於慨歎：「為學不易，為人實難。」何況在人之上，要加限制的條件「中國」，要將文化精神的內涵充塞進去。就中國人的理想定義來說，它亦是無限性的道德理想，我們都要朝這個理想而美滿的境地揚鞭出發。

洶湧的思潮不斷地激打著心靈的孤城，盪起記憶的迴音。飛煙彷彿成雪，我想在大學聽課的記憶斷片裏，攀登民族精神孤寒的峯頂，校中曾有位老教授，我沒福緣上他的課，然有位學長敘述他講課的樣子，深使我感動。這位教授終年輒是一襲長袍馬褂，授課自來不帶講義，只是搖著一柄摺扇，花鳥山水的形相就自扇中透湧而出。他講述文學史時，古詩古詞隨意徵引，流口噴薄而出。他的態度是如此親切和藹，教同學在態度上馬上移情同感，彷彿進入古代文學的精神世界。他授課的神態使同學們的神經趨向中和安逸，而直覺地意識到，這是由五千年文化涵育出來的中國人的典型風範。校內也有位教授，自幼接受西方的學術教育，青年時響應抗戰的召喚毅然回國從軍，他的國語很不流利，濃厚的土腔夾雜著洋風味，但是他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因為他死也要將鮮血噴灑

在祖國美麗的土地上。血的赤誠是他對民族的告示，他選擇了一條中華男兒的應然之路。死是生命的大力，在死的精神裏，出現崇高的民族節操。中華民族的花朵雖然四海飄零，葉落還是終於歸根。歸根的精神遂地成一道民族的哭牆，我見到向光的一面，它朝向希望，自每個民族人的眼瞳，湧出一種光和熱，將照亮風雨的前程。

在冷霧裏，我不禁自地笑了，笑得像大海一般。我理到；為中國人之道，雖在遠實又在邇。雖然很難達到理想的境地，我們却可以憑直覺的意識來捕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精神。在故宮博物院裏，我們曾見過很多中華文物，文明產物的背後，總是一種活的精神作推動的馬達。在中華文物裏，我們可以看出籠罩著一股和祥與愛。那種悲憫寬愛的精神，至誠不息的推動民族智慧與創造的活力，生生不息地轉著中華文化生命的法輪。當我們把眼光投射在人群裏，說不定那位長者的一笑，就藏有五千年文化的影子。他舉手投足，見他流出的竟是長江的氣勢，他談起時勢而滿腔憤慨，竟如黃河濁浪滔天。在每一個街頭巷尾，都看到中國人友善的微笑。儒家之道、墨家之道，流化在每一個角落裏。我曾在母親的眼眶裏看到中國人的眼淚，都有一種中國婦女的慈愛與寬切；在一位伯伯的唇邊我看到中國人的微笑，那是一種中國長者的謙沖與和穆。大地唱起黃河的長歌。

這是一座長城，一飛就成一隻長龍的歷史。我想起先民開闢地的精神，彷彿盤古。從生命的基力流出的工作精神，來從事中華文化的拓荒。自純樸的民歌到玲瓏的詩、詞、曲等，我們的文化不曾歉收。先民的慧路相啓，在神光乍閃的眸中已啓現生命的標向。一代代風義相感，將中華文化的德業無限的傳遞下去。當精神的向性集中而融貫，已匯成一條不可抹滅永恒的文化江流，精神是不會死的，除非雜有僵屍的氣息，文化是不會亡的，除非不肖子孫自棄文化家當。每當民族的活力逐漸僵化，總有新的精神繼起為轉生之機，如四季之循環，日新文化之生命，而在變易中自有不易的悠久精神。一亡於元，二亡於清，都非民族文化理想的失敗，民族的本質所蘊含的生命力，可大可久，我們當有不移的自信。

風雨如霜，久坐亦彷彿成石，冥想中，任淹過來的野霧像驚起的潮浪，撞擊著心城，泛起的是年代的迴響。我的回憶，鼓動雙翼，飄然的飛回了我的童年。在田裏奮臂趣抓著蚯蚓，日頭落時自家門傳出母親溫柔的呼喚。童年多少事，都浮在眼前，透過回憶，我更深切地了解對母親的愛。亦使我了解對民族的感情正如同這種愛。其實透過回憶，只是經驗的啓發。這兩種愛都是源自起經驗的情感，在潛意識裏，我們就有返回太初的衝動，這些情感的鬚根，使我們獲得支持，不致在人的彷徨矛盾裏孤獨無助。

因此少年時酷愛傳統，非開盲目，不是迷信，有民族風味的東西總感分外親切，進而習讀詩詞，摩想騷人創作時的悲懷與興味，透過吟頌時的熱切情感，才漸漸地走入自己熟悉的心靈世界，憶起那時雖不羈留，但民族的觀念還頗能秉持得住。大學生涯，四年霜風霧雨的求學過程，雖未能誠懇向學，於大自然的景色所感觸多。尤其風靈雨秀，彷彿古國的澄墨山水，而雕樓深閣，也稍類古國的建築，常能激發多情的幻想。風靜雨停時，梢枝向陽，盪金的川水如帶，使人想起中原秀麗的山川。當風暴雨烈，雷響教室的玻璃恍如戰鼓淒淒，也莫非是百年來

風雨家國。我的生命，風雨的旋律，終於譜出了家國永懷的情懷。我的筆，揮起狂飈的精神，赤兔馬般地馳騁起風發的悲情，呼嘯著長城的歌謠。

野霧初散，眼前景頓時一清。不知何處起的和風，趨了歷史聯想的冷霧，我靜靜地站了起來。

民族氣運雖然遭逢劫數，却並非終其命數；民族氣機雖然遭逢危機，此危機實亦轉機，中華文化的常數畢竟應長應久。但我們尤須警記，今天的命運如果我們不努力奮鬥，誰也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將是如何可怕的噩夢。自由的鬥士與飄零海上的難民，繫於我們的奮鬥。

岡風凜冽，吹得亂髮如蓬，我自山岡虎虎地走下，我的背後已無迷霧，兀立著一座沉著的城影堅忍不動，任爾東西南北風。

我回顧坐過的那塊岡石，已化作一陣狂飈，滿山遍野地呼應著風聲。我仰頭望著天空，帶著微笑，靜靜等著春雷響起。

袁復聲

臺灣省臺北縣人

慈悲的力量

散文第二名 袁復聲

哥哥在山上做了一個捕鳥的網，帶他去查看有沒有鳥入網。

他們沿著散滿鵝卵石的河牀，那時正是月桃花開放的春天，一路上月桃花微微的乳香穿過粗野的山林草氣，隨著溫暖的風在河牀上流蕩。隨後，他們穿過一些人跡罕到的山徑，進入生長著野相思林的山間。

在路上的時候，哥哥自豪的對他說：「我的那面鳥網仔，飛行的高很難看見，在有霧的時候逆著陽光就完全看不見了。」

看到網時，他完全相信了哥哥的話。

那面鳥網佈在山頂的斜坡，形狀很像學校排球場上的網，狹長形的，大約有十公尺那麼長，兩旁的網線繫在兩棵相思樹幹上，不仔細看，真是看不見那面網。但網上的東西卻是很真切的在扭動著，哥哥在坡下就大叫：「捉到了！捉到了！」然後很快的奔上山坡，他拚命跑，尾隨著哥哥。

跑到網前，他們一邊喘著大氣，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穫不少，網住了一隻鴿子、三隻麻雀，牠們的脖頸全被網子牢牢扣死，卻還拚命的掙扎，「這網子是愈扭動扣得愈緊。」哥哥得意的說，把兩隻麻雀解下來交給他，他一手握一隻麻雀，感覺到麻雀高熱的體溫，麻雀蹦蹦張張的心跳，也從他手心傳了過來，他忍不住同情的注視剛從網子解下的麻雀，牠們正用力的呼吸著，發出像人一樣的咻咻之聲。

咻咻之聲在教室裡流動，他和同學大氣兒也不敢喘，靜靜地看著老師。

老師正靠在黑板上，用歷史課本掩面哭泣。

他們那一堂歷史課正講到南京大屠殺，老師說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後來進城了，每個兵都執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從東門殺到西門，從街頭砍到巷尾，最後發現這樣太麻煩了，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來挖壕溝，挖好了跪在壕溝邊，日本兵一刀一個，刀落頭滾，人順勢前傾栽進溝裡，最後用新翻的土掩埋起來。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你們必須記住這一天，日本兵進入南京城，燒殺姦淫，我們中國老百姓，包括婦女和小孩子，被慘殺而死的超過三十萬人……」老師說著，他們全身的毛孔都張開，輕微的顫抖著。

說到這裡，老師歎息一聲說：「在那個時代，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經是最幸運了。」

老師合起歷史課本，說她也有一些親戚住在南京，抗戰勝利後，她到南京去尋找親戚的下落，十幾個親戚竟已骸骨無存，好像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存在過，她在南京城走著，竟因絕望的悲痛而昏死過去……

老師的眼中升起一層霧，霧先凝成水珠滑落，最後竟掩面哭了出來。

老師的淚，使他們彷彿也隨老師到了那傷心之城。他溫柔而又憂傷地注視這位他最敬愛的歷史老師，老師挽了一個髮髻，露出光潔美麗飽滿的額頭，她穿一襲藍得天空一樣的藍旗袍，肌膚清澄如玉，在她落淚時是那樣淒楚，又是那樣美。

老師是他那時候的老師裡唯一來自北方的人，說起國語來水波靈動，像小溪流過竹邊，他常坐著聽老師講課而忘失了課裡的内容，就像聽見風鈴叮叮搖曳。她是那樣秀雅，很難讓人聯想到那烽火悲歌的時代，但那是真實的呀！最美麗的中國人也從砲火裡走過！

說不出為什麼，他和老師一樣心酸，眼淚也落下來了，這時，他才聽見同學們都在哭泣的聲音。

老師哭了一陣，站起來，細步急走的出了教室，他望出窗口，看見老師從校園中兩株相思樹穿過去，藍色的背影在相思樹中隱沒。

哥哥帶他穿過一片濃密的相思林，撥開幾叢野芒花。

他才看見隱沒在相思林中用鐵絲網圍成的大籠子，裡面關了十幾隻鴿子，還有斑鳩、麻雀、白頭翁、青筋兒，一些吱吱喳喳的小鳥。

哥哥討好的說：「這籠子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做得不錯吧？」他點點頭，哥哥把籠門拉開，將新捕到的鴿子和麻雀丟了進去。他到那時才知道，為什麼哥哥一放學就往山上跑的原因。

哥哥大他兩歲，不過在他眼中，讀初中一年級的哥哥已像個大人。平常，哥哥是不屑和他出遊的，這一次能帶他上山，是因為兩星期前他們曾打了一架，他立志不與哥哥說話，一直到那天哥哥說願意帶他到山上捕鳥，他才讓了步。

「為什麼不把捕到的鳥帶回家呢？」他問。

「不行的。」哥哥說：「帶回家會挨打，只好養在山上。」

哥哥告訴他，把這些鳥養在山上，有時候帶同學到山上燒烤小鳥吃，真是人間的美味。在那樣物質匱乏的年代，烤小鳥對鄉下孩子確有很大的誘惑。

他也記得，哥哥第一次帶兩隻捕到的鴿子回家燒烤，被父親毒打的情景，那是因為鴿子的腳上繫著兩個腳環，父親看到腳環時大為震怒，以為哥哥是偷來的。父親一邊用藤條抽打哥哥，一邊大聲吼叫：「我做牛做馬餵你們長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鴿子殺來吃！」

「我做牛做馬餵你們長大，你却……」這是父親的口頭禪，每次他們犯了錯，父親總是這樣生氣的說。

做牛做馬，對這一點，他記憶中的父親確實是牛馬一樣日夜忙碌的，並且他也知道父親的青少年時代過得比牛馬都不如，他的父親，是從一個恐怖的時代活存過來的。父親的故事，他從年幼就常聽父親提起。

父親生在日據時代的晚期，十四歲時就被以「少年隊」的名義調到左營桃仔園做苦工，每天凌晨四點開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歲，他被迫加入「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被征調到霧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開山，許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許多人體力不支死去了，還有許多是在精神折磨裡無聲無息的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隊有一百多人，活著回來的只有十一個。

他小學一年級第一次看父親落淚，是父親說到在「勤行報國青年隊」時每天都吃不飽，只好在深夜跑到馬槽，去偷隊長餵馬的飼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點活活被打死。父親說：「那時候，日本隊長的白馬所吃的糧，比我們吃得還好，那時我們臺灣人真是牛馬不如呀！」說著，眼就紅了。

廿歲，父親被調去「海軍陸戰隊」，轉戰太平洋，後來深入中國內地，那時日本資源不足，據父親說最後的兩年過的是鬼也不如，怪不得日本鬼子後來會惡性大發。父親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戰火中過了五年，最後日本投降，他也隨日本軍投降了。

父親說：「那時候如果沒有 蔣總統的慈悲，在中國老百姓的仇恨中，我們可能活活被打死了。」

父親被以「日籍臺灣兵」的身份遣送回臺灣，和父親同期被徵調的臺灣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活著回到家鄉的只有七個。

「那樣深的仇恨，都能不計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親感慨的對我們說。

那樣深的仇恨，怎麼去原諒呢？

這是他幼年時代最好奇的最一段，後來他美麗的歷史老師，在課堂上用一種莊嚴明澈的聲音，一字一字朗讀了那一段歷史：

「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之德性。我們一貫聲言，我們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

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以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聽完那一段，他雖不能真切明白其中的含意，却能感覺到字裏行間那種寬廣博大的悲憫，尤其是最後「仁義之師」四個字使他的心頭大為震動。在這種震動裏面，課室間流動的就是那悲憫的空氣，莊嚴而不帶有一絲雜質。老師朗讀完後，輕輕的說：「那時候，全國都瀰漫著仇恨和報復的情緒，雖然說被艱苦得來的勝利所掩蓋，但如果沒有蔣主席在重慶的這段宣言表明政府的態度，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就不可收拾了。」

老師還說，戰爭是非常不幸的，只有親歷戰爭悲慘的人，才知道勝利與失敗同樣的不幸。我們中國人被壓迫、被慘殺、被蹂躪；如果沒有記取這些，而用來報復給別人，那最後的勝利就更不幸了。

記得在上那抗戰的最後一課，老師已洗清了她剛開始講抗戰的憂傷，而是那麼明淨，彷彿是蘆溝橋新雕的獅子，周身浴在一層透明的光中。那是多麼優美的畫面，他當時看見老師的表情，就如同供在家裏佛案上的白瓷觀音。

他和哥哥打架時，深切知道寬容仇恨是很困難的，何況是千萬人的被屠殺？可是在那些被仇恨者中，有他最敬愛的父親，他就覺得那對侵略者的寬容是多麼偉大而值得感恩。

老師後來給他們說了一個故事，是他永遠不能忘記的：

「有一隻幼小的鴿子，被饑餓的老鷹追逐，飛入林中，這時一位高僧正在林中靜坐。鴿子飛入高僧的懷中，向他求救。高僧抱著鴿子，對老鷹說：

「請你不要吃這隻小鴿子吧！」

「我不吃這隻鴿子就會餓死了，你慈悲這鴿子的生命，為什麼不能愛惜我的生命呢！」老鷹說。

「這樣好了，看這鴿子有多重，我用身上的肉給你吃，來換取牠的生命，好嗎？」

老鷹答應了高僧的建議。

高僧將鴿子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後從自己身上割取同等大的肉放在另一端，但是天平並沒有平衡。說也奇怪，不論高僧割下多少肉，都沒有一隻幼小的鴿子重，直到他把股肉臂肉全割盡，小鴿站立的天平竟沒有移動分毫。

最後，高僧只好竭盡僅存的一口氣將整個自己投在天平的一端，天平才算平衡了。」

老師給這個故事做了這樣的結論：「生命是不可取代的，不管生命用什麼面目呈現，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老鷹和鴿子的生命不可取代，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也一樣的，為了救鴿子而殺老鷹是不公平的，但天下有什麼絕對公平的事呢？」

說完後，老師抬頭看著遠方的天空，藍天和老師的藍旗袍一樣澄明無染，他的心靈彷彿也受到清洗，感受到慈悲有壯大的力量，可以包容這個世界，人雖然渺小，但只要有了慈悲的胸懷，也能夠像藍天和虛空一般莊嚴澄澈，照亮世界。

上完課，老師踩著陽光的溫暖走入相思樹間，驚起了在校園中樹木枝桠中的麻雀。

他的憂心，是因為哥哥第二天要和同學到山上去燒鳥大會，特別邀請了他。他突然想念起那一羣被關在山上鐵籠裏的鳥雀，想起故事裏飛入高僧懷中的那隻小鴿子，想起有一次他和同學正在教室裏狙殺飛舞的蒼蠅，老師看見了說：「別打呀！你們沒看見那些蒼蠅正在搓手搓腳的討饒嗎？」

明天要不要去赴哥哥的約會呢？
去呢？不去呢？

清晨，他起了個絕早。

在陽光尚未升起的時候，他就從被窩鑽了出來，摸黑沿著小徑上山，一路上聽見鳥們正在醒轉的聲音，在那些喃喃細語的鳥鳴聲中，他彷彿聽見了每天清晨上學時母親對他的叮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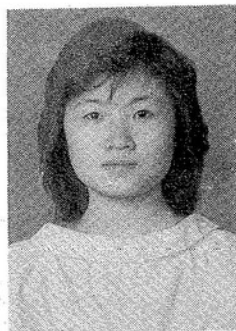
在這個紛亂的世間，不論是親人、仇敵、宿怨、乃至畜牲、鳥雀，都是一樣疼愛著自己的兒女吧！
跌了好幾跤，他才找到哥哥架網的地方，有幾隻早起的麻雀已落在網裏，做最後的掙扎，他走上去，一一解開牠們的束縛，看著麻雀如箭一般驚慌的騰飛上空中。

他鑽進哥哥隱藏鐵籠的林中，拉開了鐵絲網的門，鳥兒驚疑的注視著他，輕輕撲動翅翼，他把牠們趕出籠子，也許是關得太久了，那些鳥在籠門口遲疑一下，才振翅飛起。

尤其是幾隻鴿子，站在門口半天還不肯走，他用雙手趕著牠們說：「飛呀！飛呀！」鴿子轉著墨圓明亮的眼珠，骨溜溜地看著他，試探的拍拍翅，咕咕！咕咕！咕咕！的叫了幾聲，才以一種優美無比的姿勢衝向空中，在他的頭上盤桓了兩圈，才往北方的藍天飛去。

在鴿子的咕咕聲中，他彷彿聽見了感恩的情意，於是，他靜靜地看著鴿子的灰影完全消失在空中，這時候第一道晨曦才從東方的山頭照射過來，大地整個醒轉，滿山的鳥鳴與蟬聲從四面八方奏出來，好像這是多麼值得歡騰的慶典。他感覺到心潮洶湧澎湃，第一次知道自己心那樣清和柔軟，像春天裏初抽芽的絨絨草地，隨著高飛遠颺的鴿子、麻雀、白頭翁、斑鳩、青笛兒，他聽見了自己心靈深處一種不能言說的慈悲的消息，在整個大地裏萌動。

看著甦醒的大地，看著流動的早雲，看著光明無限的天空，看著滿天清朗的金橙色霞光，他的視線逐漸模糊了，才發現自己的眼中飽含將落未落的淚水，心底的美麗一如晨曦照耀的露水，充滿了感恩的喜悅。——全文完——



林美琴

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六日生

臺灣省宜蘭縣人

師範大學肄業

現讀／

師範大學

作品／

過客、寒節注。

水祭

散文第二名 林美琴

沒有人能為水一語命定。但習慣用口想事，用心言語的我，却了然於它無言却無所不言的律動裏，心心相許的情意。於是讓我迴脈，依著絲長的脈絡細探這歷史鏡眼中永不平息的脈搏。我深知不需臨摩，只要放眼時空長流，瞻前顧後，無數的美麗與滄桑將清晰呈現，勾勒心中摯愛的家園。生生世世了，命運呼嘯而過，眷顧復還，却餘重逢……。

我不禁要膜拜這迴腸盪氣、穿虹貫日，承載千萬生命作生死之搏、與永恆抗衡的河流，虔敬弔祭這歷經簡樸繁複的千手千眼聖靈。

「盪蕩」

長長的絲渺劃過穹蒼的廣寂，行經亙古的洄寒，輕輕撫摩藍濛濛水域中的美麗島嶼。古早以前，一次錘心刺骨的凜冽冰河切割厚博的中國大陸，世紀猛烈撞擊，海水趁虛而入，攜來陸塊混沌地流浪，在雲霧輕裊的婆娑裏，細捻滿天的清冥。二、三舟子不經意相遇，驚嘆這披著迷濛面紗的美麗傳奇，輕呼名為「福爾摩沙」。

它逐漸地安身立命了，環向故土的懷抱，以中流砥柱之姿迎向太平洋，在乾坤激盪中，摩旋為一枚兩端精巧，中央飽滿生命力的心臟，心房心室兀自尋找脈絡出入，急渴牛飲地向生命爭取一段脈流，貫張鼓動之間，崩裂的硬層岩瘡痍滿目，瓣瓣心花釀成的生命泉源狼藉奔竄，沃野膏澤。

一批同樣血氣的子民因緣際會地來了，來了，抵抗烈陽狂濤颶風急雨而來，披著滿身結晶的鹽粒，以豪情縱

飲生命脈張的至情甘露，於是愛上這椿迸裂酣暢的生命傳奇，便溯迴行去，但是却尋不到既成驚嘆的桃花源，只能於荒煙蔓草間，以血汗相和，濡溼溫潤每一寸步履行經的土地。衰草補綴著藍縷，由一道道血脈刻劃而去，經歷無數的搏鬥和生死游移，才在混亂、迷惑、貧瘠、乾枯、堅硬、粗糙間，疏通堵塞的穢屑，於稜角畢露的重撞中，挺出「我在」的擔當，來對付生、住、滅、壞的秘密，在日月追趕中，精確讀出自然的可塑性；於漠漠荒礫中，哺餵文明的山泥，滋生新綠，善盡每一平方公里的智慧，與踏實的土地水乳交融，而溪水映著清亮的影子，潺湲地奔流。

畢竟——生死存亡之際是一條距離最近的鴻溝！

「蜿蜒」

林深菁密，溪流委蛇逶迤，起起落落間，溫柔地堅持每一步伐的必然。上坡了，在重重的脚印中，不卑地發散刻蝕的熱度；下行，在征服的傾洩中，不亢地刻劃密札札的軌跡。行行重行行，山不轉它轉，有時半掩顏面，有時迢遞迴拔，在細膩縝密、曲折委婉中，靈魂有了重負，分妮縱橫各式的存在。

水有了生命，人便來了，歷史也有了，一切的堂奧在含藏內斂的弧形中妮妮而去，故事開始於隋煬帝浮海隨潮三來；唐朝詩人施肩吾乘浙潮相繼而來，使得一衣帶水，故舊往還；偏安江南的南宋，亦隔水煙火相望；蒙古滅金，黃河流域居民桴海而來，各擇處而居，耕鑿自足，數世之後，志其所自……原來——同樣血脈的人民，有一式的土地溫情，環節相扣，形成深厚的交集。

元明流程順暢而去，主客互盡人情的溫煦，以豐富的物產回饋親密的吐哺。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偉大壯舉亦次次在臺灣海峽拜望問候，然後才昂揚而往。而昂揚前來的是與大海狼狽為奸的倭寇，捻集於中南部北港、鹿耳門一帶擾亂滋事，明朝政府增衛衛鋒遊兵設防本島，與之長久交戰……

於是河水知道，蜿蜒行去是它不得不的堅持。

「千尋」

河水拍撫兩岸的歲月，繼續向前途顛頗，功參造化，前尋後尋，前尋錯落巨石間的源頭，那無心落塵的一滴，在重山峻嶺中凝聚，然後給予每一抓緊泥土的草根以潤澤，向大地的徙倚分子寒暄；向後尋去，試想要支付多少年華，出納多少感情，才能曲己全人，在張牙舞爪的曲線中，化泥沙紅塵為沃土；在交錯的世路中，尋找最適合羈留的新路。然而這樣追尋復何益？若是無法在百迴之後，正視每一滴水珠是泱泱大河的老祖先，如此在亂石堆中尋到微弱的源頭又何益？如此在行行阡陌中尋到綠澤盪漾又何益？

荷蘭人尋來了，沾沾自喜地占據安平港，座落「紅毛城」為堡壘；西班牙人也尋來了，強硬地在淡水河西北建立基地，這樣異種成分的血漿難免起抗體，因而荷蘭人驕縱地逐走西班牙人，而故土上萬萬飢民也尋來了，鄭芝龍每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畝，墾荒拓野，漸成邑聚，至鄭成功時，終以厚實穩固的根基擊退荷蘭人，而滿

清賡續其業，使臺灣承受正統的政治實體。時代的脈搏賁張，隆隆的鐵甲兵艦又尋來、英、美、法、日諸國爭相踏伐，華夏神州傷痕累累，而臺灣在驚濤駭浪中浮移，冷漠注視進進出出的檣帆，過盡千帆皆不是的脈張在一尋再尋中無奈竄動，蒼狂巨勢的創痕證據鑿鑿，依著刀痕、銼痕的重重紋理，將內部實質與外在訴願突顯出來，訴說這一世驚心動魄的情劫，然後在交斜的風雨中落塵，在橫豎的走勢中心湮生機，苦苦相尋後，終至深解大千世界的衆相而恢宏走過。

「百折」

一路細細急急相尋，河的確憔悴了，太陽來了去了，花朵開了謝了，走走，周而復始，不停前行，或奔騰、或潺湲，或一點一滴與河床纏綿，真是沉了不再浮起？走過不留痕跡嗎？當尋得前行的篤定後，如何在千迴百折的狹窄甬道中釋放出來？又如何能在窒礙中接引陽光，汲來雨水，覓得一處活水源頭？又能否在排排整整的水苗間悠遊，廣澤徧處，滋化一方青田？

一紙馬關條約命定臺灣五十年風沙刀馬的記憶，在武士刀與刺刀的空隙間掙扎。五十年，五十年可使黑髮變白髮，五十年可使滄海變桑田，那營營熙熙的精衛世世代的填海，仍抵不住五十年的山河劇變，五十年了，河水仍未枯竭，但是河再再被扭曲變質了。彈出膛，劍出鞘，彈性光采的肌膚變成一具具無名屍骸，這樣的肢骸洗滌河水，河水化成血水，這樣的水，擦淚拭血飲就。

數十年一片蒼茫，河水柔弱百折，或彎腰，或曳肢，在繃緊的線條中鼓張生命的光采，沒有腰折的打算。歲月接連起來，踩在地上，和血肉相連，就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時勢終究造人傑，以解生靈之苦，於是五十年後，我們又接過祖先榮耀的泥土，純樸的靈魂在浩浩正氣中復甦，血釀世代的芬芳，回到中國母親的懷抱。然而剎那間，天倫乖違，至親骨肉分離，一脈海峽間遷徙播遷，流離顛沛，然後什麼也不見，睜大眼也望不見，這樣的情境屈折迂迴，慘絕人寰，而斑斑血跡於赤獄劫後餘生的深沉觸痛中沉澱凝聚結晶，在海峽的一隅安樂土上養息，永不遺忘！

千迴百折後，收留一切迷途、困頓、流離，全偎在身旁，匯成巨流滔滔不絕流去。

「臨際」

千頭萬緒終至飽足日月精華，而能依形順勢挖掘內在的潛能，在每一個轉彎處，上達天，下落黃泉，揚波鼓浪，通三關過九竅，旋出最美的舞姿，而廣闊的海濤已在招手呼喚。

海水攜來日新月異的科技文明，不留情面的衝擊中國人輸不起的心靈。靜，從聲音中走出來，轟隆的機器聲喧囂翻騰，都市在車流人海中站起來了，物價在股市狂飆間揚起來了，經濟的巨掌在歷史的潮流中攔截潮溼的臺灣，將五千年道統儲存，把精神領域潛藏，從戰爭和宿命裏掙脫出來，這樣的世紀命運使得臺灣在傳統中覓得一道活泉，與海相生，與海抗衡，眼界大開後，對外貿易的擴展已由保守至求新求變，叢爾小島終能化成神龍的奇

蹟。

海水攜去一波波血脈賁張的新生代，高度的流動性改變多數人表認的生命原，破壞了穩定的宿命結構，於是時代的邊際帶來強烈的激盪。

向來一石一草接連委續的河牀，突然落空架高，河水一步踩空，難免千軍萬馬，急速奔海，拋開本土向世界闖關，有著文化斷裂的撕痛和飛揚跋扈的虛無。

向來挽著土地命脈的河流，互應親和的聯繫和沈涵內飲的氛圍，條地與海旋踵交盪，新舊相持，濃淡相瀉，清濁相交，漣光迴漾，吐納吸取，交互呼應化為互補的和諧。於是我們才知：救民族的危亡於西潮洗禮間，必須堅持互古命脈的長存；而挽文化的衰頹，又必須迎向世界。深解這樣的臨崖氣魄與委婉的漣漪交執，才能依著雙重協奏的能與光，考掘中國人的新契機。

邊際必然有沈渣和浮沙包裹靈魂，亦有重撞迴旋推殘靈魂，然而一切一切都在飛奔、僵執間修正正常態的軌道。適應生生世世的存在。

臺灣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維護者，更是經濟現代化的詮釋者，在世界的天秤上要維持平衡，是否要調整支點或斟酌兩端的質量？多元化提供了搖擺不已的選擇與取捨。

而我們知道：在虛無、失落的潮流中，應該努力使一切和諧而有序。實際的心情需要冷靜與自信。

「想望」

奔海之後的河水熟悉什麼？

是否只留心汪洋宏肆的必然，而忽略一點一滴的源頭蘊藉？

是否只注意奔赴的必要，而無識相伴的本土養分？

是否能在漩渦急流中尋到圓心，遠離重磅的暈眩，在自得的時序、方位裏，對待活潑的交融？

是否能於跋山涉水的痕跡間，留下永恆的印記，讓中國人永遠記得？

奔赴至海的河水不能避免萬劫不復的危機，海浪的沖力易使谷底沈溺形成溺谷；长期的水位變化亦使滲蝕洞、海蝕台地、波蝕棚、凹口孤峯、直立裂口層出不窮，構成複雜奇險的形勢。

這個時代的人在高高低低的坑坑洞洞間，各自汲取自己的一瓢飲水，各自有自足的咒語，別人不懂，也不需要別人懂；也各自塑造在流行趨勢中的模子，這個時代最能夠詮釋真理的，大概是自然界無言的景觀和生物吧！但是污穢的垃圾已成了它們的養分，惡濁的空氣遮住了原該望向遠處的眼，在虛張聲勢的混淆與若干的猜疑聲中，潛藏者各自在角落吸取自己的養分，偶而冒出水面虛晃一招。而河流，我從它黑晃晃的深意中，不知它如何想？連夢境都無法飛越，而夢土上有什麼？帶著一道疤痕泛泛流浪，由玉山、阿里山、淡水河一直到長城、紫禁城

、黃河，喔！黃河，這是中國母親的澎湃樂曲，那從天上奔流至海的雄偉震撼我，那血脈貫張的激昂撫慰我，而這樣的曲子唱了許久，是否早已變調啞啞？而時代的樂師總會適時修飾，讓用心譜成的曲子吟唱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靈，我相信在遙遠的地方距離最近……。

於是我坐於海岸傾聽世紀的聲音，遙望海的一邊與一視藍天談心的地平線。海上有麗日藍天，比起水的歷劫百難，天有份自在的無所謂，而水天的廣濶又包含多少人間之愛、宇宙之愛，撫觸代代傳承的悠悠時空娓娓前行。前行，如同眼前淡水河之奔赴太平洋。

而太平洋也將永遠太平！



林韻梅

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九日生

福建省林森縣人

師大國文系畢

經歷／

省立台東高中執教十三年

現職／

省立台東高中中國文教師

花的隨想——給校園中的新人

散文佳作 林韻梅

之一·木棉

每當春天來到，木棉就開花了，黃色的花朵，綻放在每一指向天際的枝極上。

它，總是在樹葉落盡之後含苞，花苞外面覆蓋著一襲褐色的外衣，幾乎和樹枝連成一氣，走過樹下的人往往不易察覺它們的存在；但是，偶而一陣溫暖的風吹過，它們就褪去厚厚的褐毛衣，露出黃嫩嫩的花瓣，起先是羞澀的，過些時，和天地相熟了，就把它們橙紅的心都貢獻出來。那花朵真是開得恣意而燦爛，風吹動時，彷彿都聽得到那喧嘩的笑聲，而後，舞疲了，笑累了，它們就微微闔上眼，輕輕緩緩地落在地面，落在行人的衣上。

菊花一瓣一瓣的凋零，蘭花在枝梗上逐漸的枯萎，相形之下，木棉整朵整朵的墜落，便顯得悲壯多了。有人欣賞這種勇於割捨的情懷，就稱之為英雄花。

從小到大，我們就眷戀好多事物，爸爸會扎人的鬍鬚，媽媽溫暖的懷抱，老師的關懷和稱讚，甚至首次考滿分的喜悅。然而，時光從不曾因我們的眷戀，稍稍停下腳步，它總是催趕著我們，由幼年而少年，由少年而青年，而壯年、而老年。所以，在情感上，我們是喜歡眷戀的，而在理智上，却是不容許眷戀的。一依戀，我們便落在回憶的陷阱中，沈溺於往日的美好與榮耀，而忘了前面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如果我們不依戀過去，我們會發現，爸爸的愛往往停留在我們離家時的背影上，媽媽的溫慰則流露在我們安

然入夢之後。如果我們正視眼前，我們會發現，現在可能每科都考不到滿分，但十多年的成長，真是讓自己增加不少的能力，這些能力，例如熱誠、例如關切、例如寬容，沒有人可以為它們打分数，却比任何一張考卷上的滿分都可貴。如果我們面對生活，我們更會察覺，現在的老師呵護的言語少了，照顧的方式也和國中小學的老師大不相同，而這些不同，並不表示他們的關切減少，而是他們換了一種角色；他們不再是學步嬰兒的嫗姆，而是待飛鷄鷹的訓練師；他們不是食物的供給者，他們的責任是要教小鷹如何展翅翱翔；他們不再填充、灌輸、擠壓知識的硬塊，而是要將開啓智慧大門的鑰匙交在我們手中。

佛家說：「大死一番，再活現成。」又說：「大捨棄才有大專注。」既不是要人勇於自殺，更不是要人寡情、薄情。只因為一味的懷念過去；會使人忘記眼前的責任，忽略眼前的工作；所以，要人在理智上將過去的事蹟，無論是成功、是失敗、是美好、是醜惡、是溫馨、是冷酷，都把它們抹去，讓自己從現在——這唯一可把握的時刻——重新出發。

當木棉花墜落，我們會想到明春花開的美景；當昨日的光榮已成回憶時，只有割掉着戀的臍帶，我們才能在今日起步，展開另一頁壯闊的生活詩篇。

之二。聖誕紅

楚戈有幾句寫聖誕紅的詩：「既然大家都是對的，只好把花弄成算不了什麼，讓頂端的葉子紅得沒什麼話說。」

人活著，有時真會誤把偏見當做真理，雖然說到瞎子摸象時，都會笑他們以偏概全的妄見；可是真發生在自己身上，却又不明白自己正是摸象的瞎子。

「象人」這部影片的主角，其實長得並不像大象，只是他出現的時候，是用白布罩覆面，又因片名的影響，觀眾便預期看到長鼻子、大耳朵等可驚可怖的畫面。事實上，雖是頭骨畸形，右手與兩腳腫脹變形，但是，他談吐文雅、待人和氣有禮，使倫敦醫院的醫生、護士，對他由懼生敬。他會用那唯一健全的左手做事，用左手做出一座具體而微、維妙維肖的天主教堂，用左手畫出他的夢想——平躺著，安穩的入睡。對這樣溫文的約翰·馬力克，對於這個必須坐著睡覺的肢障者，馬戲團的團主，醫院的伙夫，却把他當成生財的工具，更多人把他當成獸檻中的動物，或驚恐、或嘲笑。因此，當看到那外科醫生的眼淚和自責，當看到名歌劇女伶約翰的關懷與安慰，我們應該可以發現——知識足以啓發良知。有太多人的偏執、狹隘、自以為是，甚至任意傷害別人，往往是由於無知，或許因為這世界沒有提供他們求知的機會，更可能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眼前所知的一點點為滿足，並用自己所知的那一點去衡量他們陌生的世界，並加以排斥。象人——約翰·馬力克，便是無知人們眼中的怪物，他的人性尊嚴被踐踏，如果不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他可能只有在馬戲團裏，和獅子、大象一樣的度過一生了。

約翰·馬力克使我聯想到莊子德充符篇中的醜人哀駘它，是什麼力量，使男子樂意與他相處，女子甘心競請為妾呢？哀駘它的內蘊美德，固然令人欽敬，這些善男子、善女子，能夠戳破色身美醜的虛妄，不也同樣可敬？如果群花會說話，它們會不會把聖誕紅當做怪物呢？發育不全的花和過分誇張的葉，十一月初就染紅好多人家的圍牆。然而群花無言，它們各自在適當的季節綻開美好的容顏；當脆弱的花瓣無力承受冬天的霜風時，讓聖誕紅來裝點大地，何嘗不是一件美事呢！

今年冬天，讓我們多看看校園中色彩耀目的聖誕紅，讓我們從中學習一些去除偏見的智慧吧！

之三。仙人掌

在不少園藝雜誌上看到仙人掌艷色奪人的花朵，既是稱羨，更驚異於它們生命力的堅韌。

朋友送來兩盆小小的仙人掌，放在院子裏，本以為這種植物不需要什麼照顧，誰知道這陣子雨量充沛，它們不堪水的浸泡，先後凋殘。後來，全家人遊知本，看到那座種著許多不同仙人掌的溫室，地面鋪滿沙礫，才恍然於那兩盆仙人掌的命運是誰的撥弄。

如今才明白：對一般的仙人掌而言，那生命的韌性，那花朵的艷麗，也只有特定的環境中，才足以顯現，一旦環境改變了，仙人掌也同樣會變得脆弱，再也開不出照人心目的花朵了。

捷克作家穆納谷在「權力的滋味」這本書中，描寫一位志在救國的游擊隊長，一旦大權在握，却逐漸變成和當年他所要推翻的人，沒有什麼兩樣。梁任公曾引用屈原的句子「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來描寫青年由意氣風發下落為隨俗浮沈的悲哀。今天的社會，不僅權力可能使人腐化，過分優裕的物質環境，更容易使人變得脆弱；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我們怎能不深自警醒？

然而，這世界上還有多人用我們所不了解的方式生活著，他們生活得很努力，他們對生命尊重的態度，會令我們汗顏。

退休的劉老師又住院了「青少年的游擊隊生涯，隨政府來臺後勤執教職，到如今只有孤子一人。病發那天，大夥兒都在上課，他艱難地移動那中過風的雙腳，由宿舍到學校大門，兩三百公尺的路，他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堅定地說：「出門前，我就想好了，萬一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學校，找人帶我到醫院。」

他使我想到了門上貼著「除却畫簫不折腰」聯語的裱背店老闆；又使我想起台中火車站天橋上垂眉斂目、蹲踞化緣的僧人；想起泰源山中熱誠好客的抽園主人；想起澎湖虎井島上彈月琴、三絃，剛和大海搏鬥歸來的漁夫，為避雨而邂逅，在彈唱閒聊中，理解他們的安命與自得。

我不打算再種仙人掌了，如果我想念它們，在校園裏的溫室就可以見到；但是，我會更思念那些長在沙漠石

礫中，真正堅韌的生命、艷色的仙人掌花。

旅次

散文佳作 謝璧如

謝璧如
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生
現職／
學生

浮出地下道，我稍稍吸口氣：

1

如往常一般，早晨八點四十五分出現在磚紅大廈前，車牌密林中。大廈是附近最不可逼視的巨人，脚下長年踩着狂風。我緊拉衣領，逃至洞口，一定是車兒們的交響曲，怒吼、哀嚎、悲鳴、嗚咽、啜泣、慘笑。我本能地戴上耳機——貝多芬第六號「田園」，讓他們去搏鬥吧！都市與田園。我這個逃避者。其實在一場慘烈的戰爭中，真正的俘虜或許是那袖手旁觀者？我將旋紐調高，讓自己逃得更遠。

靜坐室內，隆隆聲波流盪耳膜，是「惠而浦」超大型洗衣機正執勤者，又是文明的呢喃！其實單調的節奏往往更引人遐思，而靈感常在這充滿漩渦的音海中飛騰而出。就在那晚，我排遣萬慮，決定再回到那曾令我傷感不已的地方。我想，啓示也許常常潛伏在令人最不忍回首的深處，它靜臥於無日無月的原始叢林，厚溼沈默的青苔下，重重簾葛漫天垂散……我終於鼓足獨身探險的勇氣。

2

我選擇搭火車，因它總伴有一貫而緩緩的旋律，不論慢車或莒光號，儘管價格不同，音響效果卻無甚分別，前者或許高級些。我可以思索些問題。

上回到宜蘭是搭汽車，就是那種一路狂置的中興號。多久了？總有兩三年吧。坐定之後，才發覺海卻在另一邊，而我們是靠山的。他略帶吃驚地說：「啊！海在那邊才對！」我頗懊惱地埋怨。半晌，傳來他低沈的回答：「不在乎不能看到海。」隨即閉目假寐。而我硬是掙扎著，極目遠眺，因為雲層低，海被壓得灰沈沈的，驚濤碎岸，不見遊人。我們的坐騎渾身解數地吼著，浪一拍拍打來，我沈沈睡去。這時，浩浩風雨終於傾山而瀉。

穿過頭城山洞，海從這兒開始。龜山島匍匐依然，不論從哪個角度望去，它都像極了一隻自開天以來已爬過千秋的大龜。第一次認識龜山島是在初中畢業旅行時，倚著花運輪的欄杆，我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大龜也徐徐浮沈。那天的風浪也大。

看錶，大概還有一個鐘頭會到宜蘭。頭城過後是礁溪，礁溪過後便是了。

天色分外明朗，微雲掠過，海向天邊藍了過去，我默默想著：龜山島更年輕了。那是數年前讀過的一段文字：一位日本詩人望著大雄寶殿裡莊嚴的大佛，自言自語：「當我年輕時，我來看佛，覺得佛比我蒼老。如今我再回來，終於了解——原來佛是那麽年輕，而我才是遲暮的老人。」那是在他歷盡人生難堪後：我不禁自問起：「這也是祈禱嗎？」龜山島漸行漸遠。

細碎的浪花任性地拋擲著遊客們的笑語，他們彈唱、拍照、垂釣，海兀自地藍著。我似乎有些厭倦——對於看海。

3

我將肩上的小背袋拉緊些。今天是收假日，許多離鄉求學就業的年輕人，會趕搭今晚「往台北」的火車，他們互相推擠著上車，唯恐落伍。而我，似乎是背向而馳。目光緩緩搜尋著，哪一班車是方才陪我來的呢？等會兒他會來。

速克達蠻橫地呼嘯、打燈，我略感難堪——為我們恣意蹂躪靜好月夜。我也想聽聽草蟲微吟，看看撲朔流螢。往新城仔伸去的銀白拱橋，綴著兩排橙紅紐扣，忽明忽滅，是這一帶唯一的夜景。我想我們在這一塊塊墨色中，刻意鑿出一長串豔麗光點，是不是真能讓人類活得更幸福呢？夜流蘇輕拂眼窗，睏意徐徐襲來……

那次，我們在大風雨中竄入計程車裡，橋附近成了水鄉，雨刷賣力地工作著，我想起在「麥當勞」永遠明淨的玻璃門後，那些穿著鮮麗制服，頭戴小帽子，手拿「穩潔」奮力擦拭的店員，聽說他們一小時薪資五十元。他與司機交換著宜蘭腔台語，開車的說：「落大雨，生意難做。啥要出門啦！」車子破浪疾馳，每遇坑整，則幾乎困頓膠著。我回頭目送淒風苦雨，似乎比來時更快惚。雨錘重重落下，似欲擊碎車頂，沒有過去，看不清未來，只有現在——一個裹著鐵皮，熱氣交流的小空間。於是我加入了他們的對話。

從帝君廟左轉，熄火在三合院前。門掩人靜，此時不過七點光景。久違的紡織娘猶然熱情高歌，當然，那不再是三年前的歌手。

我決心早起，其實公雞已啼過幾回。樓下有些聲響，想是他父母已從果園歸來。聽說今年蓮霧沒結果，大概是摘芭樂去吧。門口，他阿爸立著，仰望天空，像普通農人平常地說：「下晡會落雨。」看老天爺的臉色是他們的需要與習慣。不過，大晴天也好，陰雨天也好，他們的語調總是這麼平平地、淡淡地。一首吳晟的詩被哼成了歌，悠遠的南胡聲裡傳來：

古早的古早的古早以前

吾鄉的人們

就開始懂得向上仰望

吾鄉的天空

傳說就是一片

無所謂的陰天和

無所謂的藍天

我說想出去走走，他阿爸微微領首答：「好，四處走走看看。」我也仰首，果然雲迫山頭，陽光頗燦爛。我想，在人們接觸過密的地方，總滋生層層所謂「禮貌」的蛛網，大家有意無意地互相吞吐著。都市的主人會殷殷勸我：「你對這附近不熟，還是等人陪你去吧。」扯不下身上的細絲，我客氣地留在屋裡，或「等」人「陪」我出去，雖然我多麼希望這清晨全為我獨享。我感激地看他阿爸一眼，緩緩踱步而出。

雞兒們散落在道中路旁，或奮翼引吭，或刨土啄食，小雞們亦步步趨在母雞跟後。我的出現，自然引起若干騷動，但相信不一會兒就會平息了。果然，當我拐出路口，回首輕瞥，只見日頭斜映紅瓦，苔痕點點。

我認得這條路。那年，我們一路踢著地上的小石子走過。他說：「鄉村民風淳樸，連牽手都會引人側目。」於是，我的手背在裙後，他則將手鎖在褲袋裡。

關帝廟旁的小路是我要走的。看看天空，對照手錶，七點鐘了，但我還有充裕的時間。這一帶普遍是柳丁園，蓮霧在另一頭。我曾在闊葉的蓮霧樹下隨手摘食那飽足一季雨露的甘美。聽說今年蓮霧沒結果。

路的寬窄恰適一人獨行，當然也並非如此嚴格。柳丁樹的葉子是深綠色，一叢叢圓了過去，直滑到山脚。山也是深綠色。如果這時是柳丁花開季節，我將看到柔細的小白花，無心地散著淡香。花不必為我綻歡顏，我亦無需尋花來。所謂「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確令人神往。我感覺自己的脚步減緩著，不自覺又抬手看錶，但卻視而不見，還是將它丟入口袋裡吧。我們的生命隨時被那一道刻度一塊塊地肢解。一年。一月。一日。一小時。一分鐘。一秒鐘。一直到闔目長眠。什麼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呢？我微微吟起：

有一條河水叫忘川，
喝了那川水，就忘了一切。

有一條河水叫記川，

喝了那川水又記起一切。

忘了一切，

又記起一切。

這條路有多長，我不復記得。此時，日頭曬得渾身發暖。他曾滿足地說：「就像蓋棉被一般。」當我們狼狽地逃出冷氣十足的博物館，舒懶地倚在潑滿陽光的蒼白石柱旁。如果我長擁回憶的棉被……

嘎嘎兩聲，一陣沈默。果然，一隻身披烏青晚禮服的大鳥，傲踞於不遠的電線上，我猜是烏秋。看他從容來去，意之所趨，鼓翼隨之，偶然清唱兩句。這附近也無他鳥，或許多藏於樹叢裡。那年秋天，柿子收成得差不多，留了幾顆在樹上，竟自己轉紅了，像耶穌樹上的掛飾，甚為可愛。他說小時候常和弟弟折芭樂枝做彈弓，伺鳥而彈之，他說那是不得已的，鳥太多，與人爭食。稀疏的紅柿，或被啄了幾口，或殘缺大半，妙的是有果形完好而內容空洞者，俏皮地垂掛樹梢。他說：「這些是農人特意留給鳥吃的。」我默默唸著：「大地藏無盡，勤勞資有生。」

由緩緩移近的山形，我推算自己大概已走了一個多小時了。左手矮叢中央，有人獨立，面山解手。我進退維谷，尷尬，恐懼，都市人的本能攫住我的胸口，陽光在雲影裡魑魅起舞……我低頭撿塊大石，緊握手中。那人完事後，拿起農具向柳丁園悠游而去。迎面時，見他神態自若，那是張鬚黑粗糙的臉，而那雙眼，使我想起通宵牧場上嚼著青草，全身大塊大塊黑白相間的乳牛。目送他隱入樹叢的背影，手裡粘溼的大石板然墜落。

山邊濃雲壓境，這頭猶藍得天真。好久不曾望過一大片天，在台北，天空是被層層高樓切割成不規則形，連中秋也尋不著月影。我在路旁一小片水泥地歇坐，頭頂一傘濃蔭，足涉一溪清流，這是村婦們擣衣聚會的場所。我估計：不久就要接上大馬路了。此時，四下俱寂，一串輕妙旋律自我心底奏起，像是短笛（註1），撥開長久以來我對「幸福」的迷惑——當我漂浮於大都會車海上，拜倒在知識巍巍殿堂前。眼前這一片寧靜與生意，是否訴說了什麼？生命的必將馳裂早為智者預見，即使憂心，也難抵文明的宿命。老子終於騎青牛出關，而華爾騰湖

主人也不得不背向人類，獨立於海之崖（註2）。二千年前與十九世紀；東方與西方。我繼續向前走……

一輛掛滿一簍簍芭樂的機車徐馳而過，是一對農夫農婦。女的頭戴花布竹笠，無有哀喜之色，神態一般憨厚，大概要到市街出售他們的成果。我看那芭樂翠裡透白，圓潤豐盈，有些還連著含露枝葉，希望能賣個好價錢。柳丁園裡，農人來回修剪餘枝，檢視蟲害。我想也許沒有一種職業比耕種更孤獨了，孤獨並不等於孤單，而是一種狀態。在無言的大地、山林裡，默默耕耘，從開墾到收穫全然是獨立事業。我可以是老閩，也不妨為夥計；每天可能是星期一，也可以是星期天。當然，趕節氣時不算數。在相濡沫以求生的都市裡，我會歎息於自由的消失。但今天社會結構的急劇轉變，又不是我的浪漫哲思所能載覆。但願那幾簍芭樂能換個好價錢。

輕塵微揚，一部空蕩蕩的客運鏟鉞飛過，據說這車是一天六班，天黑了就不開。路口斜立一黃漆斑駁牌子，紅色大字「吾愛吾鄉」，是四健會的標語，鼓勵青年留鄉留農。這個縣約有四十萬人口，留村者多為老弱婦孺。稻田爬向山脚，收穫的氣息迴盪空中。我在路旁一座絲瓜棚旁靜坐，目送稀落來往的車與人。瓜棚下綴滿了碩大的絲瓜，竟有如半顆籃球般大者，下臨潺潺急流，狀甚驚險。若再沿路前行，會遇到一所小學校，名曰「湖山國小」。此校倚蒼山，面綠水，水上偶有白鷺浮掠，野鳧嬉波，村叟垂釣，頗有桃源逸趣。那年，當我們走入校門時，一老婦携幼孫含笑問候說：「老師，你帶學生出來玩啊？」我們相視而笑。事後他解釋說：「在鄉下，哪有女孩子戴眼鏡？除了老師之外。」國中畢業是這裡女子普遍的學歷。

我打算循原路而歸，看看我在這一來一往中有無不同體會。我發覺自己較先前走得急些，一路上也不見人影，只有母雞率領雞雛們打野食。古人云：「萬物靜觀皆自得。」這當下的心境原是不易把握，我微感悵然。

快到家的小溝旁，村婦們聚談並洗自家衣服。我的出現打斷了聲浪，在她們的注目下，我略感不安。不安於我這襲白底碎花薄紗洋裝，不安於我這張「台北來的讀冊人」的面孔。眾目中，有一雙眼略灰白，那是他阿媽的，我在倉惶中擠出一絲笑，這才想起她曾長了眼翳。那次，我倚坐在空豬圈旁，看她從口袋中摸出一張綉紙頭，上面寫了些中藥名稱，並說明在一天中哪些時辰以藥水洗目，方可痊癒，末了且註明當將此秘方傳抄以造福眾人。那字跡略顯歪斜顛抖，或許也是位善心的老人家。

鄉居人少有晏起者，他卻是其中之一。他曾說：「這遠山平蕪如畫，而我，就生活在這圖畫裡。」畫裡的人可平平常常地俯仰視息，即使懶睡也是自然的；而那偶一賞畫的遊客，卻唯恐轉瞬間夜的掠奪，非得清晨踏露而出，緊握寸寸湖山不可。我揣測著我的不告而出是否令他焦慮呢？一杯溫涼的菊花茶遞來，他淺笑說：「回來了？好，喝茶歇息。」我想起那老禪師亦是這般招待遲遲如約的訪客，在一個大雪夜裡，沒有責疑或客套，只有淡淡的茶，淡淡的話。

夜染黑了玻璃，火車規律前進，我側轉望窗。是不是不同的鏡子裡會映出不同的容顏？即使是同一個人。在灯影中，快兮惚兮，惚兮快兮，哪一面鏡是絕對真實呢？窗上的素描終於逐漸融化，這是不夜的台北大都會。車牌翻了身——「往台東」，如果人生的往返也這般容易？

月台上布滿形色匆匆的旅客，我提起行囊，換上一張與他們一模一樣的面孔，一般敏捷的雙足。不待回首，決然縱入人海。

附註

1. 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田園」是由短笛起音。

2. 華爾騰 (Walden) 是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的作品。彼時工業文明方興於美國，梭羅獨自築小木屋於華爾騰湖畔，為文明與生活沈思、反省及實驗。嘗自云：「我前去森林，是為過自由無拘的生活，為彰顯人生的基本需要，並看看自己能否得教誨，以使得臨死前，發覺自己並沒有白活。」(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ish to live deliberately, to front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 of life, and see if I could not learn what it had to teach, and not, when I ca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如此二載有餘，終復返人類社會。

在梭羅的另一本書《柯德海岬》(Cape Cod) 中，他下了這樣的結論：「一個男子漢將獨立於彼(柯德海岬)而置全美國於身後。」(A man may stand there [Cape Cod] and put all America behind him) 這是他最忍心的決絕。



潘如玲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
臺灣省屏東縣人
師範大學
現讀／
師範大學國文系三年級

作品／
一、命相（極短篇）——師大文學獎第一名。
二、絕句組曲（新詩）——師大噴泉詩刊第一名

日子

散文佳作 潘如玲

※噉！有味道！
相信嗎？

我相信，相信日子是有味道的。不是滴答滴答的遲緩時鐘、不是唏哩嘩啦的匆匆流水。而是有味道的、實實在在的、要人去嘗的味道。

不信？喔！來吧！初春的晌午，端把躺椅來吧！揀個溫溫底日頭下舒坐著，那肌肉是攤著的！「日子」的味道便自暖洋洋地要賴到人眼皮上來了，沈得人抖都抖不落。否則仲夏的黃昏裏也是可以的，不過可得煩走個三五步，挑個大蔭下，把個芭蕉扇揮啊揮地趕蚊子去，揮著揮著，那「日子」的味道就要涼涼地散開嘍！散開成滿天星斗，散成銀河——一射伴嫦娥白兔入夢來了。

還是嚐不到嗎？那就冬夜裏吧！也無妨我們去品味那日子的。窩著人心暖的棉被一攏，旁邊置把鬧熱滾滾的咖啡壺，攤本筆記本來……才一會兒功夫呢！暖烘烘地一股熱情直流遍全身——這味兒是溫暖的。

這種種滋味可都還是偷偷上來的。不若聽覺、嗅覺或味覺，那些都是腦子裏先意識到「有味」才「知味」。而日子的味道是讓人不設防的，不專心去抓它的話，才只一剎時功夫就要錯過，一錯過也許就一輩子了……

噉！現在不嚐更待何時？來吧！來吃看看什麼味？

※是酸？

想像——想像濕濡的口裏，千年地等待殷紅酸梅的心情；等待那股酸味入口化為一股感動的酥麻……
噢！酸味可真是天下最奇的味了。照媽媽的說法是「最開胃」也「最損胃」。就讓這股奇味來替日子的味道開路吧！

初夏時，摘了一樹李子，趁鮮時裝入玻璃缸內，一層糖粉一層蜜汁醃過一個冬天。待春來，和著細碎碎的冰渣子吃，那股子酸直沁入腦去了，多神奇。

而想到酸便不由想到醋，想到醋便不由想到女人。彷彿「吃醋是女人家的事」是定理了。其實不是的！這世間俯拾即是正是酸呀！不曾看過小姐姐姐看著媽懷裏的小弟嗎？那表情活像要酸出一泡淚來了；也曾看過女孩盯著男孩身旁另一個女孩，眼睛似要釀出一把醋劍來似的哀怨；也曾看過頒獎典禮上，同獲提名而落榜者，使出全身酸勁地握斷當選者的手似地：「還是您『行』啊！」；也看到古時文人結社，也看到今日政客結黨……那孩子酸啊！可都是暗濤洶湧啊！眼睛得要眯成一線，否則怕是一個不小心，酸浪要湧出來溺死人了！！
這些酸味不去嚐嚐多可惜呵！也許社會不靠這股酸勁兒，還真進不了步呢！所以專家說：

「吃醋是有益健康！」

也許吧！在酸到極點時，從眯著的眼縫中看著別人的勝利，看著別人成功的笑容——會陡然一驚！！驚于自己有這麼多人生的味未曾嚐呢！而急起直追！的確有益自己。所以酸是開胃菜、自己吃也罷！別人吃也罷！只要適時適量，日子酸得剛剛好！何妨？

※是甜？

有回夜裏，走過一個夜市，被嘩啦啦的人聲一吸，便順便彎進去買包蜜餞。

不想一攤子上紅豔豔綠澄澄的蜜餞滿滿一列。蜜汁李、奶油話梅、香橙片、山楂梅洋……七彩繽紛地亮在日光燈下，淨用水晶盆子呈著。光捧在手心看那顏色都要甜到心窩去了，更遑論是口水要流成太平洋了。

這老陶真是好大手筆，通常夜市擺蜜餞攤的，大約是怕搬運時摔壞了，總是用一個俗豔豔底塑膠紅盆子陳著，好吃之外總覺少了一股漂亮。

「老闆！你的蜜餞好漂亮呢！」付錢時忍不住美言兩句。

「謝謝啦！」胖敦敦的老闆有著溫和的笑。

「要不要買點這個呀！」老闆似乎找不到別的事，可以感謝我的讚美似的，匆匆地推薦我一粒黑沈沈、呆不溜丟的果實。

「這什麼呀？」其實以前也看過。只是那果實外表一逕圓鈍鈍的，又用個紅絲網罩著，有種施展不開的不起眼。切成四四方方的角塊後，黑污污的，更引不起食慾。

「這叫做香圓啦！」

香圓？好細緻的名字，好一個溫潤厚福的感覺呵！彷彿要圓個美夢似的。不禁要湊近點聞它，竟一股甜絲絲的涼要流到身體來了。這一來，更忍不住要問起它的歷史了。

「是古早時，娶新娘的時候，拿來壓在洞房裏，加點喜氣嘛！不過現在不流行了，現在用來治喉嚨，像小姐你的聲音……」

老闖叨叨說著，我的思緒停格在古早時地一次洞房內。那樣一個不起眼的果實，握在手裏竟也敦厚了起來。攏著一圈「古早時」的淳樸質感，時光彷彿也古典多了。結婚可是件麻煩事呢！卻也能配個香圓，取個福音，也彷彿就該和樂圓滿，幸福百年了。

含了一口在嘴裏，咦！好甘甜呢！而不同於一般膩人的甜，有種涼得不黏嘴的舒爽……真是看不出。

生活也是如此吧！柴米油鹽醬醋茶雜雜一堆，看不出浪漫也看不出漂亮。只是要人腳踏實實地過著，實在笨拙極了。可是，是否也如香圓，必得細細品來，才得知那股香厚圓潤的細緻甜味？才能得見那敦厚穩實的生活的甘甜，只要小心注意一下，在蜜錢攤上也能找到一份圓滿呢！

※是苦嗎？

苦呵！

什麼是苦？

怎麼樣的日子才叫作苦？！

祖父那年代的人，攏著日據時代的陰影唱著「一隻烏仔哮喙喙」，我可以想像那絕望的民族吶喊；可以在「補破網」「望君早歸」一聲聲淒喊中得見吃甘薯簽的妻子，對著當軍伕的丈夫一句句叮嚀得苦。而我怎能體會？我只能聽見祖父敲著「新樂園」對父親：「比起彼當時，現在的生活算作『抹賣嘍』！沒啥米吃苦！」

「很苦的……」父親抽著「長壽」，敲著翹課小弟的頭：「我們那個年代的苦，你們是不會知道的。」

我可以想像的，父親小時候上學是沒鞋子穿的，夏天裹上學要赤足在燙熱石子路上走二個小時，才能到學校。每個人身上只背個便當，裹頭清一色甘薯飯和酸梅、酸菜。他們不肯書包的——沒錢買書。而大熱天裏，人一個水桶提著，沿小溪走來，邊走邊提水，水灑在石子路上，待「滋」地一聲鐵板燒後，再走一步，再潑一次水……上學校是十分苦的事。

「那有你們現在好命！要唸書就有書唸；要吃什麼有什麼！」父親結論式地說。而我總是無法體會……

「我才苦咧！」滿屋子「咕」風的小弟愁眉苦臉地說。他的小女朋友走了，現在又被聯考壓得死死的——套一句他的話：「我真苦到十九層地獄去了」順便抽口Mafie。

我也能想像小弟的苦，只是我也無法體會。因為我坐在這裏，看人來人往，看樓起樓塌、看盡繁華、看不破

名利之後——便覺：呵！人人都在喊苦呢！而苦嗎？

看過一禎圖片，是劫後餘生的現場。一壁烽火漫天烏煙背景，街道上淨是愁雲一片，更有號洶而不聞其聲的乾啞婦人。而照片正前方是一個混身光底的黑小孩，坐在母親的屍首旁，兩眼直定定地望着你，望不見一絲愁容；看不到一滴怨恨。只是那樣真真地看你，看得你要以為這人世的苦難全要叫那小孩一雙沈潭底雙眼吞沒了……

我想，那小孩是不知苦的。縱使他在苦中……

而我便不知什麼才叫苦了，又什麼樣的苦我才敢大大方方的說：「我好苦！」

※是辣嗎？

前陣子颯車盛行，遠遠的道上，時速一八〇的不明物體刷地衝過面前，自己尚搞不清楚是否被外星人襲擊的當兒……

「刺激嘛！」他們說。

刺激！是呀！生活裏沒有刺激怎麼行，就像引擎沒有咣地火星爆炸，怎能運作？我不要生活停頓——所以我

要刺激！所以我們颯車、玩麻將、玩大家樂、甚至搶劫……多夠味！多刺激！！而吃過辣椒的人當知，辣味是最經不得考驗的。乍入口，「轟」地便麻了你半邊腦袋瓜子，先就失了半個天

下的味覺。後來再吃辣，也就久而不知其味了。而其他味覺要回復則至少要好半天功夫。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呵！

于是牛肉場看久了，和上豬肉攤挑一斤肥肉二斤瘦肉的感覺差不到那去了。因為那股火辣辣一過了頭，什麼都無味極了。

可我也喜歡加點辣味，因為少了它，也就察覺不出「甜」的蜜意貼心，受不到酸的酥麻可人，也不知道人生的黃檗甘苦了。但是生活中的辣，我叫它作驚奇，不叫刺激。因為一朵花底晶瑩裏可乍然得見天使純潔，一室嬰兒的臉上可驚愕地發現我久已散失底微笑。路旁扁皺皺的老人，在你丟了十元給他後，不屑地還給你：「你以為十元可以吃什麼？」可赫然發現時下經濟進步之快捷……

呵！生命都是火辣辣地驚奇呢！不可思議極了！！只是別刺激過度喔！那就無味了。

※是白開水吧！！

前些時候我的朋友：「日子平淡得像喝白開水。」她本是一個笑起來花枝亂顫的女孩呢！竟也心沈若此。

「不喝白不喝！」我順口應了一句，實在不知如何安慰！

後來一天，朋友與沖沖地告訴我：「其實白開水最解渴了！」

「而且不會胖！」說完我自己都笑了。

其實日子不就如此嗎？有人要求它沈靜若石定，任輪迴千世，也不染一絲紅塵；有人想求炫麗一色，大起大伏，嚐盡千味而後知活過了。前者是飲水心情，掬清淺一瓢，一口啜來，冷暖已曉，甜酸辣苦盡在其中；後者是綠林豪放，大蔥一把，鎮江醋一潑，揚揚洒洒地要去瀑布下待水了。待水遍全身而後淋漓盡緻——味味各盡其質，品的人則盡其豪性了。總是杯水心情，味味會俱到的。

我相信日子無論怎麼吃都是有味的，日子不會成為公式；活下去不會成為義務。我真的相信！
你相信嗎？